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時間歷程中的注意力偏誤與依戀特性的關聯
及對心理適應的預測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ime-course of attention biases
and attachment and its prediction to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黃玉蓮

Yu-Lien Huang

指導教授：陳淑惠 博士

Advisor: Sue-Huei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July, 2014

誌謝



回首這七年的千辛萬苦，千言萬語也無法道盡我心中的感激！

感謝一路從碩士班指導我到現在的陳淑惠老師，謝謝老師給我最大的自由，讓我去做自己想做的研究，並且在我有需要幫忙時，總是適時給予回應與協助，老師就像我學術上的安全堡壘，讓我既可以自由探索未知的研究領域，又讓我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向老師尋求協助。謝謝陳老師一路的指導，讓我在這探索的路途上，逐漸獨立成長。

感謝口試委員何明洲老師、吳英璋老師、林朝誠醫生、陳秀蓉老師、張家銘醫生、及葉光輝老師，在博士論文計畫書的口試時，不但給予鼓勵，也提供許多讓計畫書更加精進的意見，更感謝何明洲老師、陳秀蓉老師、張家銘醫生、及葉光輝老師，在期末百忙之中，抽空前來參與博士論文口試，不吝提供許多良好的意見，讓我的博士論文更加完整。

感謝陳淑惠老師研究室的前輩逸人、勝翔，以及一群好夥伴怡文、書岑、嘉玲、元健、思妤、及昱潔，七年來每周定期的 meeting，謝謝你們提供無私的意見以及彼此的相互鼓勵，讓我在博士這條路上不寂寞。感謝陳淑惠老師研究室的歷屆助理，雅萍、嘉瑛、嘉琪、姿蓁，有妳們的陪伴，讓我在 406 研究室的日子總是很開心。

感謝我的家人，老公、兒子、爸媽、弟弟、妹妹、公婆、大姑、及小姑，因為有你們作為後盾，才可以讓我安心去做我想做的研究。感謝你們的愛與包容！

最後，將這本論文獻給在七年博士生涯中遇到的所有貴人，因為有你們，才會成就今天的我，在此由衷致上我的感謝！感恩有你們與我同行！



摘要



依戀除了是個體與依戀他人的重要情感連結，也是協助個體去因應威脅的重要情緒調節系統。Bowlby 認為當個體暴露在威脅情境下，依戀系統會被激發，進而影響個體對情緒性訊息的訊息處理歷程，形成特定認知偏誤，而此偏誤與日後心理適應發展具有關聯性。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依戀特性、情緒性訊息處理偏誤、及心理適應的關聯性。本研究假設，相較於中性促發情境，個體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在跨時間歷程上會對情緒性訊息出現先警覺威脅刺激，再警覺親近刺激之兩階段的注意力偏誤表現。本研究亦假設，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因採用不同情緒調節策略，對情緒性訊息的注意力偏誤會有組間差異存在，此差異會進一步導致不同心理適應性。本研究從大學普心課程與網路招募共 290 名的研究參與者，依據所有研究參與者在依戀特性的分數，將之分成安全依戀組、疏離依戀組、矛盾依戀組、及懼怕依戀組四組，同時，要求所有研究參與者完成各項心理適應指標的自陳式作業，以及進行測量注意力警覺反應與注意力抑制反應的電腦化作業。結果發現，相較於中性促發情境，威脅促發情境的確會激發個體依戀系統的運作，使個體表現出先警覺生氣臉孔，後警覺高興臉孔的兩階段注意力偏誤表現，而此注意力偏誤在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存在組間差異，矛盾依戀組對生氣與高興臉孔都出現警覺-逃避-警覺之矛盾反應，其餘三組則對生氣臉孔表現先警覺後逃避的反應，對高興臉孔表現出逐漸警覺的反應。另外，在安全依戀組，負向偏誤可顯著預測良好心理適應性，在疏離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負向抑制反應可顯著預測良好心理適應性，而在矛盾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正向偏誤可顯著預測不良心理適應性。綜上，本研究驗證依戀系統對情緒性訊息處理歷程的影響是決定後續心理適應發展的重要因子。

關鍵詞：注意力偏誤、注意力抑制、焦慮依戀、逃避依戀、心理適應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ime-course of Attention Biases and Attachment and Its Prediction to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Yu-Lien Huang



Abstract

Attachment is not only an emotional bond between infants and their attachment figur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emotion regulation device to manage threat. Bowlby proposed that encountering with threat may lead to activation of internal attachment system, in that the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may be influenced and manifested as cognitive biases. These biases are further associated with later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Thu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among attachment, cognitive biase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We hypothesized that, under threat condition, individuals may display two stages of attention biases across time course. They will show attention biases towards threat-related stimuli and followed by towards intimacy-related stimuli. We also hypothesized that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attachment characteristics may display different biases, and these biases may predict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distinct ways. The present study recruited 290 participants via Internet advertisement and course credit requirem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booklet of measures of attachment characteristics to form secure, dismissive, preoccupied, and fearful attachment group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clud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ey then completed computerized cognitive tasks to assess attention vigilant and inhibition responses across different time course. We found that, compared to neutral condition, all

participants displayed two stages of attention biases towards angry faces and followed by towards happy faces under threat condition. In addition, there were different responses of cognitive biases in various attachment groups, in which preoccupied group showed vigilance-avoidance-vigilance pattern towards happy and angry faces, while other groups showed vigilance-avoidance pattern towards angry faces and vigilance pattern towards happy faces. Furthermore, negative biases predicted well-being in secure group and negative inhibition predicted well-being in dismissive and fearful groups, whereas positive biases predicted ill-being in preoccupied and fearful group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attachment on emotional processing biase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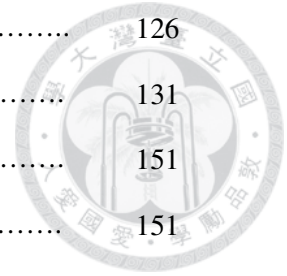
Keywords: attention bias, attention inhibition, anxiety attachment, avoidance attachment,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目次



第一章	研究背景.....	1
第二章	文獻回顧.....	3
第一節	依戀與情緒調節的關聯性.....	3
第二節	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與認知偏誤的關聯性.....	17
第三節	認知偏誤與心理適應的關聯性.....	31
第四節	依戀研究方法的改善.....	39
第五節	研究目的、架構與假設.....	4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51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	51
第二節	研究工具.....	55
第三節	研究程序.....	63
第四節	統計分析方法.....	64
第四章	研究結果.....	67
第一節	在中性與威脅閾下促發情境下的注意力偏誤效果.....	67
第二節	跨時間歷程之注意力偏誤分數的依戀組間差異.....	73
第三節	跨時間歷程之注意力抑制分數的依戀組別差異.....	85
第四節	各組依戀組別在心理適應上的差異檢定.....	88
第五節	注意力偏誤/抑制分數預測心理適應的探討.....	93
第五章	綜合討論.....	105
第一節	威脅促發情境下的兩階段注意力偏誤表現.....	105
第二節	不同依戀相關策略對注意力偏誤/抑制反應的特定影響性.....	107
第三節	注意力偏誤/抑制反應對心理適應性的預測力.....	116
第四節	華人文化觀點下的依戀特性.....	121

第五節 研究貢獻、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	126
參考文獻.....	131
附錄.....	151
附錄一 知情同意書.....	151
附錄二 研究參與者篩檢題目.....	155
附錄三 基本資料表.....	156
附錄四 電腦作業相關確認問卷.....	157
附錄五 中文版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RAAS-C).....	158
附錄六 中文版正負向情感量表(PANAS).....	159
作者簡歷.....	161



表目次



表 3-1	四組依戀組別在依戀特性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52
表 3-2	四組依戀組別在基本人口變項的組間差異檢定.....	53
表 4-1	點偵測作業中納入分析者與未納入分析者在基本人口與心理學變項的差異檢定.....	68
表 4-2	不同促發情境下的注意力偏誤、促進、及脫離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70
表 4-3	不同促發情境下的注意力偏誤、促進、及脫離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包含覺察到閾下促發刺激的 11 位資料）.....	72
表 4-4	四組依戀組別對跨時間歷程之情緒性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促進分數、及脫離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76
表 4-5	四組依戀組別對跨時間歷程之情緒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促進分數、及脫離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包含覺察到閾下促發刺激的 11 位資料）.....	83
表 4-6	負向情感促發作業中納入分析者與未納入分析者在基本人口與心理學變項的差異檢定.....	86
表 4-7	四組依戀組別對情緒性臉孔之注意力抑制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88
表 4-8	四組依戀組別在長期心理適應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90
表 4-9	四組依戀組別在威脅促發情境下點偵測作業前後的情緒變化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91
表 4-10	四組依戀組別在負向情感促發作業前後的情緒變化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92

表 4-11	安全依戀組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	96
表 4-12	矛盾依戀組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	97
表 4-13	疏離依戀組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	98
表 4-14	懼怕依戀組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	99
表 4-15	四組依戀組別之注意力抑制分數與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	103



圖目次



圖 2-1	Bartholomew 與 Horowitz (1991) 四種依戀類型與 Brennan、Clark、及 Shaver(1998)兩種依戀特性的對應表.....	8
圖 2-2	依戀系統之動態性歷程.....	12
圖 2-3	研究架構.....	49
圖 3-1	促發式注意力偏誤作業的作業流程.....	60
圖 3-2	注意力抑制作業的作業流程.....	62
圖 4-1	四組依戀組別對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在跨時間歷程上的表現模式.....	78
圖 4-2	四組依戀組別對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在跨時間歷程上的表現模式.....	79



第一章 研究背景

心理健康議題是二十世紀以來逐年受到關注的議題，依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調查報告指出（周玉惠、朱瑞玲，2008），從1995年到2005年期間，國人承受的身心困擾隨著時期增加，包括覺得頭痛的身體困擾，以及覺得生活毫無希望的情緒困擾。在2006年的台灣精神健康指數調查（楊聰財、李宇宙、林喬祥、丘彥南、胡海國，2006）亦發現，三成以上受訪國人在煩躁不安、睡不安、心情不佳、記性差、不滿今年健康狀況活力差等六項身心健康層面的得分不佳，此六題項代表一般生活壓力過大的生活情境下的焦慮或憂鬱反應，顯示，憂鬱與焦慮是普遍性的身心壓力反應，因此去探討不良心理適應發展的機制是重要的。

在探討心理適應發展機制的相關研究中，依戀理論是最常見的研究架構之一。依戀作為一個持續發展的結構，會影響個體的認知、情感、及行為（Collins & Read, 1990），進而影響個體的性格發展、人際關係、及心理適應程度。依據依戀理論（Bowlby, 1969/1982, 1973），個體會依據與依戀他人互動的經驗，形塑出對自己與他人的內在運作模式，此內在運作模式分別反映個體認為自己是否有價值或值得被愛，以及他人是否在其有需要時會給予適當的回應。安全依戀個體對自我與他人持有正向信念，認為他人在其有需要時會給予適時的回應，自己值得他人給予幫助；相反地，非安全依戀個體對自我與他人持有負向信念，認為他人在其有需要時會拒絕給予支持，且知覺自己不受人喜愛，因此較易形成負面自我評價，產生低自尊。Bowlby進一步認為，遇到危險時，個體可以依據對自我與他人的信念，來預測他人是否可提供保護與協助，所以持有不同信念的個體會有不同情緒適應性的發展。例如，受內在與安全感有關的正向認知表徵影響，安全依戀個體有較低的焦慮、憂鬱、及憤怒感（Lopez & Brennan, 2000），以及較高的正向感受（Mikulincer & Shaver, 2003）；相反地，受內在負向認知表徵的影響，非安全依戀個體容易產生負向情緒，包括憂鬱、焦慮、敵意、憤怒等負向情緒（Rober,



Gotlib, & Kassel, 1996; Simpson, 1990), 此外, 非安全依戀個體自陳報告的心理幸福度較低, 心理苦惱度則較高 (Mikulincer & Shaver, 2003)。Ma (2006) 就指出安全依戀特性是良好心理適應性的保護性因子, 而非安全依戀特性則是心理病理的脆弱性因子。在國內外的實徵研究皆發現, 透過負向自我與他人模式的影響, 非安全依戀特性與焦慮與憂鬱具有顯著的關聯性(謝玲玉、柯慧貞, 2000; Hankin, Kassel, & Abela, 2005), 而且非安全依戀特性可預測日後焦慮與憂鬱的發生 (黃玉蓮、陳淑惠, 2011; Hankin et al., 2005; Lee & Hankin, 2009)。此外, 非安全依戀特性也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殺企圖、飲食性疾患、品行疾患、人格疾患、解離性疾患、及精神分裂症具有關聯性 (Mikulincer & Shaver, 2007), 顯示, 依戀特性的確在心理適應的發展上扮演著關鍵因子的角色。

從依戀特性去探討心理適應的研究中, 情緒調節策略是近期最受依戀理論領域學者關注的變項。因為當個體面對危險時, 如何知覺到危險並產生適應的自我保護策略去保護自己以遠離危險, 是心理適應發展歷程中很重要的因應策略。而此策略的獲得, 就是來自於個體依據與依戀他人互動過程中, 依戀他人所給予的反應所形塑出來的信念, 個體透過此信念來預測是否依戀他人在其處於危險時, 可提供保護與安全感, 作為遠離危險的重要因應資源 (Crittende, 2002)。如同 Ainsworth、Blehar、Waters、及 Wall (1978) 的觀察, 在面對母親離開又回來的情境, 安全依戀嬰兒會透過向母親尋求親近的行為來重拾安全感, 表現出適切的情緒調節策略; 相反地, 非安全依戀嬰兒, 在母親離開時有較多哭泣、無法有信心探索外界的行為, 在母親回來時, 有較多生氣抗拒表現, 表現出較差的情緒調節方法。顯示, 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 會採取不同情緒因應策略來因應威脅情境, 而且還可能會進一步導致不同的心理適應性 (Wei, Vogel, Ku, & Zakalik, 2005)。是故, 釐清依戀相關的情緒因應策略與心理適應發展的關聯性是重要的, 而此議題也將是本研究的主要關注點。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依戀與情緒調節的關聯性

壹、依戀概念的發展與概念化

Bowlby (1982, 1973) 是最早提出依戀 (attachment) 概念的研究者，其認為在出生的早期，嬰兒會與主要照顧者 (通常指母親) 形成情感連結。在和主要照顧者的互動過程中，嬰兒冀望從中得到舒適感與安全感，若主要照顧者可以覺察嬰兒的需求並給予適當回應，嬰兒就會形成安全的依戀關係，相反地，若主要照顧者對嬰兒的需求既不敏感也無法適當給予回應，嬰兒就會形成不安全的依戀關係。透過安全依戀關係的建立，嬰兒可自由探索外界，當遇到危險或威脅時，就會使用主要照顧者作為安全堡壘 (secure base)，透過尋求親近感行為來獲取保護與舒適來因應危險或威脅，可見，尋求親近感的依戀行為對嬰兒的心智發展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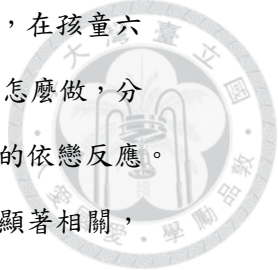
發展心理學家 Ainsworth 與其同事 (1978) 認為，上述發展歷程具有個別差異性，此差異主要反映在嬰兒與主要照顧者互動的依戀行為，尤其是嬰兒在探索環境時，主要照顧者作為依戀堡壘的角色，故採用實驗觀察方法探索此差異，透過陌生情境實驗 (strange situation test) 觀察 18 個月以下嬰兒，主要照顧者在身邊探索外界的行為以及與主要照顧者分離的行為，發現可將嬰兒的依戀行為歸類出三種型態，分別是安全依戀 (secure attachment)、逃避依戀 (anxious-avoidant attachment)、及焦慮/矛盾依戀 (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安全依戀嬰兒在主要照顧者在時，可自在探索外在世界，在主要照顧者離開時，會有悲傷反應，但只要主要照顧者回來，就可重新接近主要照顧者來尋求慰藉，同時顯露出快樂表情，這些行為反映他們具有主要照顧者是可獲得、具有反應、敏感於他們尋求親近感需求的內在運作模式。相反地，焦



慮/矛盾依戀嬰兒在主要照顧者離開時，會顯得焦慮不安，與主要照顧者團聚時，又會顯露出矛盾情緒，一會兒擁抱母親，一會兒又生氣，顯示他們的內在運作模式是把主要照顧者視為是無法一致地敏感他們尋求親近感的需求。逃避依戀嬰兒在主要照顧者離開時，會顯露出些許不開心，跟主要照顧者團聚時，又會不理睬主要照顧者，顯示他們的內在運作模式是把主要照顧者視為是會拒絕他們尋求親近感需求。其中，針對嬰兒母親的行為觀察也發現，安全依戀嬰兒的母親較敏感嬰兒的訊息，焦慮/矛盾依戀嬰兒的母親不敏感嬰兒的訊息，而逃避依戀嬰兒的母親除了不敏感嬰兒的訊息，更會拒絕嬰兒想要接近她的訊息，顯示在嬰兒早期生命階段，主要照顧者對嬰兒需求的敏感度與反應度是嬰兒依戀特性發展的重要影響因子。

透過重複性的依戀互動，Bowlby (1973, 1982) 認為嬰兒會逐漸把互動行為模式轉譯成關係的認知表徵，稱為內在運作模式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IWMs)。Main 等人 (Main, Kaplan, & Cassidy, 1985) 認為此內在運作模式是嬰兒依據主要照顧者對其企圖尋求親近感行為的反應，透過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連結而形成的，因此針對依戀特性的評估，建議除了測量早期與主要照顧者的依戀行為，也需要從認知表徵層面去評估依戀特性，強調依戀特性的個別差異性會表現在主要照顧者不在時，嬰兒在情感上是否可感受到，主要照顧者在其有需要時是可獲得且有反應的。在為期六年的長期追蹤研究中，Main 等人先在一歲時觀察嬰兒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發現可依據嬰兒企圖尋求安全感時，其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歸類出三種依戀結構，分別是安全依戀、焦慮/矛盾依戀、及逃避依戀，安全依戀結構嬰兒具有主要照顧者是可接觸的內在感受，逃避依戀結構嬰兒具有主要照顧者是拒絕且不可接觸的內在感受，焦慮/矛盾依戀結構嬰兒具有主要照顧者是不可接觸且不可預測的內在感受。顯然，內在運作模式的結構不僅包含行為成份，也包含情感與認知的成份，而三個成分彼此會相互影響。

隨著年紀增長，個體的內在運作模式會從嬰兒時期的知覺動作情感形式，逐漸變成複雜性的心智表徵形式，兩者具有一定的連續性與穩定性 (Bowlby,



1988)。Main等人(1985)為了檢驗內在運作模式是否具有連續性，在孩童六歲左右，給予一個假設性的分離情境，並詢問孩童情境中的主角會怎麼做，分析口語回答內容，發現嬰兒一歲的依戀行為可顯著預測六年後口語的依戀反應。顯示，嬰兒期的依戀行為會與長大後的依戀相關的認知心智表徵有顯著相關，且內在運作模式具有一定連續性，而此連續性是透過依戀互動中的自我揭露語言與非語言行為來維持。Main等人認為在內在運作模式發展過程，除了透過非語言行為，個體亦會隨著語言發展的成熟，開始使用語言訊息來表徵外在事物，形成認知表徵，因此，在同一研究中，他們使用成人依戀晤談法(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AAI; George, Kaplan, & Main, 1985)，收集早期互動的主要照顧者對依戀經驗的回溯性記憶，依據記憶內容來歸類依戀型態，發現除了個體本身，個體早期互動的主要照顧者亦可歸類出三種依戀型態，分別是安全依戀、焦慮/矛盾依戀、及疏離依戀(dismissive attachment)，安全依戀個體的父母重視依戀經驗與其對自身人格的影響，這類父母可回憶且輕鬆談論早期依戀經驗，焦慮/矛盾依戀個體的父母同樣渴求依賴其父母，處於是否要討好父母的掙扎中，逃避依戀個體的父母則屬於疏離依戀，否認依戀經驗的重要性、價值、及影響，上述主要照顧者的依戀特性與其嬰兒六歲的依戀特性具有顯著相關。顯示，主要照顧者透過情緒敏感度與行為反應性的互動來傳遞其依戀特性給嬰兒，並藉由言語與非語言的溝通影響嬰兒依戀特性的發展。

當個體長大之後，其主要依戀對象會逐漸從父母親轉變為親密伴侶或配偶，故Hazan與Shaver(1987)將焦點轉移到成人在愛情關係上的依戀類型，他們直接將Ainsworth等人(1978)觀察所得的三種嬰兒依戀型態套用在成人身上，認為成人在愛情關係同樣具有三種依戀型態：安全依戀、逃避依戀、及焦慮/矛盾依戀。安全依戀個體，在嬰兒期因主要照顧者會敏感地適時回應其需求，長大之後可以自在地親近與依靠他人，對他人有正向預期，對自我有正向概念，不擔心被拋棄或有人太過親近自己。相反地，逃避依戀個體，在嬰兒期因主要照顧者無法適時回應其需求，因此無法自在地親近與依靠他人，對他人有負向

預期，無法全然地信任他人，對自我有不值得讓人喜愛的負向概念，面對他人的靠近或過於親近會感到緊張。焦慮/矛盾依戀個體，在嬰兒期因主要照顧者對其需求的回應是不一致的，即便渴望與他人緊密結合，仍會經常擔心他人並非真的愛他，並且擔心自己想與他人親近的需求會嚇跑他人，遂而形成他人的行為是不可預測的信念與對自己價值的不確定感。

Bartholomew (1990) 注意到上述三種依戀型態中的逃避依戀型態存在兩種不同表現模式，分別是Main等人 (1985) 的疏離依戀、以及Hazan與Shaver (1987) 的逃避依戀，遂將之整理成兩種對親密關係的逃避模式，一是疏離模式，否認對社會接觸有需求，對自己持有正向看法，因而可減低對社會接觸需求的主觀覺察，二是懼怕模式，雖對社會接觸有需求，卻認為自己不值得他人關愛，因害怕而壓抑此需求，逃避親密關係。為適當區分疏離模式與懼怕模式這兩種逃避依戀型態，Bartholomew與Horowitz (1991) 將Bowlby (1973) 的自我與他人內在運作模式二分為正負向，建構出四種成人依戀型態，分別為安全型 (secure；正向自我與正向他人)、焦慮/矛盾型或過於專注型 (anxious/preoccupied；負向自我與正向他人)、疏離型 (dismissive；正向自我與負向他人)、以及懼怕型 (fearful；負向自我與負向他人)。安全型個體對自我與他人持有正向知覺，對於親密與自主感到自在。焦慮/矛盾型個體對自己有負向知覺，對他人有正向知覺，透過過度依賴他人來尋求與確認自己的價值。疏離型個體對自我抱持正向知覺，自覺有價值，但對他人有負向知覺，認為他人是不可信任，預期他人會拒絕自己，故逃避親密與依靠他人，藉由獨立自主來保有自我價值。懼怕型個體對自我與他人皆持有負向知覺，有高度逃避傾向，透過逃避來避免被他人拒絕。

矛盾型個體與懼怕型個體雖然同樣在自我內在運作模式上持有負向觀點，需要透過依賴他人來建立正向自我價值，但兩者的差異展現在依靠他人的方式，矛盾型個體透過控制的方式去尋求他人依賴來建立正向自我感，在人際互動上會有黏著的特性，而懼怕型個體則是因為害怕被他人拒絕，在與他人互動上會

顯得冷漠被動。疏離型個體與懼怕型個體同樣在他人內在運作模式持有負向觀點，兩者的差異展現在與他人親近的自在感，疏離型個體因為自陳報告在人際互動上感受到他人的溫暖度較低，故會與他人保持距離，而懼怕型個體則是害怕被他人拒絕，所以會採取被動的姿態。此外，矛盾型個體與疏離型個體在面對不想要的訊息（如，他人的拒絕反應）的因應策略也不同，矛盾型個體會責罪自己來維持正向他人感，而疏離型個體則是降低他人對自己的重要性來維持正向自我感（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在不同類型的依戀個體中，其依戀特性也可使用連續向度概念來概念化，像是針對Hazan與Shaver提出的三種成人依戀型態，Levy與Davis（1988）、以及Simpson與其同事（Simpson, 1990; Simpson, Rholes, & Nelligan, 1992）認為背後潛在的向度應該是安全相對逃避、焦慮兩個向度，Collins與Read（1990）則認為是親近、依靠、及焦慮三個向度。此外，Bartholomew與Horowitz（1991）提出的四種成人依戀型態，則對應Bowlby（1973）提出的自我模式（model of self）與他人模式（model of other）兩個向度。隨後，Brennan、Clark、及Shaver（1998）彙整所有成人依戀量表，透過因素分析找到成人依戀類別背後潛在的兩個基本向度，分別是焦慮依戀特性與逃避依戀特性，前者用來評估對於被他人拒絕或拋棄的害怕感，後者用來評估對於依靠或親近他人的不自在感與逃避程度，Brennan等人認為這兩種基本特性可用來捕抓成人依戀特性的重要個別差異。

依據上述兩個基本依戀特性，也可區分出 Bartholomew 與 Horowitz（1991）提出的四種依戀類型個體（如圖 2-1 所示）。安全依戀型個體具有低焦慮依戀特性與低逃避依戀特性，自主性高，可自在與他人建立親密感。焦慮/矛盾依戀型個體（後續將統一使用矛盾型，以跟焦慮依戀特性區分開來）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與低逃避依戀特性，自主性低，需要透過依賴他人來建立自我價值，但又不斷擔心被他人拒絕，所以會對他人過度依賴或黏著。疏離依戀型個體具有低焦慮依戀特性與高逃避依戀特性，透過降低他人的重要性，來維持正向自我感，會逃避

與他人建立親密感，傾向自我依賴。懼怕依戀型個體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與高逃避依戀特性，雖然想與他人親近，但因擔心他人會拒絕自己，透過逃避來避免被他人拒絕，有高度逃避傾向，害怕與他人建立親密感。

綜上，透過早期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經驗，個體依據互動經驗中主要照顧者對其需求所表現出的反應性與敏感度，來形塑出對自我的看法與對他人的預期，並於長大之後利用此心智結構來與預測外在世界，稱之為內在運作模式。而內在運作模式結構的概念化，從嬰兒時期的知覺動作情感形式，隨著長大逐漸變成複雜性的心智表徵形式，同時可用四種類別（安全型、矛盾型、疏離型、及懼怕型）與兩種向度（焦慮依戀特性、逃避依戀特性）的方式來概念化之。

		焦慮依戀特性	
		低	高
逃避依戀特性	低	安全型 高親密感 高自主性	焦慮/矛盾型 高親密感 低自主性
	高	疏離型 低親密感 自我依靠	懼怕型 害怕親密感 高社會逃避

圖2-1：Bartholomew與Horowitz（1991）四種依戀類型與Brennan、Clark、及Shaver（1998）兩種依戀特性的對應表。



貳、依戀作為一種情緒調節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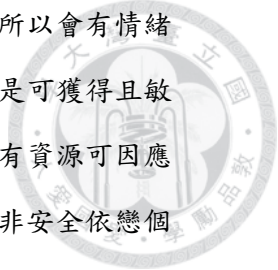
除了把依戀當作個體與依戀他人的重要情感連結之外，Bowlby (1982) 也把依戀視為生理上具有演化生存功能的行為系統，其主要功能是讓個體在面對威脅時，透過依戀系統的激發，向依戀他人尋求親近感的行為來因應威脅，以增加生存的可能性。

依戀系統作為一個行為系統的運作過程，共包含了兩個部分：訊息處理、以及情緒與行為調節，前者功能是知覺外在與內在的訊息，比對依據依戀歷史所建構出的資料庫，用來解讀或評估所知覺到的東西，據此進行相關訊息處理歷程，讓個體可以預測依戀他人的可能行為或自身行為的結果，而當個體在評估歷程中將訊息知覺成威脅訊息，並且產生負向情緒時，後者功能就是讓個體透過做出特定策略或行為來因應負向情緒 (Zimmermann, 1999)。在上述訊息處理的評估過程中，如果個體知覺到威脅且感到不安全感，其內在依戀系統就會被激發，向依戀他人尋求親近感，稱之為初級依戀策略 (primary attachment strategy)。在兒童時期，個體主要透過尋求親近感行為來降低不安全感，到了成人時期，個體亦可透過安全感心智表徵的激發，來安撫內在的不安全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但如果在個體過去的依戀歷史中，這些訊息曾讓個體經驗到痛苦感覺，依戀系統就會對此訊息產生防衛性，限制對此訊息的可接觸性，避免依戀系統的激發，而重新經歷此痛苦感覺，Bowlby (1973, 1980) 稱此機制為防衛性排除 (defensive exclusion)，或者稱為次發依戀策略 (secondary attachment strategy)，個體透過此機制來限制可能造成痛苦的訊息進入到意識可覺察的層面中。Bowlby 提出兩種防衛性排除的形式，一是去激發 (deactivation)，藉由將注意力轉移或者限制記憶住這些訊息來達到訊息的去激發，避免進一步處理之，如果無法完全地去激發訊息，就會壓抑住訊息中承載情感的內容 (affectively laden content of information)；二是從情境脫離的認知去連結反應 (cognitive disconnection of response from situation)，個體會將注意力從真正導致痛苦的來源轉移，並誤認是另外一個個體

(包括自己)或情境導致痛苦。最終，個體依據上述評估結果來決定因應威脅訊息的情緒與行為調節策略，例如接近、逃避、或猶豫不決等(Zimmermann, 1999)。

針對依戀系統進行情緒調節的歷程，Mikulincer 與 Shaver (2003) 有系統地整理出六個成份，包括 (1) 生理功能：依戀系統具有藉由維持與依戀他人的親近來保護個體遠離危險之生理功能，此系統終生運作，在個體有需要時，以尋求依戀他人親近感相關之想法與行為表現出來。其中，依戀他人為多重對象，以階層式結構呈現，主要的依戀他人是個體具有長期與強烈情感連結的對象，如父母、親近他人、及配偶。(2) 激發依戀系統的誘發物 (trigger)：依戀系統必須有外在威脅下才會被激發，包括外在環境的威脅物、非天生具有危險性但會增加危險可能性的誘發物 (如黑暗、噪音等)、以及依戀相關的威脅 (如即將發生或真實發生與依戀他人的分離或者依戀他人的失去)。(3) 初級依戀策略：當個體知覺到需要被支持或被保護時，初級依戀策略就是尋求親近感，以產生安全感來因應威脅。在成人身上，此初級依戀策略不一定是真實的親近感尋求行為，可以僅是可提供支持與保護依戀他人之心智表徵的激發。(4) 特定性目標之設定：依戀系統所設定的目標是維持真實或是知覺到保護感與安全感，當依戀他人回應個體的尋求親近感的企圖、提供生理或情感上的安全港灣 (secure haven) 來促進悲傷苦惱的減緩、在個體探索外在環境時提供安全堡壘 (secure base)，都有助於目標的達成。當個體感到安全感時，就會中止依戀系統的激發。(5) 相關的認知操作：依戀系統是以複雜的目標修正形式運作著，個體會評估自身行為是否朝設定目標前進，然後修正行為。此過程須監控與評估至少三種認知過程，一是威脅性事件與內在狀態的一致性，二是依戀他人對個體尋求親近感需求的反應，三是在特定情境所表現行為的有效性。這些行為所需要的相關資料庫，則以個體與環境互動之心智表徵 (內在運作模式) 形式存在著。(6) 依戀系統與其他行為系統具有特定的興奮或抑制神經迴路相互影響著：當依戀系統被激發時，會抑制其他行為系統，直到個體感受到安全感，依戀系統才會停止激發，此時，個體就會把注意力與精力投注到其他行為系統，從事與依戀無關的活動。



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因為與依戀他人的互動品質不同，所以會有情緒調節歷程的差異。在安全依戀個體身上，當其有需要時，依戀他人是可獲得且敏感其需求，因為具有可信任的依戀他人，讓安全依戀個體相信自己有資源可因應威脅，所以會把尋求親近感視為有效的情緒因應策略；相反地，在非安全依戀個體身上，在個體有需要時，依戀他人面對個體尋求親近感的企圖是不敏感或不反應的，使得個體的悲傷苦惱無法減緩，讓個體無法信任依戀他人，質疑自己是否具有資源去因應威脅，無法把尋求親近感視為有效的情緒因應策略。一旦初級依戀策略無法達到依戀系統所設定的目標（維持安全感），個體無法減緩不安全感與悲傷苦惱，就會啟動次級依戀策略。Mikulincer 與 Shaver（2003）整理出兩種因應威脅刺激的次級依戀策略（即情緒調節策略）：過度激發（hyperactivation）與去激發（deactivation），其中，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與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分別對應過度激發與去激發情緒調節策略。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採用過度激發策略，不放棄向依戀他人尋求親近感，會強化此企圖以迫使依戀他人給予關愛與支持，因此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會變得更加警覺、過分關注、及採用強化行為，以短期獲得依戀他人關愛與支持。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使用去激發策略，會放棄向依戀他人尋求親近感，讓依戀系統不再激發，避免因為依戀他人的不可獲得而產生的痛苦與悲傷，而是獨自去因應危險，形成強迫性的自我依賴。

如圖 2-2 所示，Mikulincer 與 Shaver（2003）在跨時間歷程上描繪依戀系統作為情緒調節系統的動態性歷程，分別是（一）先監控與評估威脅事件，負責依戀系統的激發與否；（二）再監控與評估依戀他人的可獲得性，負責安全感建立與否，與安全依戀型態的心理相關因子與結果之個別差異有關；（三）最後則是監控與評估親近感尋求行為作為因應不安全感的有効性，負責使用次級依戀策略與否，與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的心理相關因子與結果有關。在此動態性歷程中，三成份之間以興奮性與抑制性的神經迴圈彼此相互影響著。

首先，激發依戀系統的最主要刺激源，並非來自於真實發生的威脅事件，而是個體對刺激的主觀評估，所以在第一個階段主要是去評估刺激是否具有威脅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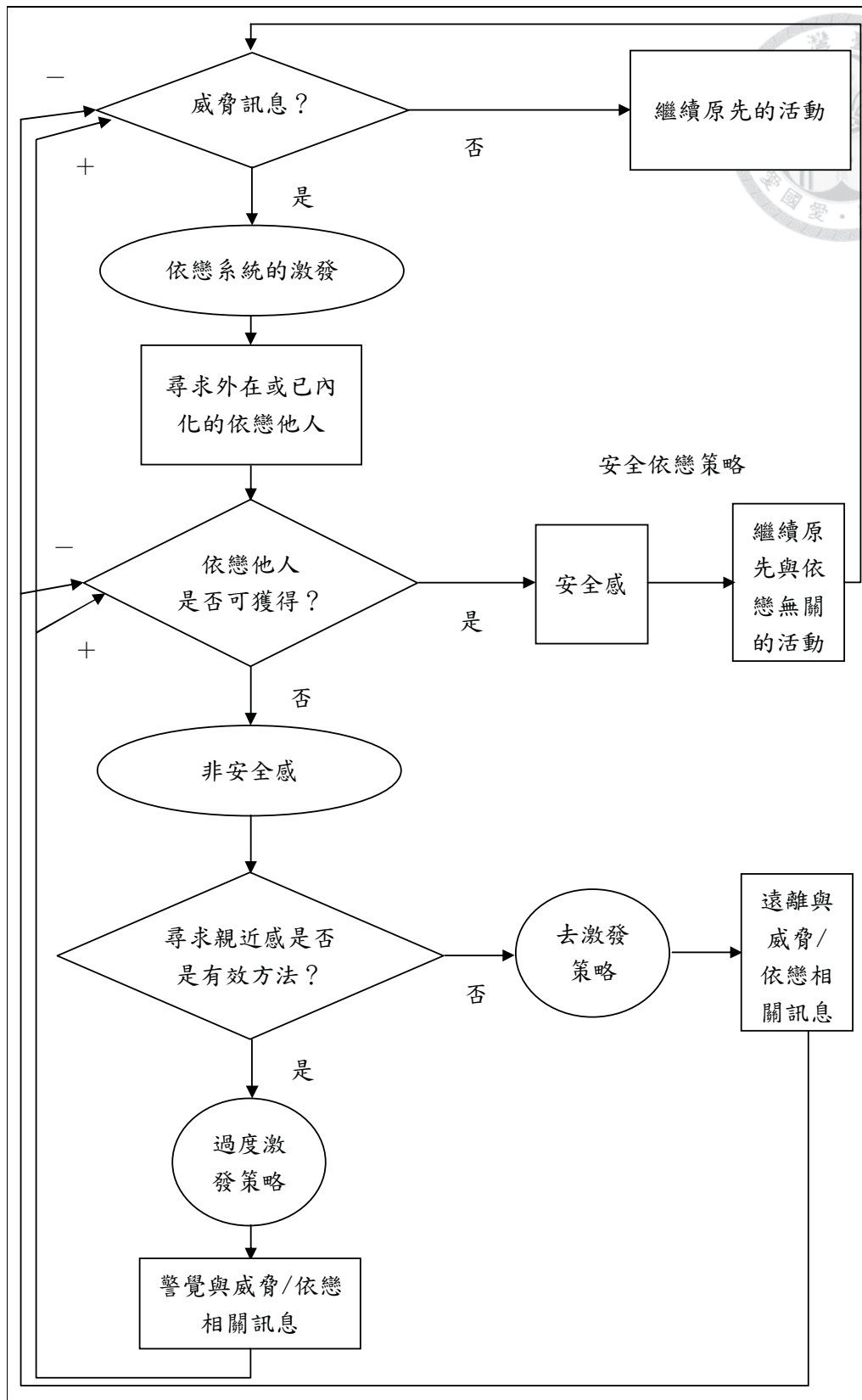


圖 2-2：依戀系統之動態性歷程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而此評估過程不一定是在意識可覺察的層面運作，可能是在個體意識無法覺察的層面運作（前意識層面），並且以具有可測量形式的生理反應與威脅相關想法表現出來。除了外在事件外，內在刺激（如，死亡想法與影像）也會激發依戀系統。其中，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傾向採用過度激發策略，激發興奮性神經迴圈，誇大對威脅的評估度，反芻潛在的威脅。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則傾向使用去激發策略，抑制性神經迴圈，忽略或排除威脅，壓抑與威脅相關想法，讓依戀系統不再激發。當依戀系統在前意識層面被威脅刺激激發時，個體不僅會提高尋求依戀他人親近感的外顯行為，亦會提高內隱性依戀他人的心智表徵的可接觸性，作為一種尋求親近感的表現。上述歷程是在自動化歷程運作，作為進一步訊息處理之用，並影響後續的行為傾向。

在依戀系統被激發後，就會進入第二個階段，個體需評估依戀他人是否可獲得，安全依戀個體因為評估依戀他人是可獲得的，就會視尋求親近感與支持感為調節悲傷苦惱的有效方法，產生安全感來因應威脅，有助於發展安全依戀策略，形塑出對自我與他人之正向內在運作模式，認為他人是支持的，對他人有信任感，亦會提高自我效能，認為自己具有因應悲傷苦惱的能力。相對的，非安全依戀個體對依戀他人的可獲得性的評估產生偏誤，認為依戀他人是不可獲得的，會產生非安全感，並進入第三個階段。

非安全依戀個體會採用次級依戀策略來評估尋求親近感是否是有效的因應方法，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會採用過度激發策略，透過激發興奮性神經迴圈以保持依戀系統的激發，持續使用尋求親近感來因應威脅刺激，所以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會變的特別警覺於依戀他人不可獲得的訊息（如，保持距離、拒絕等），形塑出對自我與他人之負向內在運作模式，認為依戀他人對其需求是不敏感且不回應，腦海不斷盤旋他人的不可獲，過度警覺與不斷擔憂他人的不認同或即將發生的分離，在人際上採取趨近傾向，在親密關係中會有強烈的親密需求與高依賴傾向。相反地，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則採用去激發策略，來激發抑制性神經迴圈，降低依戀系統激發，避免使用尋求親近感來因應威脅刺激，所以具有逃避依

戀特性個體會將過去被他人拒絕或受挫的經驗概化到新人際關係上而產生認知偏誤，對他人的善意具有負向信念，會排除與忽略依戀他人可獲得的訊息，壓抑與威脅或依戀相關的想法與情緒，以避免依戀系統激發引起負向情緒狀態，在人際上採取逃避傾向，盡量與依戀他人保持距離，避免依靠他人，傾向自我依靠。此模式中的三個階段與相關的神經迴圈會同時在意識和前意識層面運作著，不僅受特定情境因素影響引起由下到上（bottom-up）的運作歷程，也受內在運作模式影響引起由上到下（top-down）的運作歷程。

綜上所述，依戀系統可視為是一種情緒調節系統，當個體知覺到威脅刺激，就會激發依戀系統，個體必須透過特定情緒調節策略來因應威脅刺激與管理情緒，以改變不想要的情感與促進正向情感（Mikulincer & Shaver, 2007）。其中，安全依戀個體採取初級依戀策略，向依戀他人尋求親近感來調節不安全感與負向情緒，對情緒經驗採取開放態度，可彈性地調整情緒經驗，採取建設性的情緒調節方式。而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矛盾依戀個體）與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則會採取防衛性的次級依戀策略，具有焦慮依戀特性之矛盾依戀個體採取過度激發策略，將負向情緒視為是與內在目標一致的狀態，因為負向情感可激發依戀系統而啟動親近感的尋求，其內在有未被滿足的需求，需要持續被依戀他人關注與提供保護，導致他們會放大負向情緒，贏取他人的注意與關心，而非直接向他人尋求幫助。相反地，具有逃避依戀特性之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則採取去激發策略，他們會抑制情緒經驗，因為這些情緒經驗會激發依戀系統，與其不激發依戀系統之內在目標不一致，所以一旦知覺到威脅性刺激，就會往下調節（down regulate）情緒，不願直接處理痛苦情緒的來源，反而是壓抑情緒或從相關經驗中解離，包括否認與壓抑情緒相關的想法記憶、將注意力從情緒相關刺激轉移開、壓抑情緒相關的動作傾向、抑制語言與非語言的情緒表達等。



參、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對負向情緒的調節效果

由上述的文獻回顧可知，安全依戀個體、具有焦慮依戀特性之矛盾依戀個體、及具有逃避依戀特性之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分別採取安全依戀策略、過度激發策略、及去激發策略來因應威脅刺激與相關的負向情緒，故可預測，不同調節策略會導致不同情緒調節效果。Mikulincer 與 Shaver (2003) 指出，當個體採用安全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時，可以成功調節負向情緒，將會提升個體的正向情緒感受；而當個體採用非安全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時，具有焦慮依戀特性之矛盾依戀個體採取過度激發策略，會聚焦在負向情緒上，放大負向情緒，而具有逃避依戀特性之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則採取去激發策略，會逃離負向情緒，降低負向情緒的感受性，兩種策略皆無法成功調節負向情緒，都會提升個體的負向情緒感受。

最早，Ainsworth 等人 (1978) 透過行為觀察，觀察到安全依戀嬰兒面對與母親分離後的重聚，主要是透過親近母親的適切性情緒調節行為來處理分離焦慮，一旦母親得以親近，嬰兒就會從悲傷反應轉變成高興反應，並且繼續探索外行的行為，顯示，其可成功地調節威脅所帶來的負向情緒，並提升自身的正向情緒。相反地，Ainsworth 等人觀察到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嬰兒，在與母親分離時，會有焦躁不安反應，在母親回來時，又有較多生氣抗拒表現，以及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嬰兒，在與母親分離時，沒有太多苦惱的情緒，在母親回來時，也沒有對母親顯露出太多興趣，顯示，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與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所採用的情緒調節策略無法成功地調節負向情緒，會提升或壓抑負向情緒。在成人身上也觀察到同樣的情緒調節效果，面對離婚的危機事件，受到安全依戀策略的緩解效果 (buffer effect)，安全依戀個體的悲傷苦惱度不會提高，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受過度激發策略影響，以及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受去激發策略影響，則皆自陳報告悲傷苦惱度提高 (Birbaum, Orr, Mikulincer, & Florian, 1997)，此外，受安全依戀策略的影響，安全依戀個體有較低的焦慮、憂鬱、及憤怒感 (Lopez &

Brennan, 2000)，以及較高的正向感受（Mikulincer & Shaver, 2003）。

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與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採用過度激發策略與去激發策略來因應情緒，除了會提高負向情緒，也會導致焦慮與憂鬱的產生（Marganska, Gallagher, & Miranda, 2013）。Aldao、Nolen-Hoeksema、及 Schweizer（2010）文獻回顧反芻、逃避、及壓抑等情緒調節策略分別與焦慮憂鬱的關係，其中，反芻作為過度激發（情緒聚焦）策略，跟焦慮憂鬱具有高度的正相關，而逃避、壓抑作為去激發（情緒逃避）策略，亦跟焦慮憂鬱有中度的正相關，顯示，無論是過度激發或去激發策略，都跟焦慮憂鬱有相關聯。此外，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也中介非安全依戀與負向情緒的關係，研究發現（Lopez, Mauricio, Gormley, Simko, & Berger, 2001; Marganska, et al., 2013），良好的情緒調節策略中介安全依戀與低程度憂鬱症狀的關聯性，而不良好的情緒調節策略則中介非安全依戀與悲傷苦惱、憂鬱症狀的關係。其中，情緒聚焦策略與情緒逃避策略在非安全依戀與負向情緒的關係中存在不同的中介關係，Wei 等人發現（Wei, et al., 2005），情緒聚焦策略中介焦慮依戀與負向情緒的關係，而情緒逃離策略中介逃避依戀與負向情緒的關係，Tasca 等人（2009）也發現，情緒聚焦策略中介焦慮依戀與憂鬱症狀的關係，情緒逃避策略則中介逃避依戀與憂鬱症狀的關係。

綜上，安全依戀個體、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個體、及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分別對應安全情緒調節策略、過度激發（情緒聚焦）調節策略、及去激發（情緒逃離）調節策略，其中，與安全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可成功因應威脅與相關的負向情緒，會減緩安全依戀個體的負向情緒感受，但後面兩種與非安全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無法成功因應威脅與相關的負向情緒，過度激發（情緒聚焦）調節策略會讓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個體提高負向情緒感受，去激發（情緒逃離）調節策略則會讓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個體壓抑負向情緒感受。上述不同情緒調節策略對威脅與相關負向情緒的不同調節效果，可能會進而導致不同的心理適應性。

第二節 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與認知偏誤的關聯性

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調節負向情緒的歷程，主要是來自於依戀系統對情緒性訊息處理歷程的影響。當個體與外在環境接觸時，個體受到特定情境因素與內在運作模式同時以由下往上（bottom-up）與由上往下（top-down）雙重歷程來激發依戀系統，就會啟動依戀相關的訊息處理歷程，以協助個體去處理與組織外在環境的依戀相關訊息（Main et al., 1985;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當個體面對特定情境因素時，會先評估此事件的威脅性，一旦知覺有威脅存在，就會自動地激發個體的依戀系統，提高記憶連結系統中依戀相關節點的可接觸性，以及激發對依戀他人的內在表徵與尋求親近感之目標，在個體未覺察的狀態下，以準備之姿做為訊息處理歷程之用，影響個體形塑其心智狀態與行為計畫（Mikulincer & Shaver, 2003）。

在此訊息處理的過程中，依戀系統同時透過內在運作模式與情緒調節策略去影響訊息處理的歷程。依戀系統先依據內在運作模式去知覺外在與內在的訊息，而後再依據過去依戀經驗所建立的資料庫，去解釋與評估訊息，進而決定因應行為去因應與調節負向情緒（Bowlby, 1980; Zimmermann, 1999）。在此運作過程中，內在運作模式具有三種功能，一是儲存與依戀他人互動經驗的知識，二是產生關於依戀他人在人際互動中會如何表現的預期，並受此奠基於依戀經驗之基模驅使，影響後續訊息處理歷程，例如，安全依戀個體儲存與母親重複互動中，母親皆會敏感其需求的經驗，故其會預期母親在未來的人際互動中會敏感其需求，三是提供個體有關自我的訊息，例如，自己是否被他人所接納、所愛、或具有價值。換言之，個體會依據此心智結構去理解所接收到的新訊息，並影響個體如何獲得、組織、及運作依戀相關訊息，並有限制地接觸特定與自我、依戀他人、及兩人關係的知識，進而影響訊息處理歷程（Dykas & Cassidy, 2011）。

在內在運作模式影響訊息處理歷程的同時，依戀系統的激發也會啟動相關的依戀策略，影響情緒調節系統的運作，包括個體如何評估情境、他人行為、及自

己對此行為的情緒反應之訊息處理歷程，讓個體在評估依戀相關訊息時產生偏誤，因為受到記憶連結中依戀相關節點的激發，提高了威脅相關想法的可接觸性，進而對新訊息產生偏誤，讓個體會編譯與內在運作模式一致的威脅訊息，忽略不一致的訊息（Mikulincer & Shaver, 2003）。而此受依戀相關情緒調節策略影響而產生的偏誤，將會進一步增強原本存在的內在運作模式（Collins & Read, 1994）。

但個體是否對所有依戀相關訊息都會產生偏誤反應呢？事實上，此訊息必須是顯著地受情緒（emotionally significant）且與依戀關注（concern）有關的訊息才會受到影響（Niedenthal, Brauer, Robin, & Innes-Ker, 2002）。Bowlby（1980）表示，當許多訊息被接受進來後，並非所有訊息都會進到上述訊息處理歷程，個體會排除部分訊息以避免認知資源的過度負荷，稱為選擇性排除（selective exclusion），作為一種適應性的歷程，可以避免大腦消耗太多資源去處理訊息；但若選擇性排除歷程持續過久，就會變成不具適應性的，稱為防衛性扭曲

（defensive distortion）。當個體面對過去曾導致痛苦經驗的訊息，就會採用將訊息從意識可覺察層面排除的防衛性方式，限制可能造成痛苦的訊息進入到意識可覺察範圍內，避免再次經驗到痛苦，例如，在知覺層面阻礙訊息的接受或是無法從長期記憶系統提取相關訊息，此防衛性機轉在依戀系統的運作上扮演重要角色（Fraley, Davis, & Shaver, 1998）。無論是哪種防衛性機轉，個體僅對會導致心理痛苦的依戀相關訊息採取排除性的防衛策略；若訊息不會造成心理痛苦，個體就會受基模驅使形式（schema-driven manner）的影響，以快速且有效的方式處理訊息，使訊息與內化之過去依戀經驗所累積的知識結構一致，安全依戀個體會對訊息產生正向偏誤，這樣有助於快速修復情緒，而非安全依戀個體則會對訊息產生負向偏誤，進而維持自身的負向情緒（Bowlby, 1973; Dykas & Cassidy, 2011）。

為檢視不同依戀特性個體是否受依戀相關情緒調節策略影響而有不同偏誤表現，本研究將回顧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與後期階段對依戀相關訊息的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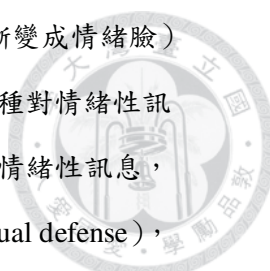
壹、 訊息處理早期階段

一、 編譯與知覺的認知偏誤 (biases in encoding and perception)

因依戀互動史的差異，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會發展出不同依戀策略影響對訊息的編譯與知覺過程，意即如何評估與監控威脅與否、依戀他人是否可獲得的訊息 (Mikulincer & Shaver, 2003)。安全依戀個體因有正向依戀互動史，對自己與他人有正向的信念，較能正確知覺到非語言訊息，但非安全依戀個體因有負向依戀互動史，對自己與他人有負向認知，較容易扭曲對非語言訊息的編譯與知覺過程 (Noller, 2005; Schachner, Shaver, & Mikulincer, 2005)。

例如，在婚姻關係中，Noller 與 Feeney (1994) 發現個體對親密感自在的傾向越高，對配偶傳達的非語言訊息 (包括正向、負向、及中性) 的正確辨識度越高，而擔心被拋棄的焦慮傾向越高，對配偶傳達的訊息正確辨識度越低。Magai、Distel、及 Liker (1995) 進一步發現不同依戀特性與特定情緒性訊息的編譯存在關聯性，安全依戀個體不容易出現負向情緒偏誤，但在非安全依戀個體中，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男性個體對高興情緒辨識正確率低，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男性個體對生氣情緒的辨識正確率低，以及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女性個體容易有錯誤辨識成生氣情緒的偏誤，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女性個體容易有錯誤辨識成高興情緒的偏誤。Magai、Hunziker、Mesias、及 Culver (2000) 認為，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之所以會有不同的臉部表情知覺偏誤，可能來自於早期互動經驗中他人臉部表情的模板。他們研究發現，安全依戀個體傾向將臉部表情知覺成羞愧情緒，是因為羞愧情緒跟正向人際關係有關，傳達出想要修補人際關係的訊息。懼怕依戀個體傾向知覺成憤怒情緒，是因為在早期互動經驗中，在做錯事時，常接收到他人懲罰之臉部表情模板。疏離依戀個體傾向知覺成嫌惡情緒，可能來自於早期互動經驗中，他人不認同之臉部表情模板。

考量在一般人際互動中，情緒性訊息的溝通並非是靜態的臉部表情，因此研



究者開始採取動態臉部表情(情緒臉逐漸變成中性臉、或中性臉逐漸變成情緒臉)作為情緒刺激,也得到類似的結果。Maier 等人(2005)整理出兩種對情緒性訊息的知覺類型,一是知覺警覺(perceptual vigilance),較快警覺到情緒性訊息,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個體屬於此類型;另一種是知覺防衛(perceptual defense),不容易覺察到情緒性訊息,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個體屬於此類型。防衛性策略最早由 Bowlby(1980)提出,其認為這是個體用來面對過去曾導致痛苦經驗的訊息所採用的方式,可以限制訊息進入到意識可覺察意識中,避免再次經驗到痛苦。Fraley、Garner、及 Shaver(2000)進一步將此防衛性策略分成事先型(preemptive)與事後型(postemptive)兩種類型,前者指稱在訊息早期的編譯階段失敗,個體降低對訊息的編譯與注意,以避免激發不想要的感覺與想法;後者則指稱在編譯訊息後,後期的訊息處理探索階段發生問題,抑制已收錄進來之不想要的感覺與想法,較不易作負向解讀或者回憶出負向事件。

Fraley 等人(2000)發現,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是事先型防衛型策略,他們對會造成悲傷苦惱的依戀相關訊息編譯較少的訊息,顯示,他們阻止威脅訊息進入意識可覺察層面,呈現知覺防衛傾向。Niedenthal 等人(2002)發現在沒有情緒困擾下,懼怕依戀個體對於逐漸從有情緒到中性的動態臉部表情(高興與生氣表情),比其他類型的依戀個體較快偵測到情緒的消失,顯示,在沒有情緒困擾下,其對涉及他人是否可獲得的訊息較快脫離出來,是一種知覺逃避傾向;但在有情緒困擾下,則較其他類型的依戀個體較慢偵測到情緒(悲傷與生氣表情)的消失,顯示,在有情緒困擾下,其較難從情緒性訊息中脫離出來,是一種知覺警覺傾向。Niedenthal 等人也注意到疏離依戀個體與矛盾依戀個體的表現類似,無論是否有情緒困擾,都比安全依戀個體較晚偵測到負向情緒性訊息的消失,顯示,他們對情緒性訊息較難脫離出來,是一種知覺警覺傾向。Maier 等人(2005)同樣發現,疏離依戀個體的逃避依戀特性與依戀相關訊息辨識反應時間呈現負相關,疏離依戀個體的逃避依戀特性越高,對依戀相關訊息的辨識反應時間越快,是一種高警覺表現。另外, Niedenthal 等人與 Maier 等人皆發現,具有焦慮依戀

特性個體對情緒性訊息呈現知覺警覺傾向，Fraleigh、Niedenthal、Marks、Brumbaugh、及 Vicary (2006) 也發現，相較具有低焦慮依戀特性的個體，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的個體對臉孔情緒性訊息有較高的警覺傾向，此警覺傾向讓他們較易錯誤辨識臉孔表情。Vrticka、Sander、及 Vuilleumier (2012) 則發現，當個體的焦慮依戀特性越高，越容易將負向社會訊息知覺成較低的控制感，以及將社會與非社會訊息知覺成較高的激發程度，當個體的逃避依戀特性越高，越容易將正向社會訊息知覺成較低的愉悅感，顯示，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對訊息的知覺表現差異，除了展現在社會性的情緒性訊息上，也展現在非社會訊息上，具有概化作用 (generalization)。

二、 注意與抑制的認知偏誤 (biases in attention and inhib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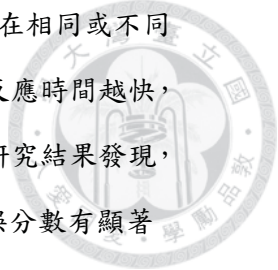
注意力是訊息處理的重要階段，除了注意與目標一致的訊息，亦要抑制與目標不一致的訊息 (Hasher & Zacks, 1988)。Mikulincer 與 Shaver (2003) 認為，次級依戀策略會造成非安全依戀個體在訊息處理歷程出現選擇性注意，採用過度激發策略之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個體會特別警覺與注意威脅刺激，而採用去激發策略之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個體則會逃避與抑制威脅刺激。

Zeijlmans van Emmichoven、Van Ijzendoorn、de Ruiter、及 Brosschot (2003) 採用叫色 (Stroop) 作業檢驗安全依戀個體與非安全依戀個體對正向、威脅、及中性刺激的注意力表現，以不同顏色標示不同刺激後，請研究參與者唸出每個字的顏色，將正向/威脅刺激的叫色反應時間減掉中性刺激的叫色反應時間的分數作為注意力指標，反應時間越長表示對目標刺激的注意力越久，結果發現在闖下呈現刺激後，無論是正向、中性、及威脅刺激，非安全依戀個體的反應時間較短，安全依戀個體反應時間較長，此表現在威脅刺激的情境最為顯著，顯示，安全依戀個體對威脅訊息具有較高的開放性與可接觸性，有較大的干擾效果，而非安全依戀個體對威脅訊息的有較高防衛性與較低可接觸性，干擾效果較小。Edelstein 與 Gillath (2008) 進一步針對與依戀相關的正向與負向刺激 (包括親近與拒絕訊

息)，同樣使用叫色作業去檢驗不同依戀特性個體對訊息的注意力表現，發現在低認知負擔情境下，無論是正向或負向的依戀相關刺激，逃避依戀特性與對刺激的干擾分數有顯著負向相關，有較小的干擾效果，但在高認知負擔情境下，上述顯著相關消失，顯示，非安全依戀個體中，主要是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會採取防衛性策略來限制對依戀相關刺激的注意力，此策略需要高的認知要求，意即需費力地抑制訊息。不過，叫色作業是否是測量注意力歷程的最適工具仍具有爭議性，因其不僅涉及注意力偏誤歷程，亦涉及認知逃避歷程，而作業所測量到的干擾分數可能來自於後者的干擾，而非注意力偏誤(de Reuter & Brosschot, 1994)。

後來，Dewitte、Koster、De Houwer、及 Buysse(2007)改採用點偵測(dot-probe)作業，此作業可作為直接測量注意力偏誤的作業，透過威脅刺激與中性刺激的注意力競爭來評估選擇性注意力，當反應時間越快，表示越容易受到威脅刺激的影響，對威脅刺激有注意力偏誤。作業流程為在單一視窗上同時呈現威脅刺激與中性刺激，刺激被移除後以偵測物(dot)取代，研究參與者需盡快反應此偵測物的位置。共有兩種情境，在一致(congruent)情境中，偵測物的位置與威脅刺激的位置一致，在不一致(incongruent)情境中，偵測物的位置與中性刺激的位置一致。注意力偏誤分數等於不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減掉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分數若為正，表示對威脅刺激有偏誤效果，分數若為負，表示對威脅刺激無偏誤效果，也可能對此威脅刺激有注意力脫離的效果。Dewitte 等人比較一般威脅字、依戀相關威脅字、一般正向字、及依戀相關正向字，分別與中性字同時呈現後的注意力偏誤表現，發現焦慮依戀特性與逃避依戀特性的交互作用最能顯著預測對依戀相關威脅字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顯示，同時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與高逃避依戀特性的懼怕依戀個體，對威脅刺激有明顯的逃避傾向，會將注意力從威脅刺激轉移開來。

Dewitte 與 De Houwer(2008)則是採用外因性提示作業(exogenous cueing)，此作業的優勢是，除了可評估到注意力偏誤，亦可評估到注意力逃避或難以轉移的反應。Dewitte 與 De Houwer 要求研究參與者盡快指出目標物是在螢幕左邊或



右邊，在目標物出現前，研究參與者被告知有一張圖片（線索）會在相同或不同的位置出現，比較相同位置與不同位置的反應時間，若相同位置的反應時間越快，表示研究參與者越快注意到此目標物，對此目標物有注意力偏誤，研究結果發現，焦慮依戀特性與逃避依戀特性的交互作用對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有顯著預測力，對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的預測力也接近顯著，顯示，兩種非安全依戀特性都高的懼怕依戀個體，對依戀相關正向或負向情緒都有明顯的逃避傾向。Main 與 Hesse (1990) 認為逃避威脅刺激是一種保護性的策略，一來可降低害怕被拒絕的不安感，二來可避免再次經驗到被拒絕的負向經驗。上述兩個研究皆發現焦慮依戀特性與逃避依戀特性的聯合效果，顯示，焦慮依戀特性與逃避依戀特性皆高的懼怕依戀個體，雖然有想要依靠他人的需求，但又害怕被拒絕，所以才會逃避與依戀相關的訊息。

在注意力抑制研究也得到類似於注意力偏誤的研究結果，Dewitte (2011) 採用負向情感促發作業 (negative affect priming task, NAP; Joormann, 2004)，探討不同依戀特性對情緒性訊息之自動化認知干擾/注意力抑制歷程的影響，比較生氣臉孔、悲傷臉孔、及高興臉孔，發現逃避依戀特性與生氣與悲傷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有顯著相關，但抑制效果未出現在高興臉孔上，顯示，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僅會抑制對負向情緒的認知處理，藉此避免繼續處理不想要的情緒，以達到依戀目標（避免依戀系統的激發），亦顯示，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所採取的去激發策略是在自動化層面運作。Dewitte 進一步檢驗焦慮依戀特性與注意力抑制的相關，發現焦慮依戀特性與對負向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沒有顯著相關，這可能是因為，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會反芻負向想法與感覺，當其不斷反芻負向訊息時，就會形成一種抑制功能缺失的表現 (Saffrey & Ehrenberg, 2007)。不過，Dewitte 發現焦慮依戀特性與正向臉孔的抑制分數有負相關，顯示，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有抑制正向情緒的困難，這可能與其內在親近感尋求的目標有關，所以其會特別去處理與親近感有關的訊息，以滿足內在的親密渴望。

對於依戀他人相關訊息的注意力抑制作用，Dewitte 與 De Houwer (2011)

同樣採用負向情感促發作業，探討不同情緒依戀特性對於抑制注意依戀他人相關訊息的影響，發現當個體被促發安全依戀特性後，相較促發非安全依戀特性，對負向特質有較佳的抑制，同時，在自陳式評量上，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對依戀他人有較多的負向評價。Dewitte 與 De Houwer 推測，安全依戀個體對依戀他人有正向評價，可能是因為他們會壓抑他人的負向特質，此抑制功能可能是良好人際關係的保護機制；相反地，非安全依戀個體對依戀他人有較高負向評價，可能是因為無法抑制對他人的負向特質，此抑制功能的缺損或許是不良人際關係的脆弱因子。

三、 小結

綜上研究結果可知，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安全依戀個體對依戀相關訊息（無論正向或負向訊息）具有較高的開放性與可接觸性，也會抑制負向訊息，而非安全依戀個體具有較高的防衛性與較低的可接觸性，其中，具有焦慮依戀特性之矛盾依戀個體，因為採用過度激發策略，一致地在訊息的知覺與注意力歷程表現出警覺性傾向，會特別警覺與注意威脅刺激，對親近與威脅相關的依戀訊息都會有注意力偏誤出現，同時對親近相關的正向訊息有抑制的困難。但具有逃避依戀特性之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原本假設其會採用去激發策略，進而出現一致性的逃避反應，但卻得到不一致的研究結果，他們對依戀相關訊息表現出逃避與警覺的衝突反應，同時對威脅相關訊息出現一致性的高抑制傾向。有趣的是，若要求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個體回想早期依戀或拒絕相關經驗，並測量他們的生理反應，發現即便他們在意識層面自我報告沒有經驗到與依戀相關想法與情緒，但在生理層面卻有升高的膚電反應（electrodermal activity）（如，Dozier & Kobak, 1992; Fraley & Shaver, 1997），或者對於負向人際訊息有較明顯的腦波反應（Chavis & Kisley, 2012），顯然，他們對威脅訊息在意識無法覺察的層面仍有警覺反應。

Maier 等人（2005）進一步提出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有先警覺後排除依戀

相關訊息之情緒因應策略的假設，認為他們是在意識無法覺察的層面警覺到威脅刺激，並後續在意識可覺察層面排除此刺激。此表現就如同 Mogg、Bradley、de Bono、及 Painter (1997) 提出的警覺-逃避模式 (vigilance-avoidance pattern)，個體先對威脅訊息有警覺表現，為了降低誘發出的焦慮情緒，再透過逃避與抑制威脅訊息，避免再次經歷焦慮情緒。可見，警覺傾向是後續成功逃離威脅訊息的先決條件 (Calvo & Eysenck, 2000; Niedenthal et al., 2002)。在本研究中，我們將於後續研究進一步檢驗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 (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 是否有先警覺後排除之情緒因應策略的表現。

貳、 訊息處理後期階段

一、 評估與解讀的認知偏誤 (biases in appraisal and interpretation)


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也會影響對依戀相關訊息的評估與解讀，其中，最主要的影響在於對自己與他人的知覺。在自我評量上，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對自我有負向觀點，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則對自己有誇大的自我感 (Mikulincer & Shaver, 2003)。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自評的自尊偏低，而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自評的自尊則落在安全依戀個體與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中間，兩者對自我概念的混淆度皆高於安全依戀個體 (Pietromonaco & Barrett, 1997)。非安全依戀個體對自我認同較為混亂，傾向依賴外在資源來建立自我價值，例如 Maier 等人 (2005) 採用促發作業，在闕下呈現我媽媽拒絕我的拒絕句子與中性句子後，請研究參與者評量對正向自我陳述句的同意度，發現在拒絕句子的促發情境下，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個體與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都出現較長的反應時間，顯示，拒絕相關訊息的促發效果會干擾對正向自我陳述句的提取。此外，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採取防衛性策略，投射內在不想要的特質到他人身上，藉此增加自己與他人的差異性，同時排除有關自己的負向訊息，以維持住自我價值感；相反地，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個體採用投射認同，

投射真實自己的特質到他人身上，以增加自己與他人的相同性，以維持親近感，作為對抗分離與失去等威脅的防衛性策略（Pietromonaco & Barrett, 1997;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在他人的知覺上，安全依戀個體對依戀他人有正向預期，認為他人在有需要時是可獲得的，而非安全依戀個體則具有負向期待，認為依戀他人在其有需要時是不反應或不具支持的（Collins & Read, 1990）。若以促發派典激發依戀他人是可獲得與具有支持性的信念，結果可提高個體對正向情緒的評量（Mikulincer, Hirschberger, Nachmias, & Gillath, 2001）。但因非安全依戀個體對他人的內在表徵是不可獲得的與不支持的，所以非安全依戀個體會低估他人的支持性行為，例如，Collins 與 Feeney（2004）操弄情侶的互動狀況，給予一個壓力性情境，告知其中一位研究參與者將進行一場演講，而另一半會給予支持的小紙條，研究發現非安全依戀個體會把模糊的小紙條評量成較低支持度，且把兩人之前的互動評估成較低的支持度。在婚姻關係中，相較具有低逃避依戀特性的太太，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的太太較易知覺先生是不支持的，對婚姻關係滿意度的評估也較低

（Rholes, Simpson, Campbell, & Grich, 2001）。除此之外，非安全依戀個體還會把依戀他人作具有敵意或威脅的負向歸因，此負向歸因是穩定與全面性。例如，對父母與親密伴侶的非安全依戀特性越高，威脅性評估的認知偏誤越高；反之，安全依戀特性越高，威脅性評估的認知偏誤越低（Barrett & Holmes, 2001）。Zhang 與 Hazan（2002）也發現，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在判斷他人的正向與負向特質，速度較快且缺乏行為證據，而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在確認他人的正向特質與負向特質，需要較多的行為證據，顯示，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對他人的觀點是易變動的，會隨關係品質而改變，而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對他人的負向觀點較為穩固且全面性，相信他人是負向且具有敵意的，不隨關係品質改變。

面對模糊情境，非安全依戀個體容易有威脅性評估，例如，將模糊的社會支持訊息解讀成較不具有幫助性或不具有良好意圖，或者容易歸因他人的行為是有敵意（Collins & Feeney, 2004）。對於分離或死亡的威脅性主題，逃避依戀特性與



壓抑分離相關想法具有較高的關聯性，焦慮依戀特性則與壓抑分離相關想法有較低的關聯性 (Fraley & Shaver, 1997)。若呈現個體一個分離提醒物，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對死亡相關想法的可接觸性會變高 (Mikulincer, Florian, Birnbaum, & Malishkevich, 2002)。面對生氣相關事件，安全依戀個體因對自己與他人具有樂觀信念，不傾向採用負向解讀方式，可不帶敵意地表達憤怒情緒來進行溝通；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因對他人持有負向信念，會負向評估他人意圖，放大與反覆反芻負向情感；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則報告對他人知覺到較高的敵意，伴隨自身無法覺察到的升高之生理反應 (Mikulincer, 1998)。對於壓力性事件，安全依戀個體因具有較樂觀的信念，對壓力性事件的威脅性評估較低，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感，評估自己可以有效地因應壓力性事件；而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具有負向信念，對壓力性事件評估成極具威脅性，且評估自己的因應資源是不足的，懷疑自己不具有因應壓力的能力；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同樣將壓力性事件評估成具有威脅性的，不過，卻認為自己具有足夠因應壓力性事件的資源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2007)。

上述負向歸因方式受到情境因素的調節影響，如誘發負向情緒後，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對負向事件之穩定與全面性的負向歸因傾向提高，而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的負向歸因傾向則不受負向情緒誘發影響 (Pereg & Mikulincer, 2004)；再者，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僅在不滿意人際關係情境下，才會對關係作出威脅性評估，當伴侶出現正向行為時，此負向歸因就會減弱，但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則不受關係品質影響 (Collins, Ford, Guichard, & Allard, 2006)。


整體而言，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對依戀相關訊息的評估與解讀產生差異，此差異主要發生在對自己與他人的知覺上。在對自己的知覺部分，安全依戀個體對自我有正向觀點，具有焦慮依戀特性之矛盾個體對自我有負向觀點，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對自己則有誇大的自我感。在對他人的知覺上，安全依戀個體對他人不作負向或敵意的歸因，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個體與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皆傾向作負向歸因，如

他人較不具支持性、較具敵意與威脅性，此歸因方式在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是較為穩固且全面性，但在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個體則會隨關係品質改變，若處於具有支持性的關係中，此負向歸因會減弱。

二、 提取與記憶的認知偏誤 (biases in retrieval and memory)

依戀相關的情緒調節策略也會影響對依戀相關訊息的提取與記憶，安全依戀個體容易提取正向記憶，同時也容易提取負向記憶，而非安全依戀個體則不易提取正向記憶，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容易提取負向記憶，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則對負向記憶的可接觸性低(Dykas & Cassidy, 2011; Mikulincer & Shaver, 2003)。最早，Main 等人 (1985) 使用成人依戀晤談法收集個體對依戀經驗的回溯性記憶，發現安全依戀個體的父母可回憶且輕鬆談論早期依戀經驗，矛盾依戀個體的父母處於是否要討好父母的掙扎中，疏離依戀個體的父母則否認依戀經驗的重要性、價值、及影響。Mikulincer 與 Orbach (1995) 同樣請具有不同依戀傾向的個體，回憶在兒童期有關高興、悲傷、生氣、及焦慮四種情緒相關的記憶，並且評量回憶時的情緒感受，發現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對負向記憶提取所花費的時間較正向記憶短，相反地，安全依戀個體對正向記憶提取所花費的時間較負向記憶短；另外，也發現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花較多時間回憶悲傷與焦慮的記憶，情緒感受強度的評量也較低，顯示，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會否認與壓抑依戀相關記憶。Edelstein (2006) 進一步發現，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對與依戀相關的正向與負向訊息的工作記憶有缺損，但對與依戀無關的訊息則無此缺損出現，不過，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則無上述的缺損出現，顯示，僅有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會限制對依戀相關訊息的後續訊息處理。Gentzler 與 Kerns (2006) 則是採用日記方式，請研究參與者每天記錄生活中發生的正向與負向事件之情緒反應三次，十天後再請研究參與者針對其中一件正向與負向事件評量情緒感受，結果發現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與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皆回憶出較少的正向事件。

透過促發作業去促發負向情緒，以激發依戀系統，發現安全依戀個體表現出



情緒一致的模式，容易回憶出與正向內在認知表徵一致的正向記憶，而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表現出與情緒不一致的模式，不易回憶出與負向認知表徵不一致的正向記憶 (Pereg & Mikulincer, 2004)。Roisman、Tsai、及 Chiang (2004) 則是在研究參與者回溯兒童期依戀經驗時，記錄其生理反應、臉部表情、及自陳式情緒反應，發現安全依戀個體回溯記憶之情緒價性，與其表達的情緒價性一致，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回溯記憶之情緒價性，則與其表達的情緒價性不一致，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則是在回溯記憶時有較高的生理反應，傾向壓抑記憶。進一步在闖下呈現威脅、正性、及中性刺激，後給予自由回憶作業，發現相較非安全依戀個體，安全依戀個體在三種刺激的回憶上表現都較佳，再次顯示，安全依戀個體在訊息處理的後期階段，對所有訊息保持開放性，較少使用防衛性的方式，而非安全依戀個體則會採用防衛性方式去排除依戀相關刺激，產生記憶的偏誤 (Zeijlmans van Emmichoven, et al., 2003)。

整體而言，安全依戀個體對正向訊息的提取較快，容易回憶出正向記憶，對於負向記憶不採取壓抑策略，也可提取出負向記憶，而具有焦慮依戀特性之矛盾依戀個體，對與內在認知表徵一致的負向訊息的提取較快，對與內在認知表徵不一致的正向訊息提取較慢，具有逃避依戀特性之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則會抑制對負向訊息的提取，花較久時間去提取負向訊息。

三、 小結

綜上研究結果可知，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安全依戀個體對依戀相關訊息(無論正向或負向訊息)同樣保持開放態度，沒有解讀偏誤，且有較高的可接觸性，可提取依戀相關的正向訊息與負向訊息，沒有壓抑傾向。相反地，非安全依戀個體對依戀相關的正向訊息與負向訊息具有較高的防衛性與較低的可接觸性，其中，具有焦慮依戀特性之矛盾依戀個體，因為採用過度激發策略，一致地在訊息的評估、解讀、記憶等歷程表現出警覺性反應，較易做負向歸因，且較快提取出負向訊息，而有逃避依戀特性之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因為採用去激發策略，

也一致地在訊息的評估、解讀、記憶等歷程表現出逃避反應，較易做負向歸因，但不易提取出負向訊息。




參、跨時間歷程的認知偏誤

當個體知覺到依戀相關訊息，個體的依戀系統就會激發，並啟動依戀相關訊息的處理歷程，在這個運作歷程中，綜合上述文獻回顧，安全依戀個體具有安全依戀策略，無論是在知覺、注意力、評估、及記憶歷程，安全依戀個體一致地表現出對正向與負向訊息的開放態度，無明顯的警覺或逃避反應。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個體受到過度激發策略的影響，一致地在知覺、注意、評估、及記憶歷程上警覺到依戀相關訊息。但是，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卻有不一致的表現，這些個體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尤其是知覺歷程，出現警覺性的反應，到了注意力、評估、及記憶等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受到去激發策略的影響，才一致地表現出逃避反應。

顯然，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在訊息處理歷程上，具有跨時間歷程的差異。本研究假設，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對負向訊息都有警覺性的反應，對正向訊息沒有警覺性反應。但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則開始出現差異，安全依戀個體僅對正向訊息有警覺反應，作為尋求親近感來因應威脅的表現，一旦負向情緒減緩，接著對正負向訊息就呈現沒有任何偏誤反應；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個體對正負向訊息持續保持高警覺性，作為過度激發策略的反應表現；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則會逃避正負向訊息，作為去激發策略的反應表現。有鑑於過去研究多從單一時間點去探討依戀特性與認知偏誤的關聯性，尚未有研究從跨時間歷程角度去探討兩者的關聯性，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從跨時間歷程的角度，去探討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在訊息處理歷程上是否有認知偏誤的差異。

Mogg 等人(1997)建議可採取跨時間歷程作業來檢驗上述時間歷程的差異，藉由操弄刺激的呈現時間來表徵不同訊息處理階段。其中，100 毫秒是無法讓個



體在此時間對刺激進行廣泛掃描或凝視的轉移的呈現時間，故可反映注意力最初自動化的移動，可作為訊息處理早期階段的反應指標。當呈現時間超過 200 毫秒後，約在 200 到 300 毫秒之間，個體開始進行凝視的轉移。500 毫秒則是過去在注意力相關實驗中被廣泛使用的刺激呈現時間，在此呈現時間下，臨床與非臨床樣本都一致地發現與焦慮相關的注意力偏誤，所以被假定是對威脅刺激出現注意力轉移最敏感的呈現時間(如, Bradley, Mogg, Falla, & Hamilton, 1998), 但 Field、Mogg、Zetteler、及 Bradley (2004) 卻發現，500 毫秒同時涉及最初的注意力轉移與注意力的維持，所以不建議採用 500 毫秒，Ho、Chang、Li、及 Tang (2013) 反而建議採用 200 毫秒作為最初注意力轉移的時間。最後，2000 毫秒則是一個可以讓個體的注意力對刺激進行多次轉移與凝視的充裕時間，涉及注意力的維持。另外，隨著刺激暴露時間的增加，也會逐漸涉及評估或記憶歷程 (von Hippel & Hawkins, 1994), 可作為訊息處理後期階段的反應指標。因此，本研究將採用 100、200、及 2000 毫秒之跨時間歷程作業，分別用來表徵訊息處理的早期與後期階段，以檢驗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在跨時間歷程上，是否具有認知偏誤表現差異。

第三節 認知偏誤與心理適應的關聯性

綜合前面兩節的文獻回顧可知，依戀相關情緒調節策略對威脅與相關的負向情緒具有不同調節效果，進而會導致不同程度的心理適應性，以及受到依戀相關情緒調節策略的影響，個體在情緒性訊息處理的歷程中容易產生偏誤。本研究進一步好奇的是，那麼依戀相關情緒調節策略對情緒性訊息處理歷程的偏誤影響，是否也會影響後續心理適應的發展？

Pereg 與 Mikulincer (2004) 以實驗方式誘發個體的負向情緒，發現在負向情緒下，安全依戀個體表現出與情緒一致的模式，容易編譯與回憶出與正向認知表徵一致的正向記憶，此與基模一致的訊息處理模式可幫助安全依戀個體修復負向情緒；相反地，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表現出與情緒不一致的模式，不易編譯與回憶與負向認知表徵不一致的正向記憶，此負向偏誤使得個體無法修復負向情



緒，甚至維持住其負向情緒。Csukly 等人（2011）則是發現在憂鬱個體中，非安全依戀特性相關的負向基模與臉孔情緒辨識的負向偏誤有顯著正相關，而且兩者都分別跟憂鬱嚴重度、心理苦惱程度有顯著負相關，顯示，非安全依戀特性與負向偏誤具有相關聯，而此負向偏誤則會提高負向情緒的發生。此外，Bosmans、Koster、Vandevivere、Braet、及 De Raedt（2013）發現，注意力偏誤會調節依戀相關期待與行為問題的關聯性，在產生注意力偏誤的情境下，若研究參與者對母親是否會提供支持的預期信心越低，則會有較多的行為問題。綜上研究顯示，依戀相關情緒策略影響情緒性訊息處理歷程所產生的認知偏誤，可能是決定日後心理適應發展的重要因子。

壹、負向偏誤與不良心理適應的關聯性

依據認知理論（Beck, 1976），具有負向基模個體容易扭曲外在訊息的處理歷程，產生負向性處理訊息的傾向，稱為負向認知偏誤，例如，特別容易注意到負向訊息（注意力偏誤）、或是將模糊刺激解讀具有負向意涵（解讀偏誤）等。此情緒性訊息處理歷程的認知偏誤作為情緒調節失功能的特徵之一，最常見於焦慮與憂鬱個體身上，顯示，這些負向認知偏誤在負向情緒的發生與維持可能扮演著脆弱性因子的角色（Mathews & MacLeod, 2005）。

在焦慮與認知偏誤的關聯性上，Beck 與 Clark（1997）認為用來區別焦慮狀態與非焦慮狀態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在注意力、解讀、及記憶歷程上，焦慮個體對威脅性訊息會表現出選擇性認知偏誤。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焦慮個體需要快速偵測威脅性相關訊息，此時，個體僅會辨別刺激是否具有威脅與否，以便於後續階段進一步處理之，一旦刺激被辨識成具有威脅性，此威脅性刺激就會進入預備被激發的階段，在此階段，焦慮個體會表現出對威脅性訊息的過度警覺，將注意力聚焦在威脅性訊息上，同時忽略正向訊息，一旦刺激被激發後，焦慮個體就會對此刺激做進一步的評估與歸因，若個體產生錯誤或失敗的評估與歸因，就會維持住焦慮感。上述這些對威脅性訊息在知覺、注意、及評估歷程的選擇性認

知偏誤都與焦慮有穩定的相關存在 (Bar-Haim, Lamy, Pergamin,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07), 並且作為焦慮的脆弱性因子, 與焦慮的發生或維持具有一定的關聯性 (MacLeod, Rutherford, Campbell, Ebsworthy, & Holker, 2002)。

在憂鬱與認知偏誤的關聯性上, 憂鬱個體同樣具有知覺、注意、解釋、及記憶的認知偏誤, 包括容易知覺到負向訊息、容易投注注意力到悲傷與生氣的臉部表情, 且不易將注意力從這些負向臉部表情脫離出來、容易負向解讀模糊性刺激或社會互動訊息、以及容易回想到悲傷或生氣的臉部表情或是回憶出負向記憶。因為這些負向認知偏誤會促進由憂鬱基模衍生出之負向思考模式的再現, 或者增加不適應情緒因應策略如反芻的使用, 同時干擾適應性情緒因應策略如認知重新評估的使用, 可視為是憂鬱的脆弱性因子, 不僅會增加憂鬱發生的可能性, 甚至可預測憂鬱的復發或維持 (Bistricky, Ingram, & Atchley, 2011; Joormann & D'avanzato, 2010)。

為了檢驗上述認知偏誤是否在焦慮與憂鬱扮演前置因子角色, 研究者發展出認知偏誤修正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CBM) 方法, 企圖透過實驗操弄認知偏誤來檢驗上述議題, 假設若認知偏誤會直接導致焦慮與憂鬱的發生, 透過認知偏誤的修正應可有效降低個體的焦慮與憂鬱程度。認知偏誤修正包括訓練研究參與者修正注意力偏誤與解讀偏誤, 其中, 注意力偏誤修正指稱同時呈現中性與負向刺激後, 引導研究參與者注意特定刺激, 並且同時忽略另一個特定刺激, 例如, 僅注意中性刺激而忽略負向刺激; 解讀偏誤修正指稱呈現模糊刺激, 透過作業來引導研究參與者僅到特定訊息作出中性或正向的解讀。

Hallion 與 Ruscio (2011) 回顧 45 篇相關研究, 檢驗 CBM 介入法對修正認知偏誤與降低焦慮憂鬱的效果, 發現 CBM 介入法對認知偏誤有中度修正效果, 其中, 對解讀偏誤的修正效果強於注意力偏誤, 此外, 對降低焦慮與憂鬱也有低度效果。MacLeod (2012) 同樣文獻回顧 CBM 相關研究, 發現注意力偏誤修正對降低焦慮最有效果, 可以減緩個體處於壓力時的焦慮感、降低個體的負向侵入

性想法、使個體不再符合疾病診斷、減少個體的逃避行為、提高個體的壓力韌性，而解讀偏誤修正對降低焦慮與憂鬱都有效果，可讓個體在經歷失敗後其自尊不受影響、降低個體的焦慮敏感度、降低個體的負向侵入性想法、降低個體的焦慮分數、增進個體的正向情緒。由認知偏誤修正方法可有效降低焦慮與憂鬱程度的證據顯示，負向認知偏誤應是導致焦慮憂鬱發生的前置因子，在不良心理適應發展上扮演關鍵角色。

貳、 正向偏誤與良好心理適應的關聯性

除了負向偏誤之外，正向偏誤在心理適應上也具有重要的角色。Joormann 與 Gotlib (2007) 發現，在點偵測作業上，正常控制組的研究參與者傾向選擇去注意高興臉孔，並且逃避悲傷臉孔，但是憂鬱個體卻不會有注意高興臉孔之正向偏誤的表現，這種在訊息處理歷程上降低對正向訊息的訊息處理表現，剛好是憂鬱的主要特徵：缺乏正向情感的表現 (ahedonia)，而無論是正處於憂鬱發作的個體或者已緩解的憂鬱個體，都出現正向偏誤的缺乏，顯示，正向偏誤的缺乏與憂鬱的維持有關。除了憂鬱個體缺乏正向偏誤，焦慮也跟正向偏誤具有相關聯。Taylor、Bomyea、及 Amir (2010) 測量 44 位大學生在點偵測作業上的注意力偏向後，再讓個體暴露於壓力狀態下 (演講壓力)，發現個體將注意力從正向訊息轉移開來的傾向與其暴露在壓力下的焦慮反應有正相關，顯示，正向偏誤的缺乏也跟焦慮的維持有關。綜上顯示，無論是焦慮或憂鬱個體，缺乏正向偏誤是維持住焦慮與憂鬱等負向情緒的重要因子。

缺乏正向偏誤除了與憂鬱與焦慮的維持有關之外，也跟良好心理適應發展有關。Joormann、Talbot、及 Gotlib (2007) 找出日後是否會發展出心理病理之高低危險性兩群青少年女性，在誘發負向情緒後，發現相較高危險組，低危險組的青少年女性傾向將注意力轉移到正向訊息，顯示，正向偏誤可能有助於降低日後心理病理發展。Cavanagh、Urry、及 Shin (2011) 則針對 57 位大學生，在誘發正負向情緒後，檢視注意力偏誤與心理適應的關係，發現在誘發恐懼情緒後，控

制研究參與者當時的焦慮程度，其對威脅訊息的注意力偏誤可預測三週後焦慮感的升高，而在誘發高興情緒後，控制研究參與者當時的生活滿意度，其對正向訊息的偏誤則可預測三週後生活滿意度的升高。依據上面兩個研究結果可知，正向偏誤與良好心理適應也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可能可以預測良好心理適應的發展。

同樣採用認知偏誤修正方法，訓練個體把注意力從威脅訊息轉移開來去注意正向訊息，結果當訓練個體將注意力聚焦在正向訊息後，再讓個體暴露於演講壓力中，發現可以有效降低焦慮感(Taylor, Bomyea, & Amir, 2011)、挫折感(Johnson, 2009)、及焦慮疾患的診斷率(Waters, Pittaway, Mogg, Bradley, & Pine, 2013)。Waters 等人進一步推測，正向偏誤之所以可以有效地調節負向情緒，降低負向情緒感受，除了正向偏誤有助於降低個體對負向訊息的注意力偏誤之外，正向偏誤也有助於正向情緒的提升。

無論是相關研究或認知偏誤修正研究，皆可看到正向偏誤可導致負向情緒感受的降低，以及正向情緒感受的上升，顯示，正向偏誤在良好的心理適應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有鑑於過去研究多聚焦負向偏誤的探討，缺乏正向偏誤的探討，本研究將同時檢驗正向偏誤與負向偏誤在心理適應性上的角色。

參、跨時間歷程的注意力偏誤與心理適應的關聯性

由上面的文獻回顧可知，正向偏誤與負向偏誤都跟心理適應具有關聯性，甚至可預測心理適應的發展。其中，受到依戀相關調節策略的影響，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在訊息處理歷程會呈現特定的認知偏誤，並存在跨時間歷程的認知偏誤差異，安全依戀個體在訊息處理歷程上，依序出現警覺負向訊息，再警覺正向訊息，最後是沒有偏誤的表現，而具有焦慮依戀特性之矛盾依戀個體在訊息處理的早期與後期階段皆持續出現警覺性認知偏誤，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則是在訊息處理的早期階段出現警覺性認知偏誤，在後期階段出現逃避性認知偏誤。本研究進一步好奇，在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身上，其跨時間歷程的認知偏誤差異是否會與各自的心理適應發展有不同的關聯性存在呢？

首先，跨時間歷程的認知偏誤與短期負向情緒變化的關聯性上，Mikulincer 與 Shaver (2007) 認為，個體若採取警覺性策略去因應威脅與相關的負向情緒，會增強與持續負向情緒，因為採取警覺性策略個體的目標是尋求與他人的親近感，得到他人的注意與保護，所以個體會增強會引起他人注意關心或可彰顯他們是脆弱的負向情緒。相反的，個體若採取逃避性策略則會壓抑負向情緒，降低感受到的負向情緒，因為採取逃避性策略個體的目標是降低親密感與追求自我依靠，而負向情緒隱含關係的情緒涉入或脆弱感，都與採取逃避性策略個體追求自我依靠的目標相違背。因此本研究預測，對負向訊息的警覺性偏誤與短期負向情緒變化有正相關，對正向訊息的警覺性偏誤與短期負向情緒變化有負相關，而對負向訊息的逃避性偏誤與短期負向情緒變化有負相關，對正向訊息的逃避性偏誤則與短期負向情緒變化有正相關。

其次，跨時間歷程的認知偏誤與焦慮憂鬱的關聯性上。焦慮個體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會對威脅刺激穩定出現注意力警覺反應，此偏誤會增強焦慮感，但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部分研究發現焦慮個體會持續對威脅刺激有注意力偏誤而增強焦慮感，部分研究則是發現其對威脅刺激有注意力逃避而降低焦慮感，出現不一致的發現。相反地，憂鬱個體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不一定會對威脅刺激產生注意力偏誤，反而是訊息處理後期階段才有較穩定的認知偏誤出現，憂鬱個體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會對負向刺激產生注意力偏誤與脫離困難，進而增強憂鬱情緒 (Bar-Haim, et al., 2007; De Raedt & Koster, 2010; Mathews & MacLeod, 2005)。顯示，焦慮與訊息處理早期階段的威脅偏誤較有關，而憂鬱則跟訊息處理後期階段的負向偏誤較有關。


然而，Oehlberg、Revelle、及 Mineka (2012) 提出新觀點，他們將焦慮與憂鬱分成三個因素，分別是兩者的共同因素：一般負向情感 (general negative affect factor)，以及焦慮與憂鬱的特定因子 (disorder-specific factor)：高激發反應 (physical arousal reaction) 與缺乏正向情感 (anhedonia)，其中，在 300 毫秒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與一般負向情感、焦慮、及憂鬱皆有顯著相關，迴歸分析發

現，一般負向情感是預測呈現 300 毫秒威脅刺激之注意力偏誤的最主要預測變項，而焦慮與憂鬱的特定因子則跟呈現 1000 毫秒負向刺激之注意力偏誤較有顯著相關。顯示，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主要與一般負向情感此焦慮與憂鬱的共同因子有相關，而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的注意力偏誤，則跟焦慮與憂鬱等負向情緒的特定因子較有關。

綜上，跨時間歷程的認知偏誤與短期情緒變化有特定關聯性，跟焦慮憂鬱也有特定關聯性。本研究假設，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對負向訊息的警覺性偏誤與負向情感有正相關，與正向情感有負相關，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對負向訊息的警覺性偏誤與短期負向情緒變化、憂鬱焦慮有正相關，對正向訊息的警覺性偏誤與短期負向情緒變化、憂鬱焦慮有負相關，而對負向訊息的逃避性偏誤與短期負向情緒變化、憂鬱焦慮有負相關，對正向訊息的逃避性偏誤則與短期負向情緒變化、憂鬱焦慮有正相關。

肆、 注意力偏誤與心理適應在不同依戀組別中的關聯性

依據 Mikulincer 與 Shaver (2007) 的文獻回顧整理，心理適應在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中具有差異性，安全依戀個體因為擁有可預測且敏感的依戀他人，有較好的堅韌性，較容易從挫折中恢復、以及較長時間經歷到正向情感，因此，有較佳的心理適應性。而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與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因為擁有不可預測且不敏感的依戀他人，較不具堅韌性與資源去因應困境，有較不良的心理適應，包括容易發展出焦慮性疾患、憂鬱性疾患、強迫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自殺意念與企圖等。此外，焦慮依戀特性與依賴性人格、戲劇性人格、及邊緣性人格較有關，而逃避依戀特性與類精神分裂性人格、逃避性人格較有關，再者，逃避依戀特性與一般苦惱情緒無關，但在經歷重大壓力事件之後，逃避依戀特性則會與一般苦惱情緒、長期心理適應不良有顯著相關。顯示，不同依戀特性與心理適應具有不同關連性。那麼不同依戀組別，因著不同依戀特性，是否也有心理適應上的差異？



Birnbaum 等人 (1997) 發現在 120 對處於離婚官司的伴侶中，矛盾依戀個體與疏離依戀個體的悲傷苦惱度比安全依戀個體高。Lapsley 與 Edgerton (2002) 在大學生樣本中，檢驗依戀特性與大學生活適應程度的相關，發現安全依戀特性與大學生活適應程度有正相關，矛盾依戀特性與懼怕依戀特性都跟大學生活適應程度有負相關，只有疏離依戀特性與大學生活適應程度無相關。Polek、van Oudenhaven、及 Ten Berge (2008) 在荷蘭的東歐移民也有類似的發現，他們探討荷蘭的東歐移民的依戀類別與心理適應、社會支持程度的相關，發現安全依戀特性與心理適應、社會支持程度都有顯著正相關，而矛盾依戀特性與心理適應有負相關，懼怕依戀特性同樣跟心理適應有負相關，但疏離依戀特性與社會支持程度僅有微弱相關。李同歸等人 (2008) 針對 676 名中國大學生進行依戀類型與心理健康的探討，發現在身心症狀自評量表分數上，懼怕依戀個體與矛盾依戀個體的分數顯著高於安全依戀個體與疏離依戀個體。綜上可知，不同依戀組別在心理適應上的確存在組間差異，安全依戀個體具有最好的心理適應性，與負向情感、焦慮、憂鬱有負相關。矛盾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具有不佳的心理適應性，與負向情感、焦慮、憂鬱有正相關。疏離型個體的心理適應性落在上面兩者中間，同樣與負向情感、焦慮、憂鬱有正相關，但與上述不良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較低。

已知認知偏誤與心理適應具有關聯性，甚至是預測心理適應發展的重要因子。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推測，不同依戀組別在心理適應上的差異，可能是來自於其跨時間歷程認知偏誤差異的貢獻。本研究進一步假設，安全依戀個體具有最好的心理適應性，在訊息處理歷程早期階段，對負向訊息出現低度警覺性偏誤，此低度負向偏誤會跟負向情感有負相關，與正向情感有正相關，到了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安全依戀個體會對正向訊息出現低警覺反應，此警覺反應會與正向情緒變化有正相關，安全依戀個體也會對負向訊息出現逃避反應，此逃避反應與負向情緒變化有負相關、以及與憂鬱焦慮有負相關。此外，疏離依戀個體、矛盾依戀個體、及懼怕依戀個體具有不佳的心理適應性，在訊息處理歷程早期階段，皆對負向訊息出現警覺性偏誤，此負向偏誤與負向情感有正相關，與正向情感有負相關，到

了訊息處理後期階段，矛盾依戀個體對正向與負向訊息持續有警覺反應，其中，對負向訊息的警覺反應，與負向情緒變化有正相關、以及與憂鬱焦慮有正相關；對正向訊息的警覺反應，與正向情緒變化有正相關。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到了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則對正向與負向訊息出現逃避反應，其中，對負向訊息的逃避反應，與負向情緒變化有負相關、以及與憂鬱焦慮有負相關；對正向訊息的逃避反應，與正向情緒變化有負相關。

第四節 依戀研究方法的改善

雖然依戀相關研究眾多，但在依戀特性的測量、依戀對象的選取、及依戀相關刺激的選取上卻存在很大的歧異。本研究將回顧相關研究，企圖從中選取最適合的依戀研究方法。

壹、依戀特性的測量

一、自陳式量表

Banse (2003) 整理出常見的依戀特性測量方法，自陳式量表是最主要的測量工具，包括奠基在類別概念與向度概念的測量工具。類別概念取向的測量工具，主要用來評量單一依戀型態，通常是請研究參與者針對描述不同依戀型態的句子，挑選出最符合其一般性戀愛經驗的描述句。但建構於類別概念的測量工具，假設同一類別內的個別差異是不重要或不存在的，而且，奠基於全有或全無的單一依戀型態容易流失重要訊息，因為單一描述句包含多個向度，如安全型的描述句包含高親近與高依靠兩向度，即使研究參與者的感受未完全符合整個句子的描述，仍必須勾選，卻又無法完整反映個體的依戀特徵；另外，個體可能符合一個以上的依戀型態，或者勾選同樣依戀型態的個體會有不同的依戀特性表現(Mikulincer & Shaver, 2007)。Scharfe 與 Bartholomew (1994)、以及 Fraley 與 Waller (1998) 皆指出，相較於類別概念，建構於向度概念的測量工具是較佳的評估方式。一是

可敏感地捕抓到不同依戀型態背後的核心信念，更能精確地反映出個體的依戀特性 (Collins & Read, 1990)。二是即便不同個體的依戀特性存在個別差異，但在跨個體間仍存在最基本的依戀結構，而向度剛好可以表徵這個最基本的依戀結構 (Fraley & Shaver, 2000)。

有鑑於上述類別概念測量工具的限制性，學者開始轉而用向度概念來建構成人依戀測量工具，包括測量兩個向度：安全相對逃避、焦慮 (Levy & Davis, 1988; Simpson, 1990; Simpson et al., 1992)，或三個向度：親近、依靠、及焦慮 (Collins & Read, 1990)。Brennan 等人 (1998) 則透過因素分析找到焦慮與逃避兩個向度。Sanford (1997) 針對同一個測量工具同時檢驗兩向度與三向度模式，發現兩向度模式雖是最適因素結構，但三因素模式僅略差於兩向度模式，顯示，採用兩向度或三向度概念發展出的自陳式工具皆有其實用性。而在建構於向度概念的自陳式工具中，Ravitz、Maunder、Hunter、Sthankiya、及 Lancee (2010) 發現有 7 個工具是具有較好的心理計量特性，其中，Collins 與 Read (1990) 的成人依戀量表 (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以及 Collins (1996) 為提高 AAS 信度重新編修的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 (Revised Adult Attachment Scale, RAAS) 可同時測量到兩向度與三向度，因此本研究將採用此量表來進行中文化編修，作為測量依戀特性的自陳式量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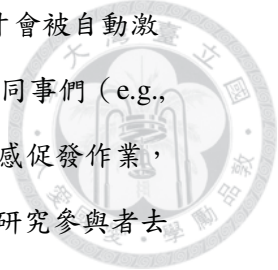
黃玉蓮與陳淑惠 (2011) 將 RAAS 進行中文化翻譯，編修為中文版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 (Revised Adult Attachment Scale, Chinese Version, RAAS-C)，並在兩個獨立樣本 ($n_s = 177, 240$) 分別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檢驗。結果發現，RAAS-C 具有穩定且與文獻一致的因素結構，可得到焦慮依戀特性與逃避依戀特性兩個因素結構。其次，RAAS-C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與時間的穩定性，焦慮依戀因素、逃避依戀因素、及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 .85、.79、.84，間隔兩週的再測信度分別為 .85、.79、.85。此外，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分別跟自尊、憂鬱、及焦慮有顯著相關，其中，焦慮依戀可顯著預測兩週後的憂鬱與焦慮分數，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兩個因素也分別跟中

文版人際關係問卷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Chinese Version, RQ; 謝玲玉、柯慧貞, 2000) 的兩種依戀向度與四種依戀型態有顯著相關, 具有良好的同時性效標關聯效度。綜上結果顯示, RAAS-C 是一個適用於台灣樣本之測量成人依戀特性的自陳式量表。

雖然自陳式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計量, 卻有以下限制: 一是無法評估或僅銜鑑到低程度於自動化層面運作之依戀相關策略的運作歷程 (Shaver & Mikulincer, 2002)。這可能是受到自動化層面運作的防衛機制影響, 因為非安全依戀個體面對可能讓其感到痛苦的訊息, 會藉由排除的防衛性策略來保護自己進一步處理之, 而此防衛性策略是無法在意識層面覺察到的 (Dykas & Cassidy, 2011)。二是自陳式工具容易受到社會期許、要求特徵等因素的影響, 讓個體無法如實報告其真實態度, 例如, 當個體對於依戀他人可能的拋棄感到焦慮時, 會因為害怕他人的負向評價, 而自陳報告沒有焦慮感 (Dewitte & De Houwer, 2011)。面對上述限制性, 開始有研究者嘗試使用像是促發作業的實驗室方法, 在去除防衛性策略的狀況下, 來測量個體於自動化層面運作之依戀相關策略的運作歷程。

二、 促發作業

Fazio、Sanbonmatsu、Powell、及 Kardes (1986) 認為人類的態度或內在表徵, 可不經由意識處理而受到情緒性相似訊息的自動化激發, 當內在表徵受到激發後, 就會影響後續的情緒、認知、及行為, 故發展出促發派典 (priming paradigm)。促發的效果是立基於在認知表徵的網絡中, 當激發其中一個成份時, 此激發效果會沿著網絡自動化蔓延到其他相連結的成份, 使其他成份也受到激發而容易提取出來, 此蔓延作用是相當快速、不費力、無法控制的, 且相較不相連結的成份, 相連結的成份激發速度來的更快。而內在運作模式作為一種認知基模, 與基模相關聯的記憶、目標、及情感 (Baldwin, 1992), 以及與依戀相關的記憶、信念、目標、及計畫策略 (Collin & Read, 1994), 都相連結在一起形成認知網絡。因此, 也可將促發派典運用在依戀研究中。



Bowlby (1982) 強調當個體暴露在威脅情境下，其依戀系統才會被自動激發，並提高認知網路中依戀相關節點的可接觸性。Mikulincer 與其同事們 (e.g., Mikulincer et al., 2001; Mikulincer, Gillath, & Shaver, 2002) 採用安全感促發作業，在閾下呈現與安全感相關的字詞 (如，愛、親近感、支持)、引導研究參與者去想像安全感腳本、視覺化想像依戀他人的臉部表情，發現的確可提高研究參與者對與安全感相關認知表徵的可接觸性。Mikulincer 等人也採用威脅感促發作業，在閾下呈現威脅字詞 (如，失敗、分離、死亡) 以激發依戀系統，發現相對熟悉或陌生人的名字，研究參與者在字彙辨識作業 (lexical decision task) 中較快辨識出依戀他人的名字，或者在叫色作業中對依戀他人的名字的反應時間較慢，以及相較與親近感無關的正/中/負向字詞，研究參與者在字彙辨識作業中較快辨識出與親近感相關字詞。其中，在操弄威脅促發效果後，安全依戀個體對分離與拒絕訊息的可接觸性變低，而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對依戀主題或威脅主題訊息的可接觸性提高，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卻得到不一致的結果，對相同訊息的可接觸性出現增加與降低的兩種傾向，若進一步給予認知要求作業，依戀相關憂慮的可接觸性會提高。綜上結果顯示，透過促發作業可讓個體在意識無法覺察的狀況下去激發依戀系統，並自動化提高個體內在依戀相關認知表徵的可接觸性，並以尋求親近感傾向作為促發效果指標，例如，較快辨識出依戀他人的名字或者較快辨識出與親近感相關字詞。

除了透過促發威脅刺激可激發依戀系統，促發情感刺激亦可達到相同效果，因為在認知網路中，依戀相關認知表徵是與情感有強烈連結的 (affect-laden)，隨著情感成份的激發，整個認知表徵也會被自動激發，並透過認知網路蔓延到其他相近的認知節點 (Collin & Read, 1994)。Murphy 與 Zajonc (1993) 發展出情感促發作業 (affect priming task)，作為測量自動化情緒反應的工具，典型情感促發的流程為先呈現促發刺激，再呈現目標刺激，請研究參與者針對目標刺激進行情緒價性 (正向或負向) 的評量。當促發刺激與目標刺激的價性一致會產生促發效果，加快對目標刺激判斷的反應時間，反之，當促發刺激與目標刺激的價性不

一致不會產生促發效果，對目標刺激判斷的反應時間較慢。Murphy 與 Zajonc 在闕下先呈現快樂與生氣的臉部表情照片(促發刺激),後呈現中性字(目標刺激),讓研究參與者評估對中性字的喜愛度,發現相較生氣臉孔,呈現快樂臉孔時,研究參與者對中性字評估的喜愛度較高。他們解釋,當呈現的促發刺激與目標刺激的情緒價性是一致時,就會促進個體對目標刺激的反應,即為情緒促發效果(affective priming effect);相反地,若促發刺激與目標刺激的情緒價性是不一致時,則不會對目標刺激產生促進效果。

Joormann (2004) 進一步結合情感促發作業與負向促發作業成為負向情感促發作業(NAP),用來測量於自動化層面運作之注意力抑制功能。在此作業中,個體需要忽略分心物,同時辨識目標物的正負向情緒價性,而自動化測量指標就是對目標物的辨識反應時間。此作業分成實驗與控制兩種情境,兩個情境再分成促發(prime)與偵測(probe)兩種嘗試,在實驗情境中,促發嘗試的分心物與偵測嘗試的目標物具有相同價性,因為分心物與目標物具有相關聯,故促發嘗試分心物會減慢對偵測嘗試目標物的辨識時間;在控制情境中,兩者則無相關聯,故促發嘗試分心物不影響對偵測嘗試目標物的辨識時間。抑制功能的分數等於實驗情境的反應時間減掉控制情境的反應時間,分數若為正,表示個體對促發嘗試分心物有較強的抑制效果,分數若為負,表示對促發嘗試分心物有較弱的抑制效果。其中,因為促發嘗試分心物對偵測嘗試目標物的抑制作用是快速且無法控制的,故可作為自動化層面抑制功能測量之用。

透過負向情感促發作業,Dewitte (2011) 探討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對於情緒性訊息的自動化注意力抑制歷程,比較生氣臉孔、悲傷臉孔、及高興臉孔,發現具有逃避依戀特性個體僅會抑制對負向臉孔的認知處理,也發現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有抑制正向臉孔的困難。Dewitte 與 De Houwer (2011) 同樣採用負向情感促發作業,探討不同情緒依戀特性對於抑制依戀他人相關訊息的影響,發現促發安全依戀特性後,相較促發非安全依戀特性,研究參與者對負向特質有較強的抑制反應,相反地,在自陳式的評估上,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對依戀他人

的負面評估分數較高，顯示，具有焦慮依戀特性或逃避依戀特性個體較不易抑制負向特質。

綜上，為了更全面性地評估到依戀內涵，除了使用自陳式量表來測量在意識可覺察層面運作的依戀特性之外，考量意識層面容易受到防衛機制影響，而無法測量到於自動化層面運作之依戀相關策略的運作歷程，加上考量依戀系統必須暴露在威脅情境下才會被激發，本研究將採用威脅促發作業作為測量在自動化層面運作之情緒調節歷程的測量工具，並以尋求親近感傾向作為促發效果指標。本研究假設，當個體暴露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個體會先注意到與威脅有關的負向臉孔，再注意到與親近有關的正向臉孔，作為因應威脅刺激的尋求親近感反應。

關於促發刺激的選擇，除了常見的語文刺激，Spruyt、Hermans、De Houwer、及 Eelen（2002）發現採用圖片刺激也會有顯著的情緒促發效果，Banse（2003）表示，Murphy 與 Zajonc 採用快樂與生氣之臉部表情照片的促發效果是 Banse（1999）採用依戀他人的名字與臉部表情所得促發效果的 20 倍，顯示，圖片刺激有較佳的促發效果。Li 與 Kato（2010）採用安全依戀相關圖片與正向情感圖片進行情感促發作業，發現在華人研究參與者身上可促發出安全感相關依戀基模，產生正向評估，顯示，呈現正向臉部表情照片的效果與呈現依戀相關圖片的效果一樣。綜上，採用臉部表情照片作為依戀相關之情感促發刺激是適當的，而本研究為達到最大的促發效果，將同時使用文字刺激與臉部表情照片作為促發刺激。

貳、依戀組別的選取

過去依戀研究中，研究參與者的選取多依據類別概念的依戀測量工具，但此類工具的限制是個體無法完全歸類到單一類別上，個體在不同類別上都有部分的符合程度，使用單一依戀型態的評估方式會流失個別差異的重要訊息。是故，在依戀特性的測量上，本研究將採用向度概念的依戀測量工具，透過向度評估來更完整捕抓個體的依戀特性。此外，在四個類別中，疏離型與懼怕型皆屬於逃避依戀類型，分別對應兩種對親密關係的逃避模式，一是疏離模式，否認對親密關係

有需求，透過依靠自己，來減低對親密關係的需求，二是懼怕模式，雖對親密關係有需求，卻認為自己不值得他人關愛，因害怕而逃避親密關係（Bartholomew, 1990）。過去研究若只依據三種類別概念的測量工具來選取研究參與者，可能未把這兩類皆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個體區分開來進行檢驗，進而在訊息處理歷程偏誤的研究上得到不一致的結果，是故，本研究將分開疏離型與懼怕型來檢驗其認知偏誤表現是否有差異。

本研究將依據連續依戀向度分數進行依戀型態的分組，先測量個體在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兩個向度上的分數後，再使用兩個向度的平均數作為切分點，分出高低焦慮依戀特性組與高低逃避依戀特性組，組合出安全依戀個體、矛盾依戀個體、疏離依戀個體、及懼怕依戀個體四組研究參與者。

參、依戀相關刺激的選取

在依戀認知表徵網絡系統中，依戀作為一種認知-情感結構之動態內在運作模式，情緒性訊息是重要的溝通訊息之一，其中，臉部表情是用來表徵他人情緒狀態的重要訊息之一（Ekman & Oster, 1979），具有一定的關係關聯性（relationship relevant），可傳達與依戀他人是否可獲得相關的訊息，故會激發依戀系統

（Niedenthal et al., 2002）。此外，透過嬰兒時期臉對臉的互動情境，有助於正向內在運作模式的建立與適當情緒調節的發展，並可引起自我關聯（如，他正在看我）與自我相對他人（如，他是否會喜愛我）的自動化歷程（Bistricky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將採用臉部表情作為情緒性訊息的刺激，並聚焦探討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是否在臉部表情訊息的訊息處理歷程有不同的表現。

肆、小結

綜上，本研究企圖改善三個部分，以重新檢驗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是否在訊息處理歷程有跨時間歷程的偏誤。首先，在測量工具上，會同時採用自陳式量表與威脅促發作業來分別測量依戀特性與自動化層面運作之依戀相關的情緒調

節歷程。在研究參與者的選取上，先測量研究參與者在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兩個向度上的分數後，再進行分組，挑選出較乾淨與單純的依戀組別。最後，在依戀相關刺激的選取上，同時使用文字刺激與臉部表情照片作為促發刺激，並採用臉部表情作為本研究的情緒性目標刺激。



第五節 研究目的、架構與假設

壹、研究目的

依戀除了是個體與依戀他人的重要情感連結，也是協助個體去因應威脅的重要情緒調節系統。Bowlby認為當個體暴露在威脅情境下，依戀系統會被激發，進而影響個體對情緒性訊息的訊息處理歷程，形成特定認知偏誤。因此，在依戀特性的測量上，除了採用自陳式作業來測量個體在意識層面的依戀特性之外，同時也會採用威脅促發作業來測量個體的依戀系統被激發後，於自動化層面運作的情緒調節歷程，並以尋求親近感反應作為促發效果的此標，探討個體在威脅促發情境是否有先注意威脅相關的負向臉孔，再注意與親近相關的正向臉孔之特定注意力偏誤的促發效果。

其次，在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上，因採用不同的情緒調節策略，會有注意力偏誤表現的差異。安全依戀個體採用安全依戀策略，對正負向訊息採取開放性態度，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個體採取過度激發策略，會特別警覺正負向訊息，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則採取去激發策略之防衛性策略，警覺到正負向訊息後，會排除此訊息。其中，此訊息處理歷程的注意力偏誤存在跨時間歷程的差異，所有個體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皆呈現警覺性負向偏誤，而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具有不同依戀個性的個體會有不同的認知偏誤表現，本研究將採取跨時間歷程作業進一步檢視此現象。最後，上述跨時間歷程的注意力偏誤差異與心理適應指標是否具有不同關聯性？正向偏誤可能有助於正向情緒的提升與負向情緒的下降，相反地，負向偏誤可能會導致正向情緒的下降

與負向情緒的提升，本研究也將進一步探討之。

綜上，歸結本研究目的如下：（一）檢驗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個體對正負向情緒性臉孔的注意力偏誤是否有跨時間歷程的差異。（二）檢驗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是否在跨時間歷程的注意力偏誤有組間差異。（三）探討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之跨時間歷程的注意力偏誤與心理適應是否具有不同關聯性。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整體架構如圖 2-3 所示，個體的依戀系統在威脅促發情境才會被激發（圖 2-3 之 a），激發之後，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會有不同的注意力偏誤表現（圖 2-3 之 b），並因著不同注意力偏誤表現，而有不同心理適應性（圖 2-3 之 c）。

參、研究假設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本研究假設如下：

H1：相較中性促發情境，威脅促發情境會激發個體的依戀系統與相關促發表現。

H 1-1：當個體暴露在中性促發情境下，不會有跨時間歷程的注意力偏誤差異。

H 1-2：當個體暴露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個體會先對負向臉孔有注意力偏誤表現，再對正向臉孔有注意力偏誤表現。

H2：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在跨時間歷程上會有注意力偏誤表現差異。

H2-1：在威脅促發情境下，所有依戀組別對呈現 100 毫秒的負向臉孔皆有注意力警覺反應。

H2-2：在威脅促發情境下，不同依戀特性個體對呈現 200 毫秒的負向臉孔有不同程度的注意力偏誤表現。安全依戀個體對正向臉孔出現警覺反應，矛盾依戀個體對正負向臉孔保持警覺反應，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則對正負向臉孔出現逃避反應。

H2-3：在威脅促發情境下，不同依戀特性個體對呈現 2000 毫秒的威脅刺激有不同程度的注意力偏誤表現。安全依戀個體沒有偏誤反應，矛盾依戀個體對正負向臉孔保持警覺反應，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則對正負向臉孔保持逃避反應。

H3：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中，其各自在跨時間歷程上的注意力偏誤表現與心理適應指標具有不同關聯性。

H3-1：安全依戀個體中，訊息處理歷程早期（刺激呈現 100 毫秒）對負向臉孔的低警覺反應，與負向情感分數有負相關，與正向情感分數有正相關。訊息處理歷程後期（刺激呈現 200 毫秒與 2000 毫秒）對正向臉孔的警覺反應，與正向情緒變化有正相關，對負向臉孔的逃避反應，與負向情緒變化有負相關、以及與憂鬱焦慮有負相關。

H3-2：矛盾依戀個體中，訊息處理歷程早期（刺激呈現 100 毫秒）對負向臉孔的警覺反應，與負向情感分數有正相關，與正向情感分數有負相關。訊息處理歷程後期（刺激呈現 200 毫秒與 2000 毫秒）對負向臉孔的警覺反應，與負向情緒變化有正相關、以及與憂鬱焦慮有正相關，對正向臉孔的警覺反應，與正向情緒變化有正相關。

H3-3：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中，訊息處理歷程早期（刺激呈現 100 毫秒）對負向臉孔的警覺反應，與負向情感分數有正相關，與正向情感分數有負相關。訊息處理歷程後期（刺激呈現 200 毫秒與 2000 毫秒）對負向臉孔的逃避反應，與負向情緒變化有負相關、以及與憂鬱焦慮有負相關，對正向臉孔的逃避反應，與正向情緒變化有負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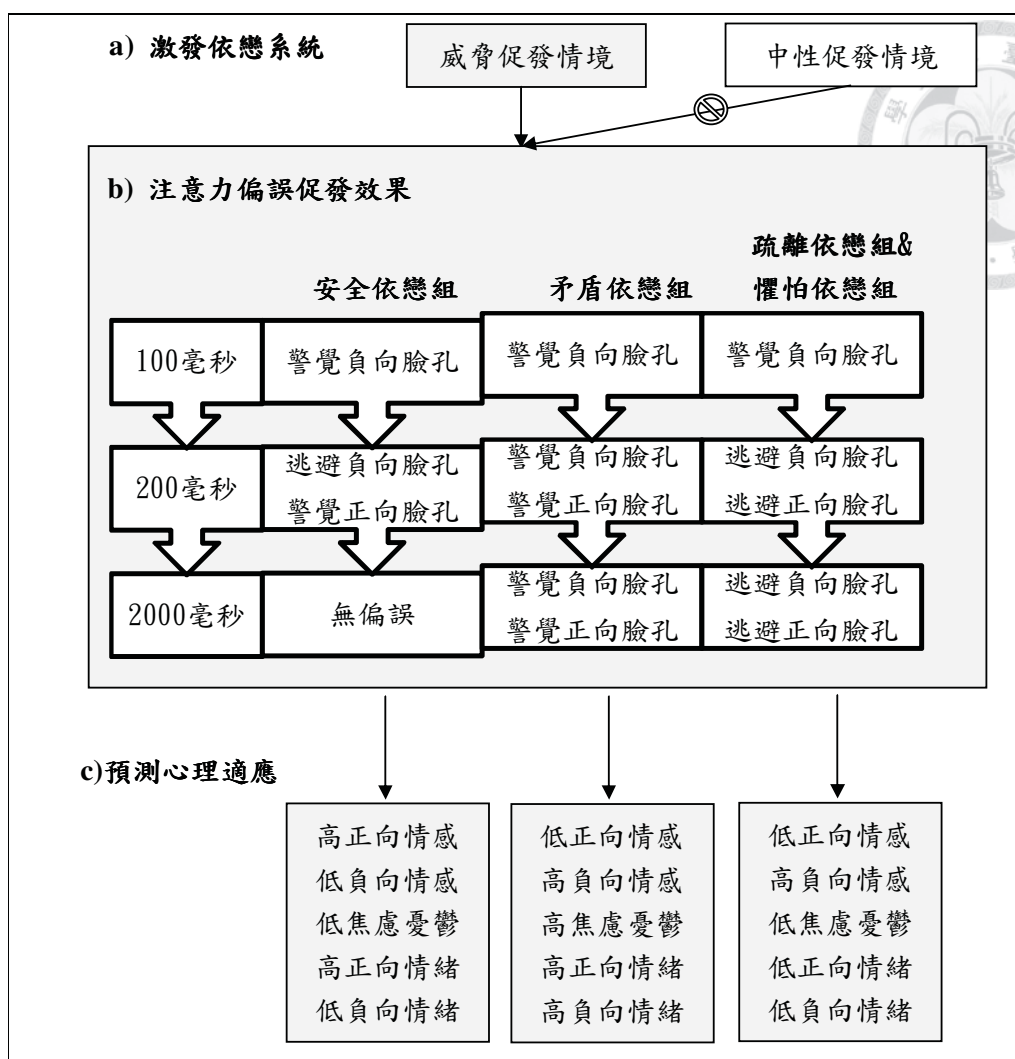


圖 2-3：研究架構。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主要來自於網路廣告招募而來的志願者，以及少部分來自於台灣大學心理系學課程公告招募而來的大學部學生，共計 290 位，包含 192 位(66.21%)女性和 98 位(33.79%)男性，年齡介於 20 到 42 歲(平均數 = 24.22，標準差 = 4.17)。這些參與者皆符合以下兩個條件：1) 20 歲以上至 60 歲以下的成人、2) 意識清楚可進行口語溝通者。同時，排除以下三個狀況：1) 以前或目前有中重度頭部創傷者或器質性腦病變者、2) 目前有藥物濫用者、3) 以前或目前有精神病症狀者。

所有研究參與者的詳細基本人口變項如下，教育程度部分，210 位(72.41%)是大學學歷，77 位(26.55%)是研究所以上學歷，3 位(1.04%)是專科學歷。工作部分，187 位(64.48%)是學生，17 位(5.86%)從事商業工作，14 位(4.83%)從事文教工作，3 位(1.04%)從事工業工作，3 位(1.04%)從事醫療工作，1 位(0.34%)從事農業工作，1 位(0.34%)是軍人，31 位(10.69%)是其他(如自由業或待役中)，33 位(11.38%)無工作。感情狀況，183 位(63.10%)是單身者，107 位(36.90%)是正處於關係中的非單身者(3 位已婚，104 位交往中)。

為了後續檢驗不同依戀組別在注意力表現是否有組間差異，本研究將所有研究參與者依據他們在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的平均數分成四組，分別是：96 位(33.10%)安全依戀組(低焦慮依戀與低逃避依戀)、46 位(15.86%)矛盾依戀組(高焦慮依戀與低逃避依戀)、49 位(16.90%)疏離依戀組(低焦慮依戀與高逃避依戀)、以及 99 位(34.14%)懼怕依戀組(高焦慮依戀與高逃避依戀)。

表 3-1 呈現各組在兩個依戀特性分數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四組在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皆有顯著的組間差異($F(3, 286) = 282.70, F(3, 286) = 201.11, ps < .001$)，兩個組間差異檢定的效果量分別都具有中度效果($\eta^2 =$

0.75, $\eta^2 = 0.68$)。因為各組人數不同，所以採用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在焦慮依戀分數上，高焦慮依戀特性組（懼怕依戀組和矛盾依戀組）的分數大於低焦慮依戀特性組（疏離依戀組和安全依戀組）的分數，其中，懼怕依戀組顯著大於矛盾依戀組、疏離依戀組、及安全依戀組，矛盾依戀組顯著大於疏離依戀組和安全依戀組，疏離依戀組也顯著大於安全依戀組。在逃避依戀分數上，高逃避依戀特性組（懼怕依戀組和疏離依戀組）的分數顯著大於低逃避依戀特性組（矛盾依戀組和安全依戀組）的分數，其中，懼怕依戀組和疏離依戀組、以及矛盾依戀組和安全依戀組沒有顯著差異。此四組在依戀特性的差異與過去研究假設一致，顯示，此分組具有適宜性，可適用於後續的組間分析。

表 3-2 呈現各組在基本人口變項的人數與百分比，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卡方檢定顯示，四組在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工作狀況皆無顯著的組間差異。但在感情狀態變項上有顯著的組間差異($\chi^2(1) = 22.81, p < .001$)，除了安全依戀組，每一組皆為單身者多於非單身者，故後續的組間分析將把感情狀態納為共變項，以排除可能影響。

表 3-1

四組依戀組別在依戀特性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安全依戀組 (<i>n</i> = 96)		矛盾依戀組 (<i>n</i> = 46)		疏離依戀組 (<i>n</i> = 49)		懼怕依戀組 (<i>n</i> = 99)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焦慮依戀	2.03	0.46	3.46	0.38	2.31	0.40	3.72	0.48
逃避依戀	2.27	0.42	2.44	0.31	3.48	0.39	3.66	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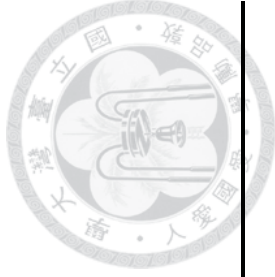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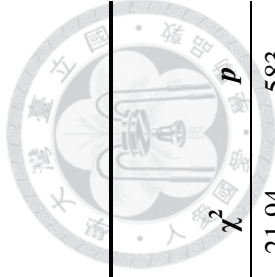


表 3-2

四組依戀組別在基本人口變項的組間差異檢定

	安全依戀組 (n = 96)			矛盾依戀組 (n = 46)			疏離依戀組 (n = 49)			懼怕依戀組 (n = 99)			F	p
	平均數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百分比		
年齡	24.10	3.76		23.61	3.75		23.61	3.93		24.92	4.77		1.64	.181
性別													χ^2	p
男	35	36.46%		17	36.96%		12	24.49%		34	34.34%		2.42	.490
女	61	63.54%		29	63.04%		37	75.51%		65	65.66%		6.42	.378
教育程度														
專科	0	0%		0	0%		1	2.05%		2	2.02%			
大學	71	73.96%		37	80.43%		37	75.50%		65	65.66%			
研究所以上	25	26.04%		9	19.57%		11	22.45%		32	32.32%			
感情狀況													22.81	< .001
單身	45	46.87%		28	60.87%		31	63.27%		79	79.80%			
非單身	51	53.13%		18	39.13%		18	36.73%		20	20.20%			

(接續下一頁)



工作狀況	安全依戀組 (n = 96)		矛盾依戀組 (n = 46)		疏離依戀組 (n = 49)		懼怕依戀組 (n = 99)		χ^2	p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工	2	2.08%	0	0%	0	0%	1	1.01%	21.94	.583
商	6	6.25%	3	6.52%	1	2.04%	7	7.07%		
教	8	8.33%	1	2.17%	2	4.08%	3	3.03%		
農	0	0%	0	0%	1	2.04%	0	0%		
軍	0	0%	0	0%	0	0%	1	1.01%		
醫療	1	1.04%	0	0%	0	0%	2	2.02%		
學生	60	62.50%	33	71.75%	31	63.27%	63	63.64%		
其他	10	10.42%	6	13.04%	4	8.16%	11	11.11%		
無工作	9	9.38%	3	6.52%	10	20.41%	11	11.11%		

第二節 研究工具



壹、自陳式工具

一、中文版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 (Revised Adult Attachment Scale, Chinese Version, RAAS-C)

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 (RAAS; Collins, 1996) 是一份 18 題的自陳式量表，用來評估成人依戀傾向。此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量尺，針對每一個描述句評估符合程度，1 代表「非常不符合我」，5 代表「非常符合我」，總分介於 18 到 90 分。此量表共有三個分量表，分別為親近、依靠、及焦慮，親近分量表用來評估個體對於親密或靠近的舒適或自在程度，依靠分量表用來評估個體在有需要時自覺是否可以依靠或相信他人的程度，焦慮分量表用來評估個體擔心被拒絕或不被喜愛的程度。親近與依靠分量表又可合併成逃避分量表，用來評估個體對於親近或依靠他人的逃避程度 (Collins & Feeney, 2004)。RAAS 具有良好的信度，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親近分量表 .77、依靠分量表 .78、及焦慮分量表 .85。親近分量表與依靠分量表的相關為 .53，親近分量表與焦慮分量表的相關為 -.34，依靠分量表與焦慮分量表的相關為 -.46。三個分量表沒有性別差異。中文版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 (RAAS-C) 同樣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與時間的穩定性，焦慮依戀因素、逃避依戀因素、及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 .85、.79、.84，間隔兩週的再測信度分別為 .85、.79、.85 (黃玉蓮、陳淑惠，2011)。此量表在本研究樣本中也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焦慮依戀因素、逃避依戀因素、及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 .88、.80、.88。

二、 中文版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Second Edition, BDI-II)


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 (BDI-II; Beck, Steer, & Brown, 1996) 是一份 21 題的自陳式量表，用來評估過去兩週的憂鬱症狀嚴重度，採用李克特四點量尺 (0-3)，總分介於 0 到 63 分。原版 BDI-II 具有良好信效度 (Beck et al., 1996)，中文版 BDI-II (陳心怡, 2000) 在台灣樣本同樣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信度方面，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4，折半信度為 .91；效度方面，因素分析結果得到認知-情感向度與身體向度兩個因素；利用 ROC 曲線進行有無憂鬱症診斷之比較，結果敏感度為 80.4%，特異度為 62.8%，正確分類度為 72.8% (盧孟良、車先蕙、張尚文、沈武典, 2002)。此量表在本研究樣本中也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8。

三、 中文版貝克焦慮量表 (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

貝克焦慮量表 (BAI; Beck & Steer, 1990) 是一份 21 題的自陳式量表，用來評估過去一週的焦慮症狀嚴重度，採用李克特四點量尺 (0-3)，總分介於 0 到 63 分。原版 BAI 具有良好信效度 (Beck & Steer, 1990)，中文版 BAI (林一真, 2000) 在台灣樣本上同樣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信度方面，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5，折半信度為 .91；效度方面，因素分析結果與原始建構的因素相似，且與漢氏焦慮量表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具有高相關 .72；另外，敏感度為 .76，特異度為 .81 (車先蕙、盧孟良、陳錫中、張尚文、李宇宙, 2006)。此量表在本研究樣本中也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8。

四、 中文版正負向情感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正負向情感量表 (PANAS;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 是一份 20 題的自陳式量表，用來評估個體的正向情感 (positive affect, PA) 與負向情感 (negative



affect, NA) 的感受程度，前者反映個體感覺投入、活躍、及警醒的感受程度，後者則是反映個體主觀感覺苦惱與不愉快的感受程度。此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量尺，1 代表「非常輕微甚至沒有」，5 代表「非常強烈」，總分介於 20 到 100 分。PANAS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PA 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從 .86 到 .90，NA 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從 .84 到 .87，且具有兩個月的時間穩定度(Watson, et al., 1988)。中文版 PANAS 在台灣樣本同樣具有良好信效度，信度方面，整體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 .88、PA 分量表為 .81、及 NA 分量表為 .90，效度方面，因素分析得到兩個獨立的因素，且這兩個因素可解釋 51.41%變異量(鄧閔鴻、張素凰，2006；陳新豐，2007)。此量表在本研究樣本中也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PA 分量表、NA 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 .85、.86。

貳、情緒性刺激材料

一、語文情緒刺激

本研究所採用的語文刺激選自國語辭典中之 434 個中文情緒詞。邀請 101 位研究參與者針對 434 個中文字詞進行多向度評量，包括情緒價性(正向、負向、及中性)、情緒激發度、人際相關度、及人際威脅度。先計算每個情緒詞在正向、負向、及中性三類情緒價性中的同意百分比，從負向與中性兩類中選取高於 80% 同意度的情緒詞，再依據情緒詞在情緒激發度、人際相關度、及人際威脅度三個向度的分數選取研究用情緒詞。在負向詞中選取 4 個在人際相關度與人際威脅度皆高的詞，包括：爭執、衝突、吵架、背叛(人際相關度平均數 = 72.18，標準差 = 4.37；人際威脅度平均數 = 69.74，標準差 = 6.76)，作為威脅情境的促發刺激。在中性詞中選取 4 個在情緒激發度最低的詞，包括：公升、單位、元素、位置(情緒激發度平均數 = 3.13，標準差 = 0.44)，作為中性情境的促發刺激。未被挑選的中性詞，包括：天空、氣球，則作為練習刺激之用。

二、 臉部表情情緒刺激

本研究所採用的臉部表情圖片選自陳淑惠(2012)國科會計畫臉部表情圖片資料庫之 200 張台灣本土臉部表情圖片。邀請 100 位研究參與者針對每張臉部表情圖片進行多向度評量，包括情緒價性(正向、負向、及中性)、情緒激發度、人際威脅度、及人際親近感。先計算每張臉部表情圖片在四個向度的分數來選取研究用刺激。在負向臉部表情圖片中選取 40 張生氣臉部表情圖片作為威脅相關刺激，並選取在人際威脅度向度上分數較高的 4 張作為威脅情境的促發刺激(人際威脅度平均數 = 71.73，標準差 = 2.68)，其餘 36 張則作為注意力作業目標刺激之用(人際威脅度平均數 = 59.86，標準差 = 4.82)。在中性臉部表情圖片中選取 40 張中性臉部表情圖片作為中性刺激，並選取在情緒激發度最低的 4 張作為中性情境的促發刺激(情緒激發度平均數 = 20.84，標準差 = 1.26)，其餘 36 張則作為注意力作業目標刺激之用(情緒激發度平均數 = 25.21，標準差 = 2.79)。在正向臉部表情圖片中選取高興臉部表情圖片作為親近相關刺激，並選取在人際親近感向度上分數較高的 36 張圖片(人際親近感平均數 = 75.39，標準差 = 2.92)作為注意力作業目標刺激之用。最後，未被挑選的情緒臉孔則作為練習刺激之用。

參、 注意力作業

以下兩個注意力作業使用 19 吋的桌上型電腦進行，螢幕解析度皆設定為 1024X768 色素，並以滑鼠與鍵盤作答，程式執行軟體為 E-prime 2.0。

一、 促發式注意力偏誤作業

本研究採用點偵測作業(MacLeod, Mathews, & Tata, 1986)來探討注意力偏誤現象，在同一個視窗上同步呈現情緒性刺激與中性刺激的配對刺激，當配對刺激被移除後，再以偵測物取代，研究參與者需盡快對此偵測物做反應，在一致情境中，偵測物的位置與情緒性刺激的位置一致，在不一致情境中，偵測物的位置

與中性刺激的位置一致。注意力偏誤分數的計算就是把不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減掉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若分數為正，表示對情緒性刺激有偏誤效果，若分數為負，表示對情緒性刺激無偏誤效果。另外，本研究在進行注意力偏誤作業前，會先進行情感促發效果的操弄，呈現促發刺激後，再給予一注意力偏誤作業做為目標作業，並假設當促發刺激為威脅刺激時，會加速個體在目標作業中對威脅刺激之注意力偏誤的產生，反之，當促發刺激為中性刺激時，則會降低個體在目標作業中對威脅刺激之注意力偏誤。

關於情感促發刺激的選取，本研究採用威脅刺激與中性刺激進行情感促發。從情緒詞資料庫選出負向與中性情緒詞各 4 個，搭配從與臉部表情圖片資料庫選出之相同屬性的臉部表情圖片各 4 張，組合成威脅促發刺激與中性促發刺激各 16 個。關於情緒性刺激的選取，則是從臉部表情圖片資料庫選取與促發刺激不重覆的 36 張臉部表情圖片（高興、生氣、及各中性 12 張），再分別與另外新的 12 張中性臉部表情圖片兩兩搭配成 24 個高興-中性配對刺激、24 個生氣-中性配對刺激、及 24 個中性-中性配對刺激。每個配對刺激要重覆出現 3 次，分別以 100、200、2000 毫秒呈現，共有 216 個嘗試，分成 6 個區塊，每個區塊內有 36 個嘗試。再分成 2 種情境，3 個區塊由中性刺激促發，3 個區塊由威脅刺激促發。每種情境下，分別是一半嘗試偵測物的位置與情緒性刺激的位置一致，一半嘗試偵測物的位置與情緒性刺激的位置則是不一致的情境。本研究以左上-右下與左下-右上呈現配對刺激，降低個體偏好上方或左方刺激的視覺模式，因此，四分之一嘗試的偵測物在左上方，四分之一嘗試的偵測物在左下方，四分之一嘗試的偵測物在右上方，四分之一嘗試的偵測物在右下方。上述所有促發情境、區塊、及嘗試皆以電腦隨機呈現。

本作業流程如圖 3-1 所示，先呈現指導語「等一下螢幕正中央會出現十字凝視點「+」，請務必注視「+」。「+」消失後，會出現一個刺激，接著出現兩兩配對的人臉表情一段時間，當人臉消失，則會出現一個黑色圓點，要請您盡快且正確地判斷此黑色圓點的位置。當出現在左上或左下時，請按左鍵；當出

現在右上或右下時，請按右鍵。」接著在電腦螢幕上會出現一凝視點 1000 毫秒，然後以闔下方式呈現促發刺激 20 毫秒，伴隨 100 毫秒的遮蔽刺激，接著出現配對刺激，其出現時間則隨機以 100、200、2000 毫秒出現，消失後出現一個黑色圓點，此時，請研究參與者判斷黑色圓點位置，並強調盡可能快速且正確以按鍵反應，同時記錄正確率與反應時間。當研究參與者作出反應後，就會進入下一個嘗試。為避免研究參與者對接下來的嘗試有準備，故每個嘗試之前的間隔時間隨機以 500、750、1000、1250 毫秒出現。在正式作業開始前，先給予 4 個嘗試練習，確定研究參與者了解作業流程後才進入正式作業。

在本作業中兩個促發情境的開始與結束時，使用視覺類比心情量尺（Visual Analogue Mood Scale, VAMS），測量研究參與者在促發作業前後之高興、悲傷、生氣、及恐懼等情緒狀態的變化。研究參與者根據當下情緒狀態，在 0 到 100 間的量尺上勾選一個數字，量尺的左邊端點為 0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右邊端點為 100 分，代表完全符合，作為情緒反應性的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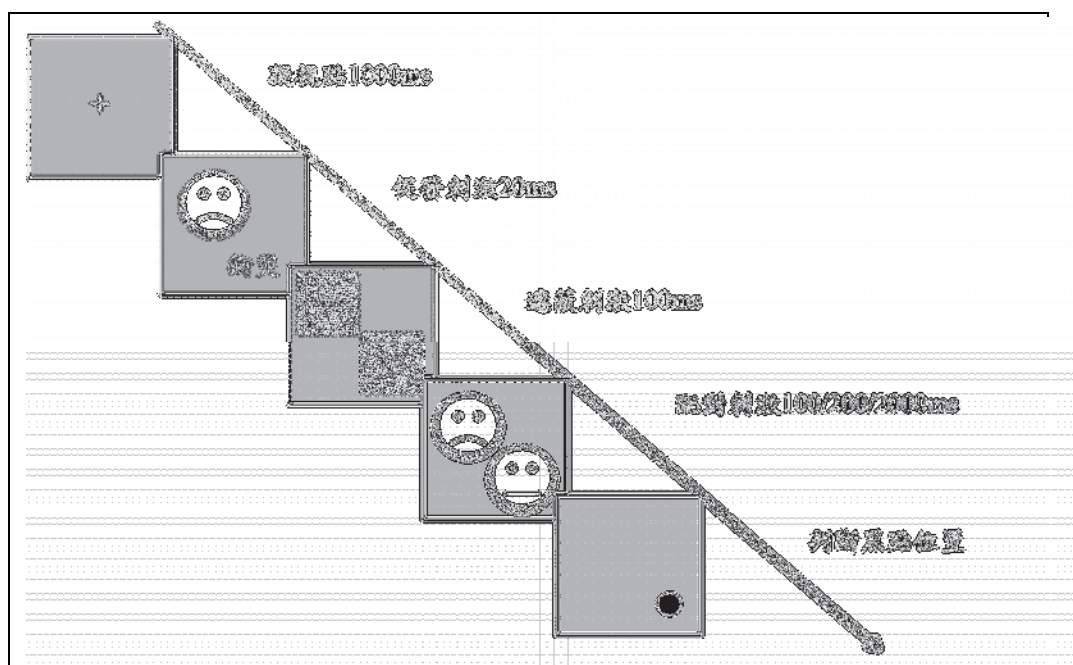


圖 3-1：促發式注意力偏誤作業的作業流程。



二、 注意力抑制作業

本研究採用負向情感促發作業 (Joormann, 2004) 來探討注意力抑制效果，在此作業中，分成實驗情境與控制情境兩種情境，每種情境下共有促發與偵測兩種嘗試，每次嘗試皆為同時呈現目標物與分心物在電腦螢幕上，研究參與者需要在忽略分心物的同時，去辨識目標物的正負價性。在實驗情境中，促發嘗試的分心物與偵測嘗試的目標物有相同價性，在控制情境中，促發嘗試的分心物與偵測嘗試的目標物的情緒價性則沒有相關。當促發嘗試的分心物與偵測嘗試的目標物有相關，就會減慢對偵測嘗試的目標物的辨識時間，產生注意力抑制作用，因此，注意力抑制分數的計算等於實驗情境的反應時間減掉控制情境的反應時間，若分數為正，表示對促發嘗試的分心物有較強的抑制效果，若分數為負，表示對促發嘗試的分心物有較弱的抑制效果。

關於情緒性刺激材料，從臉部表情圖片資料庫選取與前一個注意力偏誤作業不重疊的正向（高興）與負向（生氣）臉部表情各 24 張，以及中性臉部表情 12 張，不同情緒價性的表情兩兩搭配成正正、負負、正負、負正、中正、中負六種搭配刺激，前面 4 種配對作為促發嘗試的促發物，後兩種搭配作為偵測嘗試的目標物，組成四種情境（正正 + 中負、負正 + 中負、負負 + 中正、正負 + 中正），每種情境各有 48 個刺激，共有 192 個嘗試，分成 4 個區塊，每個區塊有 48 個嘗試，其中，一半促發嘗試的分心物與偵測嘗試的目標物有相同情緒價性，一半則是不同情緒價性。上述所有區塊與嘗試皆以電腦隨機呈現。

本作業流程如圖 3-2 所示，先呈現指導語「等一下螢幕正中央會出現十字凝視點「+」1000 毫秒，請務必注視「+」。「+」消失後，會出現兩兩配對的人臉表情一段時間，請忽略灰框人臉（分心物），同時注意黑框人臉（目標物），並請您盡可能快速且正確地判斷此人臉的情緒價性（正向或負向）。當是正向時，請按正鍵；當是負向時，請按負鍵。」接著在電腦螢幕上會出現一凝視點 1000 毫秒，先出現促發嘗試的人臉表情配對，此時，請研究參與者判斷黑框人臉的情

緒價性，強調盡可能快速且正確按鍵反應，同時記錄正確率與反應時間，間隔 1000 毫秒後，再次出現一凝視點 1000 毫秒，進入偵測嘗試的人臉表情配對，再次請研究參與者忽略灰框人臉（分心物），同時判斷黑框人臉（目標物）的情緒價性。當研究參與者作出反應後，就會給予下一個嘗試，每個嘗試之前的間隔時間為 1000 毫秒。在正式作業開始前，先給予 4 個嘗試練習，確定研究參與者了解作業流程後才進入正式作業。

在本作業的開始與結束，使用視覺類比心情量尺（Visual Analogue Mood Scale, VAMS），測量研究參與者在作業前後之高興、悲傷、生氣、及恐懼等情緒狀態的變化。研究參與者根據當下情緒狀態，在 0 到 100 間的量尺上勾選一個數字，量尺的左邊端點為 0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右邊端點為 100 分，代表完全符合，作為情緒反應性的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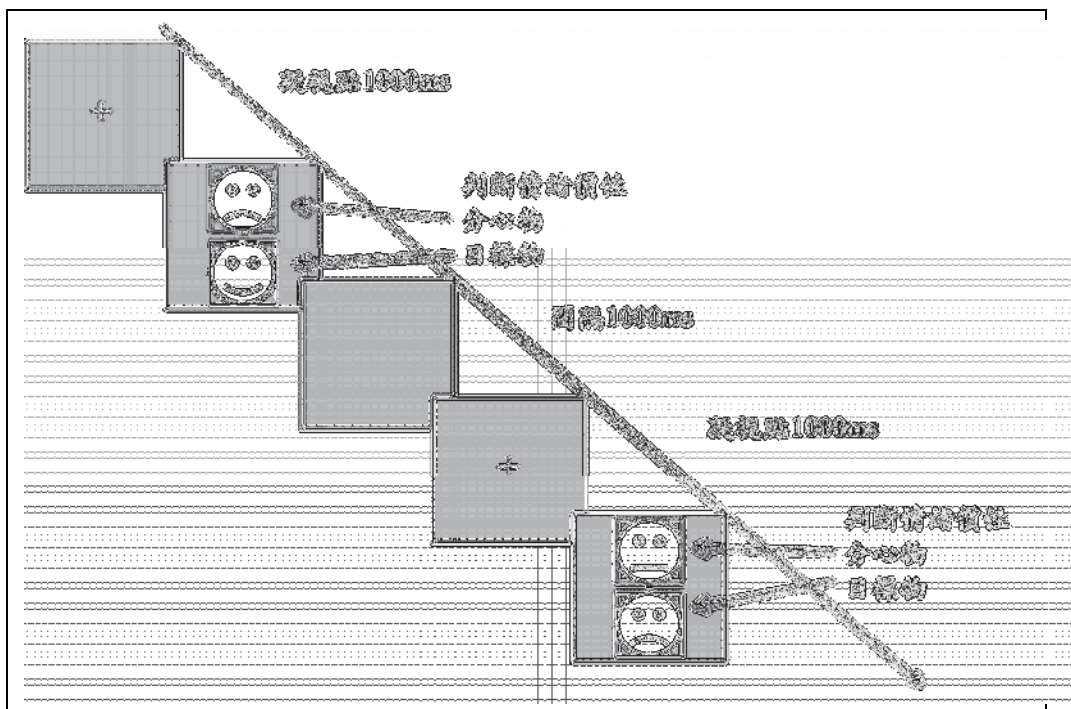


圖 3-2：注意力抑制作業的作業流程。

三、電腦作業相關確認問卷

為了檢驗情緒促發是否有達到闔下效果，本研究參考 Chartrand 與 Bargh (1996) 的作法，在兩個電腦作業結束後，詢問所有研究參與者以下問題：「你認為本研究的目的是為何？」、「在第一個電腦作業（判斷黑點位置）裡，螢幕上會快速閃過黑白方塊圖片，你是否有看到黑白方塊圖片以外的東西？如果有，是什麼東西呢？」、「在第一個電腦作業（判斷黑點位置）與第二個電腦作業（判斷人臉表情）裡，你是否有使用特殊的技巧去完成作業？如果有，是怎麼樣的技巧？」

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在通過台灣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審查後才得以進行。所有研究參與者在告知研究流程並簽署知情同意書（請見附錄一）後，才進行施測。正式施測程序有兩個階段，先透過三題篩檢題目（請見附錄二）排除：1）中重度頭部創傷與器質性腦病變者、2）藥物濫用者、3）具有精神病症狀者，以篩選出合適的研究參與者。確定研究參與者是合適研究參與者後，請研究參與者填寫基本資料（請見附錄三），並依序進行兩個電腦作業：促發式點偵測作業與負向情感促發作業，完成電腦作業後，填寫電腦作業相關確認問卷（請見附錄四），以確認研究參與者有沒有看到闔下呈現的促發刺激。之後，再請研究參與者填寫中文版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RAAS-C）（請見附錄五）、中文版正負向情感量表（PANAS）（請見附錄六）、中文版貝式憂鬱量表第二版（BDI-II）、及中文版貝式焦慮量表（BAI），整個過程大約需 1.5 到 2 小時。研究結束後，給予每位研究參與者相對應的研究時數或費用。

若研究參與者在研究過程中感到不適或出現強烈情緒，會先停止研究，並確認其目前狀況，並進行簡單處理，待研究參與者情緒回復穩定後，方才讓其繼續研究，若研究參與者主動要求停止研究，將會馬上中止研究。在研究結束後，也會給予簡短的說明（briefing），確認研究參與者的狀態是穩定的，才讓其離開，

另也會視情況提供相關資訊，例如學生心輔中心的聯絡方式等。



第四節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量化資料分析方法，並使用 SPSS19.0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分析。先分別計算出依戀特性、注意力偏誤與注意力抑制分數、及各項心理適應指標。依戀特性部分，採用中文版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分數，計算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兩個特性的分數，並依據兩個特性的分數去進行依戀組別的分組。注意力偏誤分數則是採用點偵測作業中的反應時間，將不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減掉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作為注意力偏誤分數。同時，參考 Koster、Crombez、Verschuere、及 De Houwer (2004) 的建議，將注意力偏誤分數進一步區分成注意力促進分數（中性-中性配對刺激的反應時間減掉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與注意力脫離分數（中性-中性配對刺激的反應時間減掉不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注意力抑制分數則是採用負向情感促發作業中的反應時間，將實驗情境的反應時間減掉控制情境的反應時間作為注意力抑制的分數。各項心理適應指標部分，在短期情緒變化上，採用視覺類比心情量尺上對高興、悲傷、生氣、及恐懼等情緒的評量分數，並將電腦作業前後評量的分數相減，作為四種情緒變化分數。在長期心理適應上，分別採用中文版正負向情感量表、中文版貝式焦慮量表、及中文版貝式憂鬱量表的分數，依序計算出正向情感分數、負向情感分數、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

首先，使用重覆量數變異數分析（repeated-measure analysis of variance），檢驗在促發情境（中性 vs. 威脅）下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高興 vs. 生氣）是否有跨時間歷程的差異，以及注意力抑制分數是否有情緒種類（高興 vs. 生氣）的差異。若跨時間歷程或情緒種類有顯著差異，再使用相依 t 檢定進行差異檢定。此外，也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進行各個注意力偏誤與注意力抑制分數與零分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檢定。

其次，使用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two-way mixed design analysis of variance），檢驗注意力偏誤與注意力抑制分數在高低焦慮依戀特性組與高低逃避

依戀特性組上是否有組間差異。若有顯著的組間差異，再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design analysis of variance）進行組間比較，並且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進行各組中的注意力偏誤與注意力抑制分數與零分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檢定。

接著，採用相關分析（Person correlation）檢驗不同依戀組別中，注意力偏誤與注意力抑制分數分別跟各個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聯，並使用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檢驗不同依戀組別中，注意力偏誤或注意力抑制分數是否可顯著預測短期情緒變化與長期心理適應程度。另外，為檢驗注意力偏誤分數或注意力抑制分數是否會透過短期情緒變化的影響，導致長期心理適應之焦慮憂鬱的發生，採用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探討短期情緒變化是否會中介注意力偏誤分數或注意力抑制分數與焦慮憂鬱的關係。

最後，針對各個統計量進行效果量（effect size）的檢定，變異數分析使用關聯強度量數（partial eta square, η^2 ），依據 Cohen（1988）的準則，數值 0.01 為低度效果，0.06 為中度效果，0.14 為高度效果。 t 檢定使用 Cohen's d 此效果量指標，依據 Cohen 的準則，數值 0.02 為低度效果，0.05 為中度效果，0.08 為高度效果。相關分析使用 Person r 此效果量指標，依據 Cohen 的準則，數值 0.01 為低度效果，0.03 為中度效果，0.05 為高度效果。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討，當個體暴露在威脅情境下，其依戀系統被激發後，是否會導致個體對情緒性訊息之注意力處理歷程有跨時間歷程的差異，以及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是否在注意力處理歷程有組間差異，並且進而導致不同心理適應程度。以下將依序分析相關資料以探討之。

第一節 在中性與威脅閾下促發情境下的注意力偏誤效果

先刪除 11 位在閾下促發作業中自陳報告看到促發刺激之研究參與者的資料（多數報告看到背叛的語文促發刺激），再刪除 1 位在點偵測作業中整體正確率過低（正確率 = .28）之研究參與者的資料，留下 278 筆資料進行分析。其中，納入分析者與未納入分析者在基本人口變項上，包括在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感情狀態、及工作狀況皆無顯著的組間差異（表 4-1），而在主要心理變項上，在逃避依戀特性、正向情感、負向情感、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皆無顯著的組間差異（表 4-1），但在焦慮依戀特性上（ $t(12.645) = 2.37, p < .05, d = 0.62$ ）卻有顯著的差異，未納入分析者的焦慮依戀特性分數顯著高於納入分析者的分數，此效果量落在中度水準。本研究推測，可能是因為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者，對於威脅促發訊息的閾值較低，所以較會偵測到閾下促發的威脅訊息，無法成功達到閾下促發效果。

關於注意力偏誤分數，只分析點偵測作業中的正確反應，且刪除反應時間低於 200 毫秒與高於 2000 毫秒的反應，以及在每位研究參與者中，刪除該嘗試的反應時間超過平均值正負三個標準差的極端值(Mogg, et al., 1997)，共刪除 3.64% 的資料。

表 4-1

點偵測作業中納入分析者與未納入分析者在基本人口與心理學變項的差異檢定

	未納入分析者 (n = 12)		納入分析者 (n = 278)		χ^2	p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0.35	.556
男	5	41.67%	93	33.45%		
女	7	58.33%	185	66.55%		
教育程度					0.80	.672
專科	0	0%	3	1.08%		
大學	10	83.33%	200	71.94%		
研究所以上	2	16.67%	75	26.98%		
感情狀況					0.07	.794
單身	8	66.67%	175	62.95%		
非單身	4	33.33%	103	37.05%		
工作狀況					9.86	.275
工	0	0%	3	1.08%		
商	0	0%	17	6.12%		
教	0	0%	14	5.04%		
農	0	0%	1	0.35%		
軍	0	0%	1	0.35%		
醫療	1	8.33%	2	0.72%		
學生	9	75.00%	178	64.03%		
其他	0	0%	31	11.15%		
無工作	2	16.67%	31	11.15%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年齡	22.83	2.66	24.28	4.22	1.18	.240
焦慮依戀特性^a	3.35	0.69	2.86	0.89	2.37	.034
逃避依戀特性	2.71	0.61	3.00	0.79	-1.22	.225
正向情感	30.00	9.05	31.19	6.84	-0.58	.561
負向情感	27.75	6.85	24.35	7.92	1.47	.144
焦慮分數	5.33	3.50	7.17	6.72	-0.94	.348
憂鬱分數	9.83	5.32	10.53	7.59	-0.31	.754

註：^a Levene 氏變異數相等檢定達到顯著，採用修正後的自由度之校正 t 檢定。



壹、未覺察到闕下促發刺激者的注意力偏誤表現

表 4-2 呈現不同促發情境下，278 位研究參與者在點偵測作業的反應時間與注意力偏誤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採用重覆量數變異數分析來檢驗中性與威脅促發情境下注意力偏誤分數是否有顯著差異，將臉孔呈現時間（100、200、2000 毫秒）、促發情境（中性、威脅）、臉孔情緒種類（高興、生氣）作為受試者內因子，點偵測作業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不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減掉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作為依變項，結果臉孔呈現時間 X 促發情境 X 臉孔情緒種類的三因子交互作用達到顯著（ $F(2, 554) = 3.21, p < .05, \eta^2 = 0.011$ ），屬低度水準的效果量。因三因子交互作用達到顯著，將促發情境（中性、威脅）分開，重新採用重覆量數變異數分析來檢驗兩種促發情境下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是否有顯著差異。將臉孔呈現時間（100、200、2000 毫秒）、臉孔情緒種類（高興、生氣）作為受試者內因子，注意力偏誤分數作為依變項，結果僅在威脅促發情境下，臉孔呈現時間 X 臉孔情緒種類的二因子交互作用達到顯著（ $F(2, 554) = 3.03, p < .05$ ）。不過，因為球型假設達到顯著，需修正自由度，修正後的二因子交互作用仍接近顯著（ $F(1.941, 554) = 3.03, p = .051, \eta^2 = 0.011$ ），具有低度水準的效果量。另外，在中性促發情境下，沒有發現任何顯著的主要效果與交互作用。

進一步檢驗單純主要效果，在 100、200、及 2000 毫秒的臉孔呈現時間下，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檢驗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是否有差異，結果在 100 毫秒的臉孔呈現時間下，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顯著大於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 $t(277) = 2.24, p < .05, d = 0.13$ ），具有輕微水準的效果量。在 200 毫秒同樣是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大於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以及在 2000 毫秒則是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大於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不過，後面兩組相依樣本 t 檢定皆未達顯著（ $t(277) = 0.64, t(277) = -1.52, \text{all ns}$ ）。

表 4-2

不同促發情境下的注意力偏誤、促進、及脫離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n = 278$)

臉孔呈 現時間	臉孔情 緒種類	中性促發			威脅促發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00 毫秒	生氣	-3.33 (72.14)	-2.20 (64.18)	1.13 (49.53)	6.39* (54.00)	8.71* (58.90)	2.31 (52.75)
	高興	1.10 (58.03)	0.90 (52.29)	-0.20 (55.53)	-4.63 (68.78)	0.64 (60.69)	5.27 (55.82)
200 毫秒	生氣	-0.71 (64.82)	-0.97 (55.86)	-0.27 (58.37)	3.18 (64.64)	-0.54 (53.04)	-3.72 (54.04)
	高興	2.41 (63.99)	2.23 (65.30)	-0.18 (64.05)	-0.34 (66.14)	-2.89 (54.01)	-2.55 (52.86)
2000 毫秒	生氣	5.45 (58.78)	5.81 (51.46)	0.36 (51.70)	1.97 (61.10)	0.54 (56.16)	-1.43 (48.98)
	高興	1.33 (62.33)	3.17 (55.08)	1.84 (55.53)	9.30** (56.25)	6.50* (47.60)	-2.80 (50.97)

註：每個細格中的單位為毫秒。

* $p < .05$; ** $p < .01$.

此外，參考 Mogg、Bradley、Miles、及 Dixon (2004) 建議，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檢驗各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零分（零分等於沒有注意力偏誤）是否有顯著差異，發現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呈現 100 毫秒的生氣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 ($t(277) = 1.97, p < .05, d = 0.12$)，以及呈現 20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 ($t(277) = 2.76, p < .01, d = 0.17$) 皆達到顯著，上述效果量皆屬於輕微水準的效果量。同時，也參考 Koster 等人 (2004) 建議，分別計算注意力促進分數（中性-中性配對刺激的反應時間減掉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與注意力脫離分數（中性-中性配對刺激的反應時間減掉不一致情境的反應時間），同樣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檢驗不同臉孔呈現時間下的注意力促進分數與注意力脫離分數是否與零分有顯著差異，發現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呈現 100 毫秒的生氣臉孔注意力促進分數 ($t(277) =$

2.46, $p < .05$, $d = 0.15$)與呈現 20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促進分數($t(277) = 2.28$, $p < .05$, $d = 0.14$) 皆達到顯著，上述效果量皆屬於輕微水準的效果量。在中性促發情境下，同樣沒有任何顯著的發現。

綜上結果，研究假設一得到支持，相較中性促發情境，個體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其依戀系統才會被激發並出現促發相關表現。當個體暴露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可促發出個體對不同情緒臉孔的注意力偏誤效果，個體傾向先注意到呈現100毫秒的生氣臉孔，再注意到呈現2000毫秒的高興臉孔。當個體暴露在中性促發情境下，個體的注意力偏誤則沒有跨時間歷程的效果。因此，後續分析將分開威脅促發情境與中性促發情境進行相關檢驗。

貳、覺察到與未覺察到闕下促發刺激者的注意力偏誤表現

本研究進一步好奇，若將 11 位在闕下促發作業中自陳報告看到促發刺激之研究參與者的資料重新納入分析，結果是否相同？表 4-3 呈現不同促發情境下，納入 11 位研究參與者後，289 位研究參與者在點偵測作業的反應時間與注意力偏誤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採用重覆量數變異數分析來檢驗中性與威脅促發情境下注意力偏誤分數是否有顯著差異，將臉孔呈現時間(100、200、2000 毫秒)、促發情境(中性、威脅)、臉孔情緒種類(高興、生氣)作為受試者內因子，點偵測作業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作為依變項，結果臉孔呈現時間 X 促發情境 X 臉孔情緒種類的三因子交互作用接近顯著 ($F(2, 576) = 2.64$, $p = .072$, $\eta^2 = 0.009$)，屬輕微水準的效果量。

將促發情境(中性、威脅)分開，重新採用重覆量數變異數分析來檢驗兩種促發情境下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是否有顯著差異。將臉孔呈現時間(100、200、2000 毫秒)、臉孔情緒種類(高興、生氣)作為受試者內因子，注意力偏誤分數作為依變項，結果在威脅促發情境下，臉孔呈現時間 X 臉孔情緒種類的二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2, 576) = 2.18$, $p = .113$, $\eta^2 = 0.008$)。另外，在中性促發情境下，也沒有發現任何顯著的主要效果與交互作用。

表 4-3

不同促發情境下的注意力偏誤、促進、及脫離分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n = 289$)

(包含覺察到閾下促發刺激的 11 位資料)

臉孔呈現時間	臉孔情緒種類	中性促發			威脅促發		
		偏誤分數	促進分數	脫離分數	偏誤分數	促進分數	脫離分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00 毫秒	生氣	-3.69 (71.64)	-3.04 (64.07)	0.65 (49.57)	3.97 (57.29)	7.66* (61.35)	3.69 (53.68)
	高興	1.80 (58.01)	0.64 (51.71)	-1.16 (59.10)	-3.83 (69.17)	0.84 (61.42)	4.67 (55.76)
200 毫秒	生氣	-0.75 (65.29)	-1.11 (56.08)	-0.36 (61.33)	3.56 (64.32)	-0.57 (52.30)	-4.12 (54.04)
	高興	1.46 (63.80)	1.42 (65.73)	-0.04 (64.51)	0.81 (65.96)	-2.46 (53.67)	-3.27 (53.14)
2000 毫秒	生氣	4.62 (59.74)	5.14 (51.94)	0.52 (51.90)	1.86 (64.65)	0.63 (55.99)	-1.23 (51.64)
	高興	1.35 (62.39)	2.63 (55.60)	1.28 (55.20)	9.37** (56.90)	6.70* (50.87)	-2.67 (54.45)

註：每個細格中的單位為毫秒。

* $p < .05$; ** $p < .01$.

參考 Mogg 等人 (2004) 建議，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檢驗各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零分(零分等於沒有注意力偏誤)是否有顯著差異，發現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僅有呈現 20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達到顯著 ($t(288) = 2.80, p < .01, d = 0.16$)，屬於輕微水準的效果量。同時，也參考 Koster 等人 (2004) 建議，分別計算注意力促進分數與注意力脫離分數，同樣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檢驗不同臉孔呈現時間下的注意力促進分數與脫離分數是否與零分有顯著差異，發現僅有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呈現 100 毫秒的生氣臉孔注意力促進分數 ($t(288) = 2.12, p < .05, d = 0.12$) 與呈現 20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促進分數 ($t(288) = 2.24, p < .05, d = 0.13$) 達到顯著，上述效果量皆屬於輕微水準的效果量。在中性促發情境下，

同樣沒有任何顯著的發現。

綜上，當納入 11 位在闔下促發作業中覺察到促發刺激之研究參與者的資料後，得到與未納入類似的結果，當個體暴露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個體傾向先注意到呈現 100 毫秒的生氣臉孔，再注意到呈現 2000 毫秒的高興臉孔。不過，上述促發效果小於未納入 11 位研究參與者資料後的結果，顯示，當威脅刺激以闔下方式呈現給研究參與者後，較能得到明顯的促發效果。

第二節 跨時間歷程之注意力偏誤分數的依戀組間差異

為了檢驗在威脅促發與中性促發情境下，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的注意力偏誤是否有跨時間歷程的差異，採用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在控制感情狀態變項後，將高低焦慮依戀特性與高低逃避依戀特性作為受試者間因子，臉孔呈現時間（100、200、2000 毫秒）作為受試者內因子，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作為依變項。

壹、未覺察到闔下促發刺激者的注意力偏誤表現

在威脅促發情境下，當依變項是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時，臉孔呈現時間 X 高低焦慮依戀特性的二因子交互作用接近顯著 ($F(2, 546) = 2.65, p = .072, \eta^2 = 0.010$)，具有低度水準的效果量。進一步檢驗單純主要效果，在 100、200、及 2000 毫秒的臉孔呈現時間下，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高低焦慮依戀特性組是否有生氣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的差異，將高低焦慮依戀特性作為受試者間因子，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作為依變項，感情狀態作為控制變項，結果，呈現 20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有顯著的焦慮依戀特性組別差異 ($F(1, 273) = 6.30, p < .05, \eta^2 = 0.030$)，高焦慮依戀特性組對呈現 20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顯著大於低焦慮依戀特性組的分數，此效果具有低度水準的效果量。

再者，在威脅促發情境下，當依變項是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時，臉孔呈現時間 X 高低焦慮依戀特性、臉孔呈現時間 X 高低逃避依戀特性的二因子交

交互作用、以及臉孔呈現時間 X 高低焦慮依戀特性 X 高低逃避依戀特性的三因子交互作用皆達顯著 ($F(2, 546) = 7.36, p < .01, \eta^2 = 0.026$; $F(2, 546) = 3.02, p < .05, \eta^2 = 0.011$; $F(2, 546) = 6.17, p < .05, \eta^2 = 0.011$)，皆是屬於低度水準的效果量。進一步檢驗單純主要效果，在 100、200、及 2000 毫秒的臉孔呈現時間下，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高低焦慮依戀特性組與高低逃避依戀特性組是否有高興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的差異，將高低焦慮依戀特性與高低逃避依戀特性作為受試者間因子，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作為依變項，感情狀態作為控制變項，結果，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有顯著的高低依戀依戀特性組別差異 ($F(1, 273) = 5.01, p < .05, \eta^2 = 0.018$)，高焦慮依戀特性組對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顯著大於低焦慮依戀特性組的分數，此效果屬於低度水準的效果量，另外，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有顯著的焦慮依戀特性組別差異和逃避依戀特性組別差異 ($F(1, 273) = 6.94, p < .01, \eta^2 = 0.025$; $F(1, 273) = 5.16, p < .05, \eta^2 = 0.019$)，屬於低度水準的效果量，高焦慮依戀特性組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顯著小於低焦慮依戀特性組的分數，高逃避依戀特性組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則顯著大於低逃避依戀特性組的分數。高低焦慮依戀特性 X 高低逃避依戀特性的二因子交互作用也達到顯著 ($F(1, 273) = 5.37, p < .05, \eta^2 = 0.019$)，矛盾依戀組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顯著小於其他三組的分數，此效果屬於低度水準的效果量。在中性促發情境下，無論是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或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四組依戀組別在跨時間歷程上沒有顯著的組間差異。

表 4-4 呈現四組依戀組別對呈現 100、200、及 2000 毫秒情緒性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就整體表現來看，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如圖 4-1 與圖 4-2 所示，除了矛盾依戀組，其餘三組對生氣臉孔皆呈現從警覺到逃避的表現，對高興臉孔是從沒有警覺或逃避到警覺的表現，矛盾依戀組則是對生氣臉孔與高興臉孔皆出現警覺-逃避-警覺的矛盾表現。在中性促發情境中，安全依戀組與疏離依戀組對生氣臉孔都是出現沒有特別警覺或逃離的表現，矛盾依戀組和懼

怕依戀組對生氣臉孔則是出現先逃離，再無逃離或警覺的表現，四組對高興臉孔則沒有特別警覺或逃離的表現。

進一步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檢驗不同依戀組別之各個注意力偏誤分數是否與零分有顯著差異，考量同時進行多組 t 檢定可能會提高犯第一類型錯誤的機率，故將拒絕無假設的 p 值調整為 .0125。結果，發現在威脅促發情境下，疏離依戀組對呈現 1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 ($t(47) = -2.76, p < .0125, d = -0.40$) 達到顯著，以及矛盾依戀組對呈現 2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 ($t(38) = -2.41, p = .021, d = -0.39$) 接近顯著，皆具有低度水準的效果量。

再次參考 Koster 等人 (2004) 建議，計算注意力促進分數與注意力脫離分數，同樣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檢驗不同臉孔呈現時間下的注意力促進分數與脫離分數是否與零分有顯著差異，發現，在威脅促發情境下，疏離依戀組對呈現 1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脫離分數 ($t(47) = 3.44, p < .0125, d = 0.50$) 達到顯著，具有中度水準的效果量，以及矛盾依戀組對呈現 2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促進分數 ($t(38) = -2.76, p < .0125, d = -0.44$) 達到顯著，具有低度水準的效果量。顯示，疏離依戀組會逃避呈現 100 毫秒的高興臉孔來自於他們容易將注意力從高興臉孔脫離出來，而矛盾依戀組會逃避呈現 200 毫秒的高興臉孔來自於他們不容易去注意高興臉孔。在中性促發情境下，僅有安全依戀組對呈現 2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促進分數 ($t(94) = 2.91, p < .0125, d = 0.30$) 達到顯著，具有低度水準的效果量，顯示，在沒有激發依戀系統時，安全依戀組也會特別注意高興臉孔。

綜上分析結果，研究假設二得到部分支持，在中性促發情境下，四組依戀組別的注意力偏誤表現沒有任何的組間差異，而是在威脅促發情境下才有組間差異。在四組中，對於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表現，安全依戀個體、疏離依戀個體、及懼怕依戀個體的表現與研究假設二一致，僅有矛盾依戀個體在訊息處理中間階段的逃避反應與研究假設二不一致；對於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表現，僅有安全依戀個體的表現與研究假設二一致，矛盾依戀個體、疏離依戀個體、及懼怕依戀個體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的表現與研究假設二一致，但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的表現



表 4-4

四組依戀組別對跨時間歷程之情緒性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促進分數、及脫離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n = 278)

	安全依戀組 (n = 95)			矛盾依戀組 (n = 39)			疏離依戀組 (n = 48)			懼怕依戀組 (n = 96)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威脅促發情境：生氣臉孔												
100	5.11	8.18	3.06	7.13	10.44	3.31	7.20	12.19	4.99	6.96	6.78	-0.17
毫秒	(59.52)	(61.75)	(55.18)	(62.38)	(54.43)	(58.73)	(36.13)	(47.56)	(48.99)	(52.84)	(63.46)	(50.23)
200	2.69	1.45	-1.23	-8.80	-13.00	-4.20	8.04	5.10	-2.94	6.12	-0.26	-6.38
毫秒	(53.19)	(48.50)	(47.09)	(66.18)	(53.79)	(51.07)	(38.34)	(42.97)	(33.99)	(82.62)	(61.01)	(68.50)
2000	-3.08	-1.37	1.71	21.62	-1.17	-22.79	-8.38	-8.26	0.12	4.15	7.53	3.38
毫秒	(50.10)	(57.40)	(44.33)	(92.61)	(40.38)	(68.25)	(71.85)	(72.42)	(36.64)	(46.61)	(50.94)	(47.97)
威脅促發情境：高興臉孔												
100	-6.33	-1.06	5.27	7.16	9.47	2.32	-23.13*	-2.77	20.36*	1.50	0.44	-1.06
毫秒	(62.79)	(55.74)	(61.15)	(73.22)	(52.59)	(51.77)	(58.18)	(62.94)	(40.97)	(76.18)	(67.51)	(57.65)
200	6.74	0.98	-5.75	-35.43 ⁺	-33.46*	1.97	6.54	3.42	-3.11	3.47	2.53	-0.94
毫秒	(57.73)	(48.19)	(53.75)	(91.85)	(75.61)	(56.33)	(56.89)	(35.92)	(61.44)	(62.35)	(53.22)	(46.15)
2000	-0.69	3.83	4.52	20.17	0.78	-19.40	12.40	6.17	-6.23	13.23	11.64	-1.59
毫秒	(47.82)	(44.99)	(48.08)	(75.32)	(43.80)	(59.69)	(51.63)	(42.11)	(40.15)	(56.61)	(53.96)	(53.78)

(接續下一頁)

	安全依戀組 (n = 95)			矛盾依戀組 (n = 39)			疏離依戀組 (n = 48)			懼怕依戀組 (n = 96)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中性促發情境：生氣臉孔												
100 毫秒	2.39 (67.67)	0.82 (59.94)	-1.57 (50.49)	-12.07 (97.88)	-19.27 (105.99)	-7.20 (54.69)	4.38 (57.08)	0.24 (47.25)	-4.14 (43.42)	-9.30 (71.20)	0.53 (55.36)	9.83 (48.74)
200 毫秒	2.12 (50.94)	9.21 (40.88)	7.09 (44.08)	2.67 (60.45)	15.79 (64.00)	13.12 (68.53)	-2.25 (55.23)	-10.27 (43.80)	-8.02 (45.88)	-4.10 (81.78)	-13.21 (66.67)	-9.11 (69.68)
2000 毫秒	5.83 (59.78)	6.48 (48.40)	0.65 (49.88)	-0.54 (61.22)	-5.72 (42.87)	-5.18 (45.44)	2.46 (53.59)	10.80 (55.56)	8.34 (28.93)	9.00 (59.87)	7.34 (55.42)	-1.66 (63.60)
中性促發情境：高興臉孔												
100 毫秒	5.99 (59.96)	5.79 (55.80)	-0.20 (60.05)	3.49 (71.27)	-1.55 (42.25)	-5.04 (58.52)	-3.10 (46.54)	-4.35 (39.19)	-1.24 (43.58)	-2.61 (55.76)	-0.32 (58.11)	2.29 (55.65)
200 毫秒	7.08 (60.73)	17.28* (57.84)	10.20 (50.65)	2.91 (75.24)	16.78 (76.89)	13.86 (57.09)	0.55 (49.08)	-1.03 (38.23)	-1.58 (38.32)	-1.49 (69.24)	-16.93 (73.12)	-15.45 (83.47)
2000 毫秒	7.37 (59.06)	7.25 (52.64)	-0.12 (47.80)	1.80 (48.77)	-6.17 (48.31)	-7.97 (62.94)	-7.95 (55.31)	4.88 (50.78)	12.83 (61.28)	-0.21 (73.01)	2.06 (61.97)	2.27 (56.40)

註：每個細格中的單位為毫秒。

* $p < .025$; $p < .0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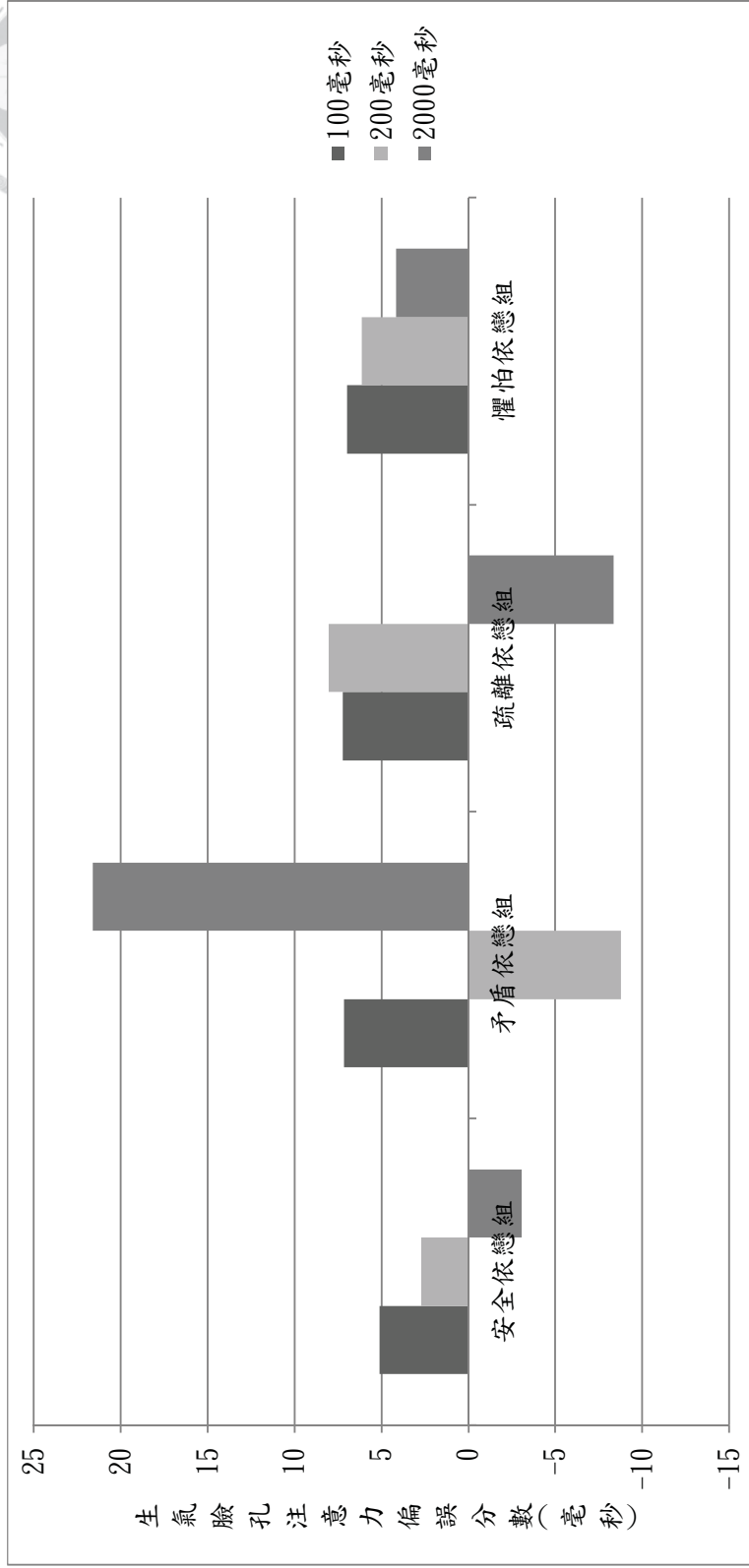


圖 4-1：四組依戀別對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在跨時間歷程上的表現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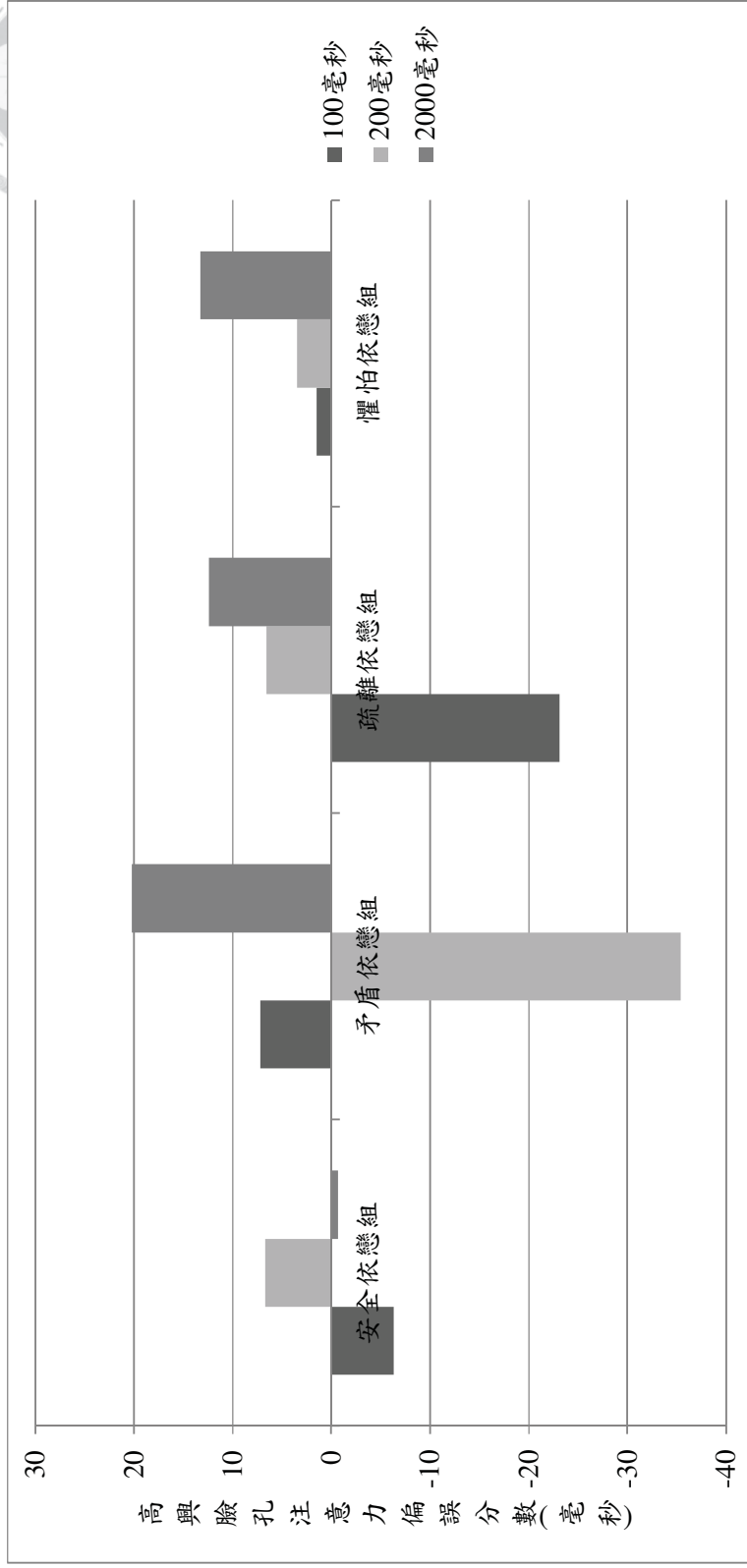


圖 4-2：四組依戀組別對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在跨時間歷程上的表現模式。

與研究假設二不一致。

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於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反應表現，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四組皆呈現警覺反應，且沒有顯著的組間差異，到了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只有高焦慮依戀特性組（矛盾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對呈現 20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顯著大於低焦慮依戀特性組（安全依戀組與疏離依戀組）的分數。四組在跨時間歷程上的表現模式，則是安全依戀組、疏離依戀組、及懼怕依戀組皆呈現先警覺後逃避的表現，矛盾依戀組則是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與後期階段表現出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的警覺反應，但在訊息處理中間階段則出現逃避反應。

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於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反應表現，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高焦慮依戀特性組（矛盾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對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顯著大於低焦慮依戀特性組（安全依戀組與疏離依戀組）的分數，在訊息處理中間階段，矛盾依戀組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顯著小於其他三組的分數，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對呈現 20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則沒有組間差異。四組在跨時間歷程上的表現模式，安全依戀組、疏離依戀組、及懼怕依戀組皆呈現逐漸警覺的反應，其中，安全依戀組最後是呈現無偏誤的反應，而矛盾依戀組同樣是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與後期階段表現出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的警覺反應，但在訊息處理中間階段則出現逃避反應。

貳、覺察到與未覺察到閾下促發刺激者的注意力偏誤表現

本研究同樣好奇，若將 11 位在閾下促發作業中自陳報告看到促發刺激之研究參與者的資料重新納入分析，結果是否相同？結果，在威脅促發情境下，當依變項是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時，臉孔呈現時間、高低焦慮依戀特性組、及高低逃避依戀特性組的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二因子與三因子的交互作用也未達顯著。雖然交互作用未達顯著，但為了與前面結果相比較，仍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高低焦慮依戀特性組與高低逃避依戀特性組在 100、200、及 2000 毫秒的臉孔呈現時間下，是否有生氣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的差異？將高低焦慮依戀特

性與高低逃避依戀特性作為受試者間因子，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作為依變項，感情狀態作為控制變項，結果，呈現 20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的高低依戀依戀特性組別差異接近顯著 ($F(1, 284) = 3.78, p = .053, \eta^2 = 0.013$)，高焦慮依戀特性組對呈現 20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大於低焦慮依戀特性組的分數，此效果屬於低度水準的效果量。

再者，在威脅促發情境下，當依變項是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時，僅有臉孔呈現時間 X 高低焦慮依戀特性達到顯著 ($F(2, 568) = 5.64, p < .01, \eta^2 = 0.019$)，屬於低度水準的效果量。進一步檢驗單純主要效果，在 100、200、及 2000 毫秒的臉孔呈現時間下，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高低焦慮依戀特性組與高低逃避依戀特性組是否有高興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的差異，將高低焦慮依戀特性與高低逃避依戀特性作為受試者間因子，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作為依變項，感情狀態作為控制變項。結果，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有顯著的高低依戀依戀特性組別差異 ($F(1, 284) = 6.25, p < .05, \eta^2 = 0.022$)，高焦慮依戀特性組對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顯著大於低焦慮依戀特性組的分數，此效果屬於低度水準的效果量，另外，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的焦慮依戀特性組別差異和逃避依戀特性組別差異也接近顯著 ($F(1, 284) = 3.82, p = .052, \eta^2 = 0.013; F(1, 284) = 2.93, p = .088, \eta^2 = 0.010$)，屬於低度水準的效果量，高焦慮依戀特性組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小於低焦慮依戀特性組的分數，高逃避依戀特性組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則大於低逃避依戀特性組的分數。高低焦慮依戀特性 X 高低逃避依戀特性的二因子交互作用也接近顯著 ($F(1, 284) = 2.97, p = .086, \eta^2 = 0.010$)，矛盾依戀組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小於其他組，此效果屬於低度水準的效果量。在中性促發情境下，無論是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或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四組依戀組別在跨時間歷程上沒有顯著的組間差異。

表 4-5 呈現四組依戀組別對呈現 100、200、及 2000 毫秒情緒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5 所示，就整體表現來看，在威脅促發情境

下，安全依戀組與疏離依戀組對生氣臉孔呈現從警覺到逃避的表現，對高興臉孔則是從沒有警覺/逃避到警覺的表現。懼怕依戀組對生氣與高興臉孔皆呈現持續警覺狀態，其中，對高興臉孔呈現警覺性逐漸增加的表現。矛盾依戀組則是對生氣臉孔出現先逃避後警覺的表現，對高興臉孔則是出現警覺-逃避-警覺的表現。在中性促發情境中，安全依戀組與疏離依戀組對生氣臉孔都是出現沒有特別警覺或逃離的表現，矛盾依戀組和懼怕依戀組對生氣臉孔則是出現先逃離再出現無逃離或警覺的表現，四組對高興臉孔則沒有特別警覺或逃離的表現。

進一步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檢驗不同依戀組別之各個注意力偏誤分數是否與零分有顯著差異，考量同時進行多組 t 檢定可能會提高犯第一類型錯誤的機率，故將拒絕無假設的 p 值調整為 .0125。結果，發現在威脅促發情境下，疏離依戀組對呈現 1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 ($t(48) = -2.72, p < .0125, d = -0.39$) 達到顯著，具有低度水準的效果量，以及懼怕依戀組對呈現 20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 ($t(97) = 2.27, p = .025, d = -0.23$) 接近顯著，具有低度水準的效果量。再次參考 Koster 等人 (2004) 建議，計算注意力促進分數與注意力脫離分數，同樣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檢驗不同臉孔呈現時間下的注意力促進分數與脫離分數是否與零分有顯著差異，發現，在威脅促發情境下，疏離依戀組對呈現 1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脫離分數 ($t(48) = 3.60, p < .0125, d = 0.51$) 達到顯著，具有中度水準的效果量，以及矛盾依戀組對呈現 2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促進分數 ($t(45) = -2.37, p = .022, d = -0.35$) 接近顯著，具有低度水準的效果量。在中性促發情境下，僅有安全依戀組對呈現 2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注意力促進分數 ($t(95) = 3.03, p < .0125, d = 0.31$) 達到顯著，具有中度水準的效果量。

由上面結果可知，疏離依戀組會逃避呈現 100 毫秒的高興臉孔來自於他們容易將注意力從高興臉孔脫離出來，而矛盾依戀組會逃避呈現 200 毫秒的高興臉孔來自於他們不容易去注意高興臉孔。而安全依戀組在沒有激發依戀系統時，也會特別注意高興臉孔。



表 4-5

四組依戀組別對跨時間歷程之情緒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促進分數、及脫離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n = 289)

(包含覺察到閾下促發刺激的 11 位資料)

	安全依戀組 (n = 96)			矛盾依戀組 (n = 46)			疏離依戀組 (n = 49)			懼怕依戀組 (n = 98)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100 毫秒	3.18 (62.15)	7.58 (61.71)	4.39 (56.41)	-5.10 (72.51)	-0.08 (67.59)	5.02 (56.39)	6.68 (35.94)	12.78 (47.24)	6.10 (49.09)	7.65 (53.15)	8.81 (64.65)	1.16 (52.53)
200 毫秒	1.96 (53.38)	1.57 (48.25)	-0.39 (47.56)	-2.65 (65.88)	-10.93 (50.69)	-8.27 (51.76)	6.80 (38.93)	3.96 (43.27)	-2.84 (33.64)	6.42 (81.83)	-0.06 (60.46)	-6.48 (68.00)
2000 毫秒	-3.43 (49.95)	-1.95 (57.38)	1.48 (44.16)	8.44 (91.56)	-3.19 (40.57)	-11.63 (70.38)	-7.84 (71.20)	-7.52 (71.84)	0.32 (36.29)	8.80 (58.50)	9.02 (51.47)	0.22 (54.75)
威脅促發情境：生氣臉孔												
100 毫秒	-7.42 (63.37)	-2.52 (57.27)	4.89 (60.94)	7.67 (71.83)	8.69 (52.59)	1.02 (51.39)	-22.47* (57.76)	-1.50 (62.91)	20.97* (40.76)	3.59 (76.95)	1.61 (68.58)	-1.99 (57.98)
200 毫秒	6.36 (57.54)	1.05 (47.94)	-5.31 (53.64)	-24.06 (91.72)	-26.09* (74.53)	-2.03 (58.34)	6.41 (56.30)	2.96 (35.70)	-3.45 (60.84)	4.25 (62.05)	2.47 (52.69)	-1.78 (46.33)
2000 毫秒	1.31 (51.47)	4.01 (44.79)	2.70 (51.05)	16.66 (72.26)	5.95 (61.60)	-10.72 (69.69)	11.21 (51.76)	5.74 (41.78)	-5.47 (40.09)	12.92* (56.27)	10.16 (55.45)	-2.76 (56.03)

(接續下一頁)



	安全依戀組 (n = 96)			矛盾依戀組 (n = 46)			疏離依戀組 (n = 49)			懼怕依戀組 (n = 98)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偏誤 分數	促進 分數	脫離 分數
100	2.61	0.58	-2.03	-10.30	-20.02	-9.72	3.51	0.53	-2.98	-10.37	-0.41	9.96
毫秒	(67.35)	(56.69)	(50.43)	(93.15)	(100.90)	(54.52)	(56.81)	(46.80)	(43.73)	(71.00)	(55.41)	(48.25)
200	0.91	10.62	9.71	4.57	7.82	3.25	-2.96	-8.79	-5.83	-3.78	-12.96	-9.18
毫秒	(52.03)	(42.94)	(50.78)	(64.33)	(63.05)	(73.75)	(54.87)	(44.57)	(47.91)	(81.04)	(66.02)	(69.15)
2000	5.39	6.52	1.13	0.85	-4.56	-5.40	1.41	9.53	8.12	7.25	6.16	-1.09
毫秒	(59.62)	(48.15)	(49.84)	(63.99)	(47.84)	(48.09)	(53.54)	(55.70)	(28.66)	(64.47)	(55.55)	(63.53)
中性促發情境：生氣臉孔												
中性促發情境：高興臉孔												
100	6.37	6.24	-0.13	5.73	-3.09	-8.82	-3.90	-3.96	-0.05	-1.67	-0.81	0.87
毫秒	(59.77)	(55.68)	(59.74)	(69.01)	(41.00)	(58.80)	(46.39)	(38.87)	(43.92)	(56.24)	(57.66)	(57.06)
200	5.73	17.92*	12.19	0.34	8.49	8.16	-0.39	-0.64	-0.26	-1.28	-17.04	-15.76
毫秒	(61.84)	(57.87)	(54.02)	(72.31)	(79.86)	(56.56)	(49.01)	(37.93)	(39.03)	(68.55)	(72.37)	(82.64)
2000	7.51	6.67	-0.84	5.83	-2.40	-8.23	-7.71	3.71	11.41	-2.26	0.48	2.74
毫秒	(58.76)	(52.67)	(48.07)	(49.53)	(52.15)	(59.95)	(54.76)	(50.92)	(61.44)	(73.84)	(62.32)	(56.10)

註：每個細格中的單位為毫秒。

* $p < .025$; * $p < .0125$.

綜上，當納入 11 位在闖下促發作業中覺察到促發刺激研究參與者的資料後，得到與未納入 11 位研究參與者資料相似的結果。唯一的差別是，因為未納入的 11 位研究參與者的焦慮依戀特性分數比納入分析的 278 位研究參與者的分數高，所以，重新加入 11 位研究參與者的資料進行分析後，只有在焦慮依戀特性組（矛盾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的分析結果有差異。納入覺察到促發刺激的 11 筆資料後，隨著矛盾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的人數增加，矛盾依戀個體在生氣臉孔的訊息處理早期階段（100 毫秒）的注意力反應從警覺反應變成逃避反應，以及懼怕依戀個體對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反應從逐漸逃避反應變成持續警覺反應。不過，整體而言，納入 11 位研究參與者資料的分析結果跟未納入 11 位研究參與者資料的分析結果仍是相似的。

第三節 跨時間歷程之注意力抑制分數的依戀組別差異

刪除在負向情感促發作業中 7 筆整體正確率過低（正確率介於 .22 到 .28）之研究參與者的資料，留下 283 筆資料進行分析，其中，納入分析者與未納入分析者在基本人口變項上皆沒有顯著差異（表 4-6），包括在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感情狀態、及工作狀況皆無顯著的組間差異，而在主要心理變項上，在焦慮依戀特性、逃避依戀特性、正向情感、負向情感、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亦無顯著的組間差異（表 4-6）。顯示，排除這些資料不會造成後續分析的系統性誤差。關於注意力抑制分數，僅分析在負向情感促發作業中，偵測嘗試與促發嘗試都正確作答的反應，並且如同點偵測作業的做法，刪除反應時間低於 200 毫秒與高於 2000 毫秒的資料，以及在每位研究參與者中，刪除該嘗試的反應時間超過平均值正負三個標準差的極端值，共刪除 7.73% 的資料。

採用重覆量數變異數分析來檢驗研究參與者對情緒臉孔是否有顯著的注意力抑制效果，將作業情境（實驗、控制）、臉孔情緒種類（高興、生氣）作為受試者內因子，負向情感促發作業的反應時間作為依變項，結果，作業情境和臉孔情緒種類的主要效果皆達到顯著 ($F(1, 282) = 60.62, p < .001, \eta^2 = 0.177$; $F(1, 282)$

表 4-6

負向情感促發作業中納入分析者與未納入分析者在基本人口與心理學變項的差異檢定

	未納入分析者 (n = 7)		納入分析者 (n = 283)		χ^2	p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0.09	.767
男	2	28.57 %	96	33.92%		
女	5	71.43 %	187	66.08%		
教育程度					0.66	.720
專科	0	0%	3	1.06%		
大學	6	85.71%	204	72.08%		
研究所以上	1	14.29%	76	26.86%		
感情狀況					0.11	.741
單身	4	57.14%	179	63.25%		
非單身	3	42.86%	104	36.75%		
工作狀況					2.37	.968
工	0	0%	3	1.06%		
商	1	14.29%	16	5.65%		
教	0	0%	14	4.95%		
農	0	0%	1	0.35%		
軍	0	0%	1	0.35%		
醫療	0	0%	3	1.06%		
學生	5	71.42%	182	64.32%		
其他	1	14.29%	30	10.60%		
無工作	0	0%	33	11.66%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年齡	23.00	3.51	24.25	4.19	-0.78	.288
焦慮依戀特性	2.57	0.74	2.89	0.89	-0.93	.355
逃避依戀特性	2.64	0.61	2.99	0.79	-1.14	.253
正向情感	32.71	5.19	31.10	6.96	0.61	.544
負向情感	25.43	6.19	24.46	7.94	0.32	.750
焦慮分數	4.86	5.08	7.15	6.66	-0.90	.367
憂鬱分數	7.57	5.74	10.57	7.53	-1.05	.296

= 174.00, $p < .001$, $\eta^2 = 0.382$), 皆具有高度水準的效果量, 實驗情境的反應時間顯著大於控制情境的反應時間, 以及生氣臉孔的反應時間顯著大於高興臉孔的反應時間顯示, 但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分開生氣臉孔和高興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進行檢驗, 同樣採用重覆量數變異數分析, 將作業情境(實驗、控制)作為受試者內因子, 負向情感促發作業的反應時間作為依變項, 結果無論是高興臉孔或生氣臉孔, 在作業情境都有顯著的主要效果($F(1, 282) = 30.40, p < .001, \eta^2 = 0.097$; $F(1, 282) = 31.81, p < .001, \eta^2 = 0.101$), 都是實驗情境的反應時間大於控制情境的反應時間, 顯示, 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都有顯著的注意力抑制傾向, 效果量皆落在中度水準。

進一步檢驗注意力抑制分數是否有依戀組別間的差異, 採用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將高低焦慮依戀特性與高低逃避依戀特性作為受試者間因子, 臉孔情緒種類(高興、生氣)作為受試者內因子, 注意力抑制分數(實驗情境的反應時間減掉控制情境的反應時間)作為依變項, 另外, 控制感情狀態變項, 結果臉孔情緒種類 X 高低焦慮依戀特性 X 高低逃避依戀特性的三因子交互作用達到顯著($F(1, 278) = 4.27, p < .05, \eta^2 = 0.015$), 屬於低度水準的效果量。進一步分開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將高低焦慮依戀特性與高低逃避依戀特性作為受試者間因子, 注意力抑制分數作為依變項, 感情狀態作為控制變項, 結果, 沒有任何顯著的組間差異。

表 4-7 呈現四組依戀組別對高興臉孔和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檢驗不同依戀組別中對威脅與高興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是否與零分(零分等於沒有注意力抑制傾向)是否有達到顯著, 考量同時進行多組 t 檢定可能會提高犯第一類型錯誤的機率, 故將拒絕無假設的 p 值調整為 .0125, 結果, 安全依戀組對生氣臉孔和高興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t(92) = 2.94, p < .0125, d = 0.31$; $t(92) = 4.63, p < .0125, d = 0.48$)、矛盾依戀組與疏離依戀組對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t(43) = 2.78, p < .0125, d = 0.42$; $t(47) = 3.22, p < .0125, d = 0.49$)、及懼怕依戀組對高興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t(97) = 2.91,$

表 4-7

四組依戀組別對情緒性臉孔之注意力抑制分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安全依戀組 (<i>n</i> = 93)	矛盾依戀組 (<i>n</i> = 44)	疏離依戀組 (<i>n</i> = 48)	懼怕依戀組 (<i>n</i> = 98)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氣臉孔	13.01* (42.65)	16.50* (39.39)	19.26* (41.45)	8.91 ⁺ (34.87)
高興臉孔	19.44* (40.49)	7.93 (35.65)	8.49 (42.29)	12.52* (42.55)

註：每個細格中的單位為毫秒。

⁺ *p* = .013; * *p* < .0125.

p < .0125, *d* = 0.30) 皆達到顯著，顯示，安全依戀組、矛盾依戀組、及疏離依戀組對生氣臉孔有顯著的注意力抑制傾向，安全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對高興臉孔有顯著的注意力抑制傾向，上述效果量皆落在低度水準的效果量。另外，懼怕依戀組對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 ($t(97) = 2.53, p = .013, d = 0.26$) 也接近顯著，效果量同樣落在低度水準的效果量。

整體而言，雖然四組在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沒有顯著的組間差異，但單一樣本 *t* 檢定顯示四組的注意力抑制分數都顯著大於零分，有明顯的抑制傾向，其中，安全依戀組、疏離依戀組、及懼怕依戀組對生氣臉孔有抑制傾向與研究假設二一致，但矛盾依戀組對生氣臉孔有明顯的抑制傾向則與研究假設二不一致。再者，四組雖然在高興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同樣沒有顯著的組間差異，但單一樣本 *t* 檢定顯示安全依戀組和懼怕依戀組的注意力抑制分數都顯著大於零分，有明顯的抑制傾向，此結果與研究假設二一致，而矛盾依戀組對高興臉孔沒有明顯的抑制傾向也跟研究假設二一致，只有疏離依戀組對高興臉孔沒有明顯的抑制傾向跟研究假設二不一致。

第四節 各組依戀組別在心理適應上的差異檢定

由前一節的分析結果可知，當個體暴露在威脅情境下，不同依戀組別對高興與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反應有差異。本研究進一步好奇，此差異是否會導致心理適

應程度的不同。而在各組進行注意力反應預測心理適應的檢驗之前，先探討各組在心理適應指標上是否有組間差異。

在長期心理適應指標上，表 4-8 呈現各組在長期心理適應指標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在控制感情狀態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四組在正向情感、負向情感、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皆有顯著的組間差異 ($F(3, 285) = 5.84, p < .01, \eta^2 = 0.06$; $F(3, 285) = 14.92, p < .001, \eta^2 = 0.14$; $F(3, 285) = 8.90, p < .001, \eta^2 = 0.09$; $F(3, 285) = 18.35, p < .001, \eta^2 = 0.16$)，組間差異的效果量落在中度與高度水準。事後比較顯示，在正向情感分數上，安全依戀組顯著大於疏離依戀組和懼怕依戀組的分數 ($ps < .01$)，安全依戀組的分數也大於矛盾依戀組的分數，只是差異僅接近顯著 ($p = .082$)。在負向情感分數上，懼怕依戀組的分數顯著大於疏離依戀組與安全依戀組的分數 ($ps < .001$)，矛盾依戀組的分數也顯著大於疏離依戀組與安全依戀組的分數 ($ps < .001$)，其中，懼怕依戀組與矛盾依戀組、疏離依戀組與安全依戀組沒有顯著差異。在焦慮分數上，懼怕依戀組的分數顯著大於疏離依戀組與安全依戀組的分數 ($ps < .001$)，矛盾依戀組的分數顯著大於安全依戀組的分數 ($p < .05$)，其中，懼怕依戀組與矛盾依戀組、疏離依戀組與矛盾依戀組、以及疏離依戀組與安全依戀組都沒有顯著差異。在憂鬱分數上，懼怕依戀組的分數皆顯著大於疏離依戀組與安全依戀組的分數 ($ps < .001$)，以及矛盾依戀組的分數皆顯著大於疏離依戀組與安全依戀組的分數 ($ps < .01$)，其中，懼怕依戀組與矛盾依戀組、疏離依戀組與安全依戀組沒有顯著差異。

在短期情緒變化上，表 4-9 呈現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各組在點偵測作業前後情緒變化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在控制感情狀態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四組在高興情緒、悲傷情緒、及生氣情緒的變化皆沒有顯著的組間差異，只有在恐懼情緒的變化上有顯著的組間差異 ($F(3, 273) = 3.36, p < .05, \eta^2 = 0.04$)，具有中度水準的效果量。事後比較顯示，懼怕依戀組恐懼情緒減少程度顯著大於疏離依戀組 ($p < .01$)，矛盾依戀組恐懼情緒減少程度顯著大於疏離依戀組 ($p < .05$)。表 4-10 則呈現各組在負向情感促發作業前後情緒變化的平



表 4-8

四組依戀組別在長期心理適應指標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安全依戀組 (<i>n</i> = 96)		矛盾依戀組 (<i>n</i> = 46)		疏離依戀組 (<i>n</i> = 49)		懼怕依戀組 (<i>n</i> = 99)		<i>F</i> (3, 285)	<i>p</i>	η^2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正向情感	33.44	6.04	31.30	7.56	29.51	6.12	29.65	7.26	5.84	<.010	0.06
負向情感	22.49	7.62	28.67	7.00	20.22	6.60	26.59	7.62	14.92	<.001	0.14
焦慮分數	5.26	5.25	7.85	5.85	5.39	5.31	9.36	7.94	8.90	<.001	0.09
憂鬱分數	7.53	5.89	12.13	7.11	7.49	5.81	14.11	8.06	18.35	<.001	0.16



表 4-9

四組依戀組別在威脅促發情境下點偵測作業前後的情緒變化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安全依戀組 (<i>n</i> = 95)		矛盾依戀組 (<i>n</i> = 39)		疏離依戀組 (<i>n</i> = 48)		懼怕依戀組 (<i>n</i> = 96)		<i>F</i> (3, 273)	<i>p</i>	η^2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高興情緒	-8.86	13.11	-10.87	14.67	-5.85	9.86	-9.86	16.85	1.18	.319	0.01
悲傷情緒	2.05	19.91	3.26	13.53	-0.65	9.57	0.10	12.53	0.63	.594	0.01
生氣情緒	2.09	12.50	4.85	13.23	1.90	11.21	4.53	16.11	1.00	.393	0.01
恐懼情緒	-13.89	19.87	-21.51	22.31	-11.04	18.62	-21.56	22.22	3.36	.019	0.04



表 4-10

四組依戀組別在負向情感促發作業前後的情緒變化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安全依戀組 (<i>n</i> = 93)		矛盾依戀組 (<i>n</i> = 44)		疏離依戀組 (<i>n</i> = 48)		懼怕依戀組 (<i>n</i> = 98)		<i>F</i> (3, 279)	<i>p</i>	η^2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高興情緒	-5.61	14.92	-8.14	15.34	-4.02	7.01	-8.32	16.25	1.63	.182	0.02
悲傷情緒	1.42	14.56	-0.50	21.92	0.23	6.93	2.88	19.76	0.46	.710	0.01
生氣情緒	1.82	17.58	2.50	20.86	1.00	7.48	6.21	23.32	1.36	.256	0.01
恐懼情緒	-1.25	11.64	-3.86	23.78	0.90	7.95	-2.52	14.19	0.98	.401	0.01

均數和標準差，在控制感情狀態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四組在高興情緒、悲傷情緒、生氣情緒、及恐懼情緒的變化皆沒有顯著的組間差異。

整體而言，四組依戀組別主要的差異是顯現在長期心理適應指標上，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與高逃避依戀特性的懼怕依戀組在焦慮分數與憂鬱分數上的分數最高，在負向情感的分數也偏高，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組在負向情感的分數最高，在焦慮分數與憂鬱分數上的分數也偏高，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組在正向情感與負向情感的分數最低，在焦慮分數與憂鬱分數上的分數也偏低，而具有低焦慮依戀特性與低逃避依戀特性的安全依戀組在正向情感的分數最高，在負向情感、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的分數偏低。換言之，安全依戀組有最佳的心理健康度，其次是疏離依戀組，懼怕依戀組與矛盾依戀組的心理健康度最不佳。

第五節 注意力偏誤/抑制分數預測心理適應的探討

依據前兩節的分析結果可知，不同依戀組別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高興與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反應有組間差異，在心理適應上也存在組間差異。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檢驗，不同依戀組別中注意力偏誤分數或注意力抑制分數是否可以預測各自的心理適應程度。

壹、 注意力偏誤分數預測各項心理適應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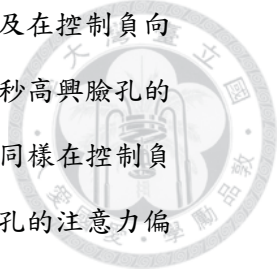
為檢驗不同依戀組別中，威脅促發情境下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是否可以預測各項心理適應指標，先採用皮爾森相關檢驗各組中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各項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再採用多元迴歸分析，將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和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分開，依序作為預測變項去預測短期情緒變化分數、正向情感分數、負向情感分數、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等心理適應指標，並採用逐步回歸選取法，先將 100、200、及 20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一起放入迴歸去預測各項心理適應指標，再將 100、200、及 20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

數一起放入迴歸去預測各項心理適應指標。

另外，為檢驗注意力偏誤分數是否會透過短期情緒變化的影響導致長期心理適應之焦慮憂鬱的發生，本研究參考 Baron 與 Kenny (1986) 的觀點，採用階層迴歸分析進行中介效果檢驗，中介效果應符合三個條件：(1) 前置變項（注意力偏誤分數）對中介變項（短期情緒變化）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2) 前置變項（注意力偏誤分數）對效標變項（焦慮分數或憂鬱分數）有顯著的預測效果；(3) 同時放入前置變項（注意力偏誤分數）與中介變項（短期情緒變化）來預測效標變項（焦慮分數或憂鬱分數），若中介變項有顯著的預測效果，而前置變項的預測效果顯著下降或消失，就表示有中介效果。上述多元迴歸與階層迴歸分析的所有預測變項，都經過中心化(centering)處理，以避免多元共線性問題(Aiken & West, 1991)。

表 4-11 呈現安全依戀組中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各項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結果，僅有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1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正向情感有正相關 ($r = .24, p < .05$)，具有低度相關。多元迴歸分析顯示，呈現 1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可顯著預測正向情感的升高 ($\beta = .24, p < .05$)。因為安全依戀組中，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都無法顯著預測短期情緒變化，故不進行短期情緒變化中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焦慮憂鬱關係的中介效果檢定。

表 4-12 呈現矛盾依戀組中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各項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結果，僅有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心理適應有顯著相關，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負向情感、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皆有正相關 ($r = .32, p < .05, r = .55, p < .001, r = .37, p < .05$)，具有中度到高度相關，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焦慮分數有負相關 ($r = -.41, p < .01$)，具有中度相關，呈現 20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高興情緒有負相關 ($r = -.36, p < .05$)，與悲傷情緒有正相關 ($r = .36, p < .05$)，皆具有中度相關。多元迴歸分析顯示，矛盾依戀組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



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可預測負向情感的升高 ($\beta = .32, p < .05$)，以及在控制負向情感與憂鬱分數之後，矛盾依戀組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也可顯著預測焦慮分數的升高 ($\beta = .30, p < .05$)。同樣在控制負向情感與憂鬱分數之後，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也可以顯著預測焦慮分數的降低 ($\beta = -.27, p < .05$)。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20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亦可顯著預測高興情緒分數的降低 ($\beta = -.36, p < .05$)，以及預測悲傷情緒分數的升高 ($\beta = .36, p < .05$)。進一步使用階層迴歸分析檢驗中介效果，結果，雖然呈現 20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對中介變項（高興情緒變化與悲傷情緒變化）有顯著預測效果，但對效標變項（焦慮分數或憂鬱分數）無顯著預測效果，顯示，高興情緒變化無法中介呈現 20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焦慮/憂鬱的關係，以及悲傷情緒變化無法中介呈現 20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焦慮/憂鬱的關係。

表 4-13 呈現疏離依戀組中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各項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結果，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憂鬱分數有負相關 ($r = -.29, p < .05$)，具有低度相關，以及對呈現 20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生氣情緒有正相關 ($r = .38, p < .01$)，具有中度相關。多元迴歸分析顯示，疏離依戀組僅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20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可預測生氣情緒分數的升高 ($\beta = .38, p < .01$)。使用階層迴歸分析檢驗中介效果，結果，雖然呈現 20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對中介變項（生氣情緒變化）有顯著預測效果，但對效標變項（焦慮分數或憂鬱分數）無顯著預測效果，顯示，生氣情緒並沒有中介呈現 20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焦慮/憂鬱的關係。

表 4-14 呈現懼怕依戀組中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各項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結果，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悲傷情緒、生氣情緒皆有正相關 ($r = .33, p < .001; r = .22, p < .05$)，具有低度到中度相關。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2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則與生氣情緒有



表 4-11

安全依戀組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 (n = 95)

	短期情緒變化				長期心理適應			
	高興情緒	悲傷情緒	生氣情緒	恐懼情緒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焦慮分數	憂鬱分數
高興臉孔偏誤 100ms	-.13	-.08	.10	-.02	.14	-.01	.02	.09
高興臉孔偏誤 200ms	.07	-.05	-.05	-.01	.08	-.11	-.13	-.07
高興臉孔偏誤 2000ms	.07	.03	.05	-.14	-.05	-.09	-.04	-.04
生氣臉孔偏誤 100ms	-.04	-.15	-.05	-.05	.24*	.14	.17	-.02
生氣臉孔偏誤 200ms	-.13	.06	-.15	.03	-.00	-.04	-.18	-.13
生氣臉孔偏誤 2000ms	.00	.09	-.07	.13	-.16	.07	.12	.19

* $p < .05$.



表 4-12

矛盾依戀組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 ($n = 39$)

	短期情緒變化						長期心理適應			
	高興情緒	悲傷情緒	生氣情緒	恐懼情緒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焦慮分數	憂鬱分數		
高興臉孔偏誤 100ms	-.16	.05	.08	-.01	.10	.32*	.55***	.37*		
高興臉孔偏誤 200ms	.18	-.22	-.26	-.14	-.01	-.10	-.41**	-.11		
高興臉孔偏誤 2000ms	-.36*	.36*	.23	.15	.14	.04	.02	-.04		
生氣臉孔偏誤 100ms	.13	.09	-.01	.23	-.22	-.25	-.23	-.15		
生氣臉孔偏誤 200ms	.01	.05	.12	.10	.06	-.04	-.14	-.16		
生氣臉孔偏誤 2000ms	.01	-.22	-.28	.03	.08	.28	.30	.17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4-13

疏離依戀組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 ($n = 48$)

	短期情緒變化					長期心理適應				
	高興情緒	悲傷情緒	生氣情緒	恐懼情緒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焦慮分數	憂鬱分數		
高興臉孔偏誤 100ms	-.25	-.03	-.25	.17	.18	-.11	-.13	-.29*		
高興臉孔偏誤 200ms	-.02	-.21	-.04	.02	-.10	.13	.02	.10		
高興臉孔偏誤 2000ms	.01	-.27	-.07	.13	.17	.07	-.10	.03		
生氣臉孔偏誤 100ms	-.09	-.07	.08	-.08	.04	.23	-.13	.00		
生氣臉孔偏誤 200ms	-.07	.04	-.02	.06	.11	-.13	-.21	-.19		
生氣臉孔偏誤 2000ms	-.12	.14	.38**	.05	.21	.26	.15	.18		

* $p < .05$; ** $p < .01$.



表 4-14

懼怕依戀組之注意力偏誤分數與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 ($n = 96$)

	短期情緒變化					長期心理適應				
	高興情緒	悲傷情緒	生氣情緒	恐懼情緒	憂鬱分數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焦慮分數	憂鬱分數	
高興臉孔偏誤 100ms	-.16	-.02	-.06	.01	-.09	.06	.08	.04	-.09	
高興臉孔偏誤 200ms	-.12	.33 ^{***}	.22 [*]	.11	.17	-.04	.19	.19	.17	
高興臉孔偏誤 2000ms	.06	.03	.12	.07	.10	-.05	.06	.10	.10	
生氣臉孔偏誤 100ms	-.03	-.09	-.08	-.02	.04	.18	.13	.16	.04	
生氣臉孔偏誤 200ms	.06	-.16	-.22 [*]	-.09	.16	-.04	.03	.13	.16	
生氣臉孔偏誤 2000ms	-.03	-.10	-.06	-.00	-.13	.01	-.04	-.20	-.13	

* $p < .05$; *** $p < .001$.

負相關 ($r = -.22, p < .05$)，具有低度相關。多元迴歸分析顯示，懼怕依戀組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可預測悲傷情緒分數的升高 ($\beta = .32, p < .01$)，以及預測生氣情緒分數的升高 ($\beta = .22, p < .05$)。另外，懼怕依戀組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對呈現 2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亦可預測生氣情緒分數的降低 ($\beta = -.22, p < .05$)。進一步檢驗中介效果，階層迴歸結果顯示，雖然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對中介變項（悲傷情緒變化或生氣情緒變化）有顯著預測效果，但對效標變項（焦慮分數或憂鬱分數）無顯著預測效果，顯示，悲傷/生氣情緒並沒有中介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焦慮/憂鬱的關係。同樣地，雖然呈現 2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對中介變項（生氣情緒變化）有顯著預測效果，但對效標變項（焦慮分數或憂鬱分數）無顯著預測效果，顯示，生氣情緒並沒有中介呈現 200 毫秒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焦慮/憂鬱的關係。

貳、 注意力抑制分數預測各項心理適應指標

為檢驗不同依戀組別中，注意力抑制分數是否可以預測各項心理適應指標，同樣先採用皮爾森相關檢驗各組中注意力抑制分數與各項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再採用多元迴歸分析，將高興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和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作為預測變項，去預測短期情緒變化分數、正向情感分數、負向情感分數、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並採用逐步回歸選取法，將高興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和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一起放入迴歸去預測各項心理適應指標。

另外，為檢驗注意力抑制分數是否會透過短期情緒變化的影響導致長期心理適應之焦慮憂鬱的發生，同樣參考 Baron 與 Kenny (1986) 的觀點，採用階層迴歸分析進行中介效果檢驗，依序進行下面三個迴歸分析：(1) 前置變項（注意力抑制分數）對中介變項（短期情緒變化）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2) 前置變項（注意力抑制分數）對效標變項（焦慮分數或憂鬱分數）有顯著的預測效果；(3) 同時放入前置變項（注意力抑制分數）與中介變項（短期情緒變化）來預測效標變項

(焦慮分數或憂鬱分數)，若中介變項有顯著的預測效果，則前置變項的預測效果會顯著下降或消失。上述多元迴歸與階層迴歸分析的所有預測變項，同樣都要經過中心化 (centering) 處理，以避免多元共線性問題 (Aiken & West, 1991)。

表 4-15 呈現各組中注意力抑制分數與各項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結果，安全依戀組中生氣臉孔抑制分數與生氣情緒有顯著正相關 ($r = .21, p < .05$)，效果量屬於低度相關，以及在疏離依戀組中，高興臉孔抑制分數與焦慮分數有顯著正相關 ($r = .37, p < .01$)，生氣臉孔抑制分數與正向情感分數有顯著正相關 ($r = .31, p < .05$)，皆屬於中度相關，懼怕依戀組中生氣臉孔抑制分數與高興情緒有顯著正相關 ($r = .21, p < .05$)，屬於低度相關。多元迴歸分析顯示，在安全依戀組中，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可顯著預測生氣情緒升高 ($\beta = .21, p < .05$)，在疏離依戀組中，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可顯著預測正向情感分數的升高 ($\beta = .32, p < .05$)，以及在懼怕依戀組中，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可顯著預測高興情緒的升高 ($\beta = .21, p < .05$)。使用階層迴歸分析檢驗中介效果，結果，雖然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對中介變項 (高興情緒變化) 有顯著預測效果，但對效標變項 (焦慮分數或憂鬱分數) 無顯著預測效果，顯示，高興情緒變化並未中介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與焦慮/憂鬱的關係。

參、小結

當暴露在威脅情境下，在安全依戀組與矛盾依戀組，訊息處理早期的注意力偏誤可以顯著預測正向情感或負向情感的分數，但預測方向與假設相反。而在四組中，訊息處理後期的注意力偏誤可以顯著預測焦慮分數與正負向情緒變化，但是預測方向也多與假設相反。此結果顯示，研究假設三只得到部分支持。

另外，在注意力偏誤分數與注意力抑制分數去預測心理適應的結果部分，本研究發現非研究假設預期的情緒價性效果 (valence effect)。安全依戀組與疏離依戀組中，對生氣臉孔的負向偏誤分數與負向抑制分數最能夠預測正向情感分數與負向情緒變化。矛盾依戀組中，則是對高興臉孔的正向偏誤分數最能夠預測負

向情感分數、焦慮分數、及負向情緒變化。而在懼怕依戀組中，對生氣臉孔的負向偏誤分數與負向抑制分數、以及對高興臉孔的正向偏誤分數最能夠預測短期情緒變化，但卻無法預測長期心理適應之焦慮與憂鬱分數的變化。此外，在安全依戀組，負向偏誤分數可顯著預測良好心理適應性，在疏離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負向抑制分數可顯著預測良好心理適應性，而在矛盾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正向偏誤分數可顯著預測不良心理適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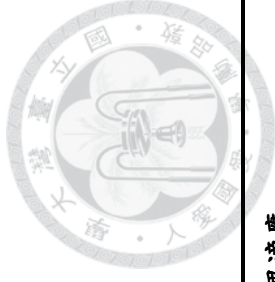


表 4-15

四組依戀組別之注意力抑制分數與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

	短期情緒變化					長期心理適應				
	高興情緒	悲傷情緒	生氣情緒	恐懼情緒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焦慮分數	憂鬱分數	愛鬱分數	
<u>安全依戀組</u>	高興臉孔抑制分數	-.18	.04	.11	.02	.05	-.01	.03	-.06	
(n = 93)	生氣臉孔抑制分數	-.08	.02	.21*	-.10	-.02	.04	-.01	-.05	
<u>矛盾依戀組</u>	高興臉孔抑制分數	.00	.14	.14	.23	-.06	-.08	-.04	.00	
(n = 44)	生氣臉孔抑制分數	.19	-.05	.12	.13	-.08	.05	-.17	.01	
<u>疏離依戀組</u>	高興臉孔抑制分數	-.10	-.01	.21	.15	-.13	.24	.37**	.26	
(n = 48)	生氣臉孔抑制分數	-.05	-.03	.11	.05	.31*	-.11	-.13	-.22	
<u>懼怕依戀組</u>	高興臉孔抑制分數	-.01	.01	.11	.03	.04	-.17	-.05	.00	
(n = 98)	生氣臉孔抑制分數	.21*	-.11	-.05	-.12	-.13	-.15	-.06	.05	

* $p < .05$; ** $p < .01$.



第五章 綜合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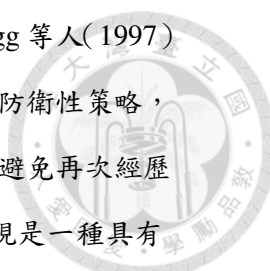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檢驗在威脅促發情境下，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對情緒性訊息的注意力偏誤表現是否有跨時間歷程上的差異，以及此偏誤差異是否會預測不同程度的心理適應性。本研究發現，只有在威脅促發情境下，才會激發個體依戀系統的運作，並且讓個體表現出先警覺生氣臉孔，後警覺高興臉孔的兩階段注意力偏誤表現，此外，在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中，上述注意力偏誤在跨時間歷程的差異也具有組間差異，並且對心理適應性有不同預測力。

第一節 威脅促發情境下的兩階段注意力偏誤表現

Bowlby (1982) 提出依戀概念時，把依戀視為具有生存功能的行為系統，透過依戀系統的激發，個體會向依戀他人尋求親近感，來重拾安全感以避免危險，顯示，依戀系統的主要功能是增加個體在面對威脅或危險時生存的可能性。其中，個體必須在知覺到威脅下，才會啟動依戀系統運作，若個體沒有知覺到威脅刺激，就不會啟動依戀系統。Mikulincer 與其同事 (2001; 2002) 發現，透過闔下促發威脅刺激，個體在認知作業上會出現較快辨識出親近感相關字詞與依戀他人名字的效果。與 Mikulincer 等人的研究發現一致，本研究也發現，只有在闔下威脅促發情境，個體在注意力作業才會對情緒性訊息有顯著的促發效果，相反地，在中性促發情境下，本研究與 Mikulincer 等人研究都未發現個體對情緒性訊息有促發效果。顯示，在意識無法覺察的層面呈現威脅刺激給個體，讓個體無法對其進行防衛性處理，個體的依戀系統受到激發才会有明顯的促發效果。

關於可激發依戀系統的威脅刺激，Bowlby (1982) 認為除了實際的威脅刺激之外（如，黑暗、噪音等），與依戀他人的分離或者失去依戀他人也是重要的威脅刺激。本研究發現，個體對生氣臉孔有顯著的注意力偏誤，推測生氣臉孔可能隱含與依戀他人的分離或者失去依戀他人有關的訊息，所以個體才會對生氣臉孔有警覺反應。一旦個體警覺到生氣臉孔此威脅刺激後，本研究發現，個體會進



而對此威脅刺激產生逃避反應。此先警覺後逃避的兩階段模式，Mogg 等人(1997)認為是一種保護機制，是為了降低威脅刺激所誘發出的焦慮情緒的防衛性策略，當個體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使用逃避策略來抑制威脅訊息時，就可避免再次經歷焦慮情緒。Dewitte 與 De Houwer (2008) 也認為先警覺的偏誤表現是一種具有保護性的防衛性策略，因為警覺有助於後續進一步對威脅刺激進行排除，讓個體不受到威脅刺激誘發出來的負向情緒或記憶的過度衝擊。另外，Edelstein 與 Gillath(2008)發現個體對威脅刺激進行排除或抑制，通常需要認知資源的涉入。所以可預測，對威脅刺激的排除或抑制的反應應該會發生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因為此階段通常涉及的是費力且有認知涉入的階段，而本研究結果與此預測一致，發現個體對威脅刺激的排除或抑制反應，主要發生在 2000 毫秒之訊息處理後期階段，顯示，個體並非在自動化層面，而是在認知涉入的意識層面去排除或抑制威脅刺激。

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個體除了逃避威脅相關的生氣臉孔之外，本研究亦發現，個體同時也會對跟親近相關的高興臉孔產生警覺性反應，這可能是作為一種向他人尋求親近感來因應威脅的表現。Bowlby (1982) 認為個體終其一生，在有需要時，都會激發依戀系統，並透過尋求親近感作為因應威脅的初級因應策略，此策略在兒童時期主要是以真實向依戀他人尋求親近感的行為表現，到了成人階段，則是以認知表徵表現，當成人知覺到威脅時，其內在曾提供支持與保護之依戀他人的認知表徵會被激發，進而產生安全感來因應威脅。因為依戀相關認知表徵是與情感刺激有強烈連結的，所以透過情感刺激的促發，可進一步激發此認知表徵，並蔓延到其他相近的認知節點，提高依戀相關節點的可接觸性 (Collin & Read, 1994)。Mikulincer 與其同事 (2001; 2002) 發現呈現威脅刺激後，個體會出現跟親近感尋求相關的表現，像是較快辨識出親近感相關字詞與依戀他人名字，作為威脅刺激依戀系統激發的指標。而本研究同樣發現，呈現威脅刺激後，對與親近相關的高興臉孔的注意力警覺性變高，這可能反映著親近感相關節點的可接觸性提高後的表現。無論國內外的研究都發現，呈現威脅刺激後，個體對親近感

相關刺激的可接觸性變高，顯示，親近感尋求傾向是一個跨文化的共通現象，是所有個體與生俱來用來面對威脅或危險時得以生存下去的重要因應策略。

綜上，本研究發現，在威脅情境下，個體對威脅相關刺激（生氣臉孔）會有顯著的注意力偏誤，並隨著刺激呈現時間的延長，個體的注意力轉而變成逃離威脅相關刺激，同時轉而去注意親近相關刺激（高興臉孔），此兩階段的注意力偏誤表現，剛好呈現依戀系統被威脅刺激激發後，個體從警覺到威脅刺激，轉而需要向他人尋求親近感來因應威脅刺激的模式，而此模式是個跨文化的現象。

第二節 不同依戀相關策略對注意力偏誤/抑制反應的特定影響性

不過，即便採用尋求親近感來因應威脅刺激是跨文化的現象，在不同情境脈絡下，相同臉部表情訊息仍具有不同的義涵(Vrticka, Andersson, Grandjean, Sander, & Vuilleumier, 2008)。因為具有不同依戀特性個體在過去與依戀他人互動經驗的差異，並因著經驗不同而發展出不一樣的依戀目標與採用不一樣的情緒調節策略去因應威脅訊息以達到依戀目標，所以可預測，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對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表現會有差異。

本研究發現，在跨時間歷程的注意力偏誤表現上的確存在著依戀組別的差異，而此差異來自於，不同依戀組別因為採用不同情緒調節策略去達到不同依戀目標，進而具有注意力偏誤表現的差異。其中，無論是在注意力偏誤或注意力抑制反應，安全依戀組對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表現與研究假設較一致，有顯著抑制傾向，而疏離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對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表現與研究假設一致，皆對生氣臉孔有先警覺後抑制的表現，但他們對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表現則與研究假設不一致，疏離依戀組對高興臉孔出現逐漸警覺反應，懼怕依戀組對高興臉孔出現同時有警覺伴隨顯著抑制的衝突表現。最後，矛盾依戀組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與後期階段對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皆表現出與假設一致的警覺反應，但在訊息處理中間階段，對高興與生氣臉孔則表現出與研究假設不一致的逃避反應。以下將分開不同依戀組別，依序討論可能的原因。



壹、安全依戀策略與高興/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反應

安全依戀個體的依戀他人，在其過去有需要時，都可穩定地敏感其需求，並適時給予協助，因此，讓其發展出安全依戀策略，透過向依戀他人尋求親近感來因應威脅刺激。採用安全依戀策略的安全依戀個體，其依戀目標是尋求親近感以減緩威脅刺激所帶來的悲傷苦惱感，並繼續從事與依戀無關的活動，例如，探索外在環境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2007)。因此，本研究假設，當其在訊息早期階段警覺到威脅相關刺激後，轉而對親近相關刺激表現出警覺作為親近感尋求的表現，而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當其對生氣臉孔作出逃避反應，作為一種成功因應威脅刺激的表現，就不會繼續對高興臉孔出現任何偏誤反應。本研究發現與上述假設一致，安全依戀個體對生氣臉孔表現出先警覺後逃避之兩階段模式，以及對高興臉孔表現先警覺後無偏誤的反應。

事實上，若仔細檢查安全依戀組的高興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生氣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相較其他三組，可以發現其有較小的高興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與生氣臉孔注意力偏誤分數，且偏誤分數皆未達顯著，另外，其也有顯著的高興臉孔注意力抑制分數與生氣臉孔注意力抑制分數。本研究進一步推論，可能是因為安全依戀個體必須透過抑制對所有刺激的警覺性，進而來抑制依戀系統的激發，以便繼續進行原本在進行的活動。如同 Ainsworth 等人 (1978) 在陌生情境所觀察到的，安全依戀嬰兒面對與母親分離又團聚的情境，透過向母親尋求親近感而快速平撫內在的悲傷苦惱情緒後，就不會再去注意母親是否離開或者注意母親是否在身旁的訊息，而是可以繼續回頭去玩玩具。Main (2000) 表示，因為安全依戀個體具有彈性的注意力，會隨著環境改變而彈性地變化其注意力焦點，因此，不會使用過大化 (maximizing) 或過小化 (minimizing) 的策略去處理依戀相關訊息，進而有僵化的注意力傾向。

此外，Dewitte 與 De Houwer (2011) 同樣發現，安全依戀個體對依戀他人負向特質有明顯的抑制傾向，並認為這是一種良好人際關係的保護機制，因為透

過抑制反應，才會讓安全依戀個體不去聚焦跟他人有關的負向訊息，進而可以促進良好人際關係。本研究進一步推論，安全依戀個體可能透過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反應，不去聚焦他人的生氣臉孔，進而可以促進良好人際關係，因為抑制不去注意他人的生氣臉孔，才能讓安全依戀個體不用懷著害怕被他人拒絕的焦慮感下，繼續去親近他人。另外，本研究還發現，在中性促發情境下，安全依戀組對呈現 200 毫秒的高興臉孔有顯著的注意力促進分數，顯示，在沒有威脅刺激激發依戀系統的情況下，安全依戀個體仍會去注意高興臉孔，或許這也是另外一種良好的保護機制，讓安全依戀個體在沒有激發依戀系統的狀況下，仍會有注意正向訊息的偏誤表現，此正向偏誤也有助於其發展出良好的人際關係。

綜上所述，安全依戀個體受到安全依戀策略的影響，對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有微小的偏誤反應，伴隨顯著的抑制反應，透過抑制依戀系統的激發，以繼續進行原本在進行的活動，同時，透過適當抑制威脅相關的生氣臉孔，有助於其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

貳、去激發策略與生氣臉孔的先警覺後抑制反應

在疏離依戀個體中，因為在過去與依戀他人互動史中，在其有需要時，他人是一致地不給予反應或支持，因此，此類型的個體會發展出去激發依戀策略，其依戀目標是盡量逃離他人，以避免被他人拒絕，進而避免依戀系統的激發 (Mikulincer & Shaver, 2003; 2007)。本研究進一步推測，對疏離依戀個體而言，因為過去重覆被他人拒絕的經驗，讓其對於跟拒絕有關的訊息變得很敏感，因為生氣臉孔隱含著被他人拒絕的訊息，以及高興臉孔隱含著親近關係中潛在被他人拒絕的可能性，所以無論是對生氣臉孔或高興臉孔，都會被疏離依戀個體知覺成拒絕的訊息，而需要去逃避注意這些訊息。Main (2000) 就表示，疏離依戀個體不具有彈性的注意力，呈現僵化的注意力傾向，既逃避去注意母親是否離開的訊息，也逃避去注意母親是否在身旁的訊息，反而是將注意力放在玩具或者其他無生命的訊息上。因此，本研究假設疏離依戀個體對威脅相關刺激會有先警覺反

應，在成功警覺後就會進一步排除此刺激，而對親近相關刺激，因為與其盡量疏離與他人親近的依戀目標不一致，所以會表現出逃避反應。

本研究結果部分支持此假設，在四組之中，疏離依戀組對生氣臉孔呈現最明顯的先警覺後逃避之兩階段表現，對生氣臉孔也有最顯著的抑制反應，這可能就是因為疏離依戀個體為了避免再次經驗被他人拒絕的負向感受，所以會逃避去注意生氣臉孔，甚至是抑制去注意生氣臉孔。但是此結果跟 Fraley 等人 (2000) 的研究結果不一致，Fraley 等人發現，疏離依戀個體對依戀相關訊息的防衛性反應是事先型防衛性反應，透過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降低對依戀相關訊息的注意，來避免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引發不必要的負向解讀或負向記憶。但是，本研究卻發現，疏離依戀個體對生氣臉孔的逃避反應，並非發生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的自動化歷程，而是發生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 (2000 毫秒)。如同 Edelstein 與 Gillath (2008) 的研究發現，疏離依戀個體對於生氣臉孔的抑制反應是需要耗費認知資源，一旦認知資源被干擾，疏離依戀個體對依戀相關訊息的抑制反應就會降低，顯示，其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反應主要發生在有認知資源涉入的訊息處理後期階段，是屬於事後型的防衛型反應，當其注意到威脅訊息後，就會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去抑制處理已收錄進來的威脅訊息。

不過，與研究假設不一致的發現是，疏離依戀個體對高興臉孔表現出先逃避後警覺的表現，其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 (100 毫秒) 對高興臉孔有顯著的逃避反應，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 (2000 毫秒) 卻變成警覺反應，此結果與假設疏離依戀個體會對高興臉孔出現逃避反應不同。一個可能的解釋是，Edelstein 與 Gillath (2008) 發現，當疏離依戀個體處於一段親密關係中時，其去激發策略才會被激發，因為當個體處於關係中才有較多機會去經驗與依戀相關的訊息(如，親密感)，所以會比沒有處於一段親密關係中的個體，更常使用去激發策略去處理依戀相關訊息，因此才會有較大的抑制效果。在本研究也看到類似結果，在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上，非單身疏離依戀個體的注意力逃避傾向大於單身疏離依戀個體者的逃避傾向 (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非單

身者平均數 = -14.37 < 單身者平均數 = -5.09；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非單身者平均數 = 1.48 < 單身者平均數 = 18.40)，同時，非單身疏離依戀個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大於單身疏離依戀個體者的抑制分數(生氣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非單身者平均數 = 30.54 > 單身者平均數 = 12.50；高興臉孔的注意力抑制分數：非單身者平均數 = 12.16 > 單身者平均數 = 6.29)，顯示，非單身者對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的逃避傾向都大於單身者，呈現注意力的逃避反應。本研究推測，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招募到的疏離依戀個體多為單身者，這些單身個體未處於一段關係中，所以去激發策略的激發程度偏低，所以才會對高興臉孔呈現警覺反應，而非逃避反應。

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Vrticka 與其同事 (Vrticka, et al., 2008) 認為，因著情境脈絡的不同，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對相同臉部表情會有不同知覺的意涵。雖然 Mikulincer 與 Shaver (2003; 2007) 認為疏離依戀個體的依戀目標是盡量疏離與他人親近，所以應該不會去注意與親近感相關的刺激；但是，他們也注意到疏離依戀個體有誇大的自我感，同時有壓抑負向自我的傾向。本研究推測，疏離依戀個體仍需要他人給予肯定與認同，來壓抑負向自我感，並滿足正向自我感，所以有可能疏離依戀個體把高興臉孔解讀成肯定或讚許相關的意涵，透過去注意與自我肯定有關的訊息，來維持正向自我感。不過，此部分仍需後續研究進一步驗證之。

參、過度激發策略與高興/生氣臉孔的注意力矛盾反應

因為矛盾依戀組在過去與依戀他人互動史中，在其有需要時，他人會不一致地給予反應或支持，讓其對於他人的不可獲得較為敏感，因此，Mikulincer 與 Shaver (2003; 2007) 認為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會採用過度激發依戀策略，以提高依戀系統的激發，達到盡量尋求他人的親近與注意的依戀目標，所以假設矛盾依戀個體對高興與生氣臉孔會出現持續警覺反應。Main (2000) 也表示，矛盾依戀個體具有僵化的注意力傾向，會使用過大化的策略去處理依戀相關訊息，

不斷去注意母親是否離開的訊息或者去注意母親是否在身旁的訊息。不過，本研究結果卻與上述假設不一致，矛盾依戀個體對高興與生氣臉孔僅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與後期階段表現出與假設一致的警覺反應，在訊息處理中間階段卻出現逃避反應，而這可能是受到來矛盾情感（ambivalence）之依戀特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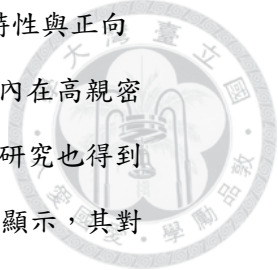
Ainsworth與其同事（1978）透過陌生情境實驗觀察到有一群矛盾依戀的嬰兒，在主要照顧者離開時會顯得焦慮不安，與主要照顧者團聚時又會顯露出矛盾情緒，一會兒擁抱母親，一會兒又生氣，想抵抗母親的擁抱，表現出矛盾情感的行為。對於矛盾情感的情緒調節歷程，Vrticka與Vuilleumier（2012）表示，矛盾依戀個體在情緒調節策略上，雖然會使用過度激發依戀策略來放大負向情緒感受，以尋求他人的注意，但在靠近他人的同時，又會嘗試降低此負向情緒，如同Ainsworth與其同事觀察到矛盾依戀嬰兒，因為生氣母親先前的離開與擔憂母親再次離開，會企圖抵抗母親的擁抱，來調節對母親的生氣，缺乏一致性的情緒因應策略。

矛盾依戀個體的矛盾情感展現在親密關係上（Hazan & Shaver, 1987），就會變成即便渴望與他人親近，但因為擔心他人並非真的愛自己，以及擔心自己想與他人親近的需求會嚇跑他人，遂變成具有高親密需求伴隨擔心被他人拒絕之矛盾情感的依戀特性。Mikulincer與Shaver（2007）也認為矛盾依戀個體對他人有高度親密需求，是希望透過過度依賴來確認自己的價值，但他們並非百分之百地正向看待他人，對他人仍會感到不信任與生氣。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推論，矛盾依戀個體可能就是受到上述對他人想親近又無法完全信任之矛盾情感的影響，才會在注意力偏誤表現上，出現警覺到與依戀相關訊息之後，又會逃避訊息以降低焦慮感，但是，一旦沒有注意到與親近感相關訊息，矛盾依戀個體內在渴望與他人親近的需求又會變高，進而再次尋求與他人親近，形成不斷尋求再保證的行為（Vrticka & Vuilleumier, 2012），並且在對與依戀相關訊息的注意力表現上，呈現警覺與逃避的循環模式。

若仔細回顧過去支持矛盾依戀個體有警覺性反應的研究，可看到矛盾依戀

個體在涉及知覺的訊息處理早期階段(低於100毫秒)(如, Fraley et al., 2006), 以及涉及評估與記憶的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如, Pereg & Milulincer, 2004; Maier et al., 2005)才有穩定的警覺反應, 在訊息處理中間階段(500毫秒)(如, Dewitt et al., 2007; 2008)則發現, 焦慮依戀特性越高, 對威脅相關訊息的偏誤傾向越低, 反而是呈現注意力逃避傾向, 這結果剛好與本研究發現矛盾依戀個體在跨時間歷程呈現警覺-逃避-警覺模式的表現一致。有可能是過去研究多進行單一時間點的研究, 所以才沒有發現矛盾依戀個體有跨時間歷程的矛盾反應。


另外, 矛盾依戀個體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2000ms)對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是四組最高, 顯示, 矛盾依戀個體對於依戀相關訊息的警覺反應, 比較穩定地出現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 此階段是有認知性策略涉入的訊息處理階段, 通常涉及對訊息的評估與記憶。其實, 當矛盾依戀個體的依戀系統被激發時, 常會連帶促發出其內隱性記憶(Siegel, 1999, chap. 3)。依據Main等人(1985)在成人依戀晤談的發現, 當矛盾依戀個體在談論依戀相關的經驗時, 就會促發出內隱性記憶, 導致其陷入過去的記憶, 此侵入性的過去記憶會干擾當下的現實感, 呈現心理狀態的不連貫(incoherence of mental state)。本研究推測, 當矛盾依戀個體暴露在威脅情境下時, 威脅刺激也激發出內隱性的記憶, 使其容易回想起過去不愉快的依戀經驗, 進而對依戀相關刺激出現高警覺反應, 因此, 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才會對依戀訊息有較高的警覺性反應。本研究結果也支持此推論, 在中性促發情境下, 矛盾依戀個體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2000ms)對於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的偏誤分數偏低(高興臉孔偏誤分數的平均數 = 1.80 vs. 生氣臉孔偏誤分數的平均數 = -0.54), 幾乎是沒有偏誤反應; 而在威脅促發情境下, 矛盾依戀個體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2000ms)對於高興臉孔與生氣臉孔的偏誤分數變高(高興臉孔偏誤分數的平均數 = 20.17 vs. 生氣臉孔偏誤分數的平均數 = 21.62), 顯示, 當威脅相關刺激暴露時間夠長時, 激發出矛盾依戀個體認知網路中的記憶相關節點, 才會看到穩定的警覺反應。



再者，在注意力抑制反應上，Dewitte (2011) 發現焦慮依戀特性與正向臉孔的抑制分數有顯著負相關，其表示具有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受到內在高親密需求的影響，有抑制正向訊息的困難，不會去抑制正向訊息。而本研究也得到一樣的結果，發現矛盾依戀個體對高興臉孔沒有顯著抑制的表現，顯示，其對他人的高度親密需求，讓其在注意力的抑制反應上，不會去抑制注意與親近感相關的訊息。不過，有趣的是，本研究卻發現，矛盾依戀個體對生氣臉孔有顯著的抑制反應，本研究推測，這可能是因為矛盾情感的特性讓矛盾依戀個體在與人互動時，常會帶著擔心他人並非真心愛自己而可能會離開自己的焦慮感，可是，一旦他人真的離開，矛盾依戀個體又會想要再次親近他人，形成不斷尋求再保證的行為 (Vrticka & Vuilleumier, 2012)。在不斷尋求再保證的行為過程中，矛盾依戀個體一旦注意到意涵他人不可獲得之生氣臉孔時，就會讓其擔心他人會離開或被他人拒絕的焦慮感升高，但是其渴望親近他人的需求又很高，所以就必須適時抑制對生氣臉孔的注意力，透過抑制去降低焦慮感，才可以在焦慮感不高的狀況下去接近他人。

肆、同時使用去激發與過度激發情緒策略與注意力衝突反應

懼怕依戀個體是過去研究較少被探討的依戀組別，在依戀分類中，其與疏離依戀個體皆被歸類在逃避依戀型，故本研究假設其表現應該與疏離依戀個體類似，會逃避與依戀相關的訊息，結果在生氣臉孔，本研究得到支持的結果，懼怕依戀個體與疏離依戀個體一樣，對生氣臉孔呈現逐漸逃避的反應，且也有接近顯著的抑制傾向。本研究推測，懼怕依戀個體面對意涵著被他人拒絕訊息的生氣臉孔，會使用去激發策略去抑制注意威脅相關訊息，進而出現逐漸逃避的反應，此結果與 Dewitte 等人 (2007) 以及 Dewitte 與 De Houwer (2008) 的發現一致，他們同樣發現懼怕依戀個體對於生氣臉孔有顯著的逃避傾向，並且認為逃避是一種保護性的策略，可以讓懼怕依戀個體避免再次經驗到被拒絕的負向經驗，降低害怕被拒絕的恐懼不安感。



除了對生氣臉孔有逃避反應，Dewitte 等人 (2007; 2008) 也發現懼怕依戀個體對高興臉孔有明顯的逃避反應，不過，本研究得到不太一樣的結果，本研究發現懼怕依戀個體對高興臉孔同時表現出逐漸警覺伴隨顯著抑制之衝突反應。去注意與親近感相關的高興臉孔是一種面對威脅的因應策略，但是，懼怕依戀個體在兒童時期，曾經歷過被他人拒絕的負向經驗，所以內在相信他人會拒絕自己，對他人持有負向的信念，害怕與他人接觸，此外，對自己也持有負向看法，不相信自己具有被他人愛的價值，對自我與他人皆持有負向知覺，這導致他們對親密關係存在矛盾情感，雖然有親密需求，卻認為自己不值得他人關愛，害怕被他人拒絕，所以會逃避親密關係，與他人互動時顯得冷漠與被動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因為害怕被依戀他人拒絕是其恐懼感的來源，所以懼怕依戀個體無法透過親近依戀他人來得到安全感，以緩解恐懼感與相關負向情感。因此，當懼怕依戀個體面對外在威脅，既無法向他人尋求幫助，亦缺乏正向自我資源，來協助他們去因應此威脅性訊息。在因應威脅策略的使用上，他們就會變成交互使用過度激發與去激發策略，無法有效與一致地使用特定策略去因應威脅刺激 (Mikulincer & Shaver, 2007)。懼怕依戀個體類似 Main 與其同事 (1985) 提出缺乏組織性或方向性 (disorganized/disoriented) 的依戀類型，在陌生情境中，此類型嬰兒跟父母的互動會出現趨避衝突的模式，例如，在與父母離開又團聚時，會走向父母，但卻將注意力投注在其他地方，無法一致性使用具組織性策略去因應依戀他人離開的負向情緒。

本研究進一步推測，懼怕依戀個體之所以對高興臉孔出現同時有警覺又有抑制的反應，就是受到交互使用過度激發與去激發策略的影響。因為高興臉孔對其而言，除了意涵與他人親近的可能性之外，同時也隱含潛在被他人拒絕的可能性，面對此不明確且具有衝突性的人際訊息，懼怕依戀個體受過度激發策略影響，會想去注意與親近感相關的高興臉孔，企圖透過向他人尋求親近來因應威脅，但是，當其接近他人又會誘發出害怕被他人拒絕的恐懼感，所以又會受去激發策略的影響，抑制去注意高興臉孔，交互使用過度激發與去激發策略的結果，就呈現出想

注意卻又不敢注意的衝突反應，對高興臉孔出現逐漸警覺又抑制的衝突反應。

伍、 小結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安全依戀組受到安全依戀策略影響，對高興與生氣臉孔都有抑制反應。而疏離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受到去激發策略影響，對生氣臉孔都有先警覺後逃避的傾向，其中，疏離依戀組受自我肯定需求影響，對高興臉孔有逐漸警覺反應，懼怕依戀組因為交互使用過度激發策略與去激發策略，對高興臉孔同時出現逐漸警覺與顯著抑制的衝突反應。矛盾依戀組受過度激發策略與矛盾情感依戀特性的影響，對高興與生氣臉孔出現警覺-逃避-警覺的矛盾反應。

第三節 注意力偏誤/抑制反應對心理適應性的預測力

文獻回顧顯示，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在心理適應上存在組間差異，而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此差異可能是來自於跨時間歷程之認知偏誤表現差異的貢獻。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因採用不同情緒調節策略，在跨時間歷程上出現注意力偏誤表現的差異，這些偏誤表現差異又進一步對短期與長期心理適應指標有不同預測力。當暴露在威脅情境下，安全依戀組對生氣臉孔的先警覺反應可顯著預測良好心理適應性的發展，以及疏離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反應可顯著預測良好心理適應性的發展，但是，矛盾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對高興臉孔的逐漸警覺反應卻顯著預測不良心理適應性的發展。

壹、 安全依戀個體之良好心理適應發展

首先，如同本研究假設的預測，安全依戀個體相較其他三組，有較佳的心理健康，有最高的正向情感分數、以及偏低的負向情感、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其中，對呈現100毫秒生氣臉孔的警覺反應可預測正向情感的升高。本研究推測，安全依戀個體因為受安全依戀策略影響，傾向對所有訊息進行抑制反應作為一種分心策略 (Vrticka & Vuilleumier, 2012)，尤其是對帶有威脅意涵之生氣臉孔出現



先警覺後排除的反應，因為在訊息早期階段的警覺有助於後續對訊息的排除，透過注意力的轉移而緩解威脅刺激帶來的負向情緒，一旦訊息排除就會促進正向情感的提升，進而可以促進安全依戀個體的良好心理適應（Mikulincer & Shaver, 2003）。Mikulincer 與 Shaver（2007）進一步表示，安全依戀個體具有較好的自我堅韌性，較容易從挫折中恢復，是因為其擁有可預測且敏感的依戀他人，透過與依戀他人的重覆互動，逐漸形塑出對自我與他人的正向內在運作模式。本研究推測，當安全依戀個體面對威脅訊息時，因為有自信與資源可以去因應此威脅刺激，所以可以成功緩解威脅刺激帶來的負向情緒，並促進正向情感的產生。

不過，與本研究假設不一致的地方是，安全依戀個體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反應預測了生氣情緒的升高。這可能是因為，抑制作為一種逃離策略，必須在特定情況才具有適應性功能，例如，經歷過親人逝世之極度負向經驗（Coifman, Bonanno, Ray, & Gross, 2007）。而在沒有經歷過極端負向經驗下，壓抑策略則不具有適應性的功能。Wegner 與其同事（Wegner, Schneider, Carter, & White, 1987）透過白熊實驗探討抑制策略的效果，發現當要求研究參與者不要去想白熊時，相較不壓抑組，壓抑組反而出現回彈作用，變得越容易想到白熊，顯示，壓抑會造成回彈作用。依據此白熊效應，本研究推測，因為安全依戀個體並未經歷過極度的負向經驗（如，被依戀他人拒絕），所以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傾向反而會造成回彈作用，讓其更容易注意到生氣臉孔時，導致負向情緒的升高。

綜上推論，對安全依戀個體而言，對生氣臉孔呈現警覺的反應是具有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因為當其警覺到生氣臉孔後，透過激發出內在正向對他人的認知表徵（依戀他人在其有需要時會給予協助），而可以使用此正向資源去因應生氣臉孔，進而提升正向情感。但是，安全依戀個體若對生氣臉孔採取過度抑制反應，則會造成回彈作用，讓其更容易去注意到生氣臉孔，反而會提高負向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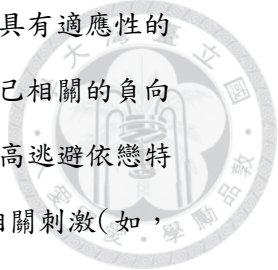
貳、 疏離/懼怕依戀組之抑制生氣臉孔反應與良好心理適應

如同本研究假設的預測，本研究發現疏離依戀個體的心理健康度是落在安全

依戀個體與矛盾與懼怕依戀個體中間，其有最低的正向情感分數、最低的負向情感分數、及偏低的憂鬱與焦慮分數，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的發現一致，疏離依戀個體雖有不良心理適應反應，但反應強度偏弱（Lapsley & Edgerton, 2002; Polek, et al., 2008）。

疏離依戀個體在兒童時期曾重覆經歷被依戀他人拒絕的負向經驗，故會使用抑制策略作為主要的去激發策略（Vrticka & Vuilleumier, 2012），透過壓抑不去注意意涵拒絕訊息的生氣臉孔，讓疏離依戀個體避免去經驗與拒絕經驗相關的負面情緒，因此，在疏離依戀組中，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傾向可預測正向情感的升高。相反地，疏離依戀個體對呈現 2000 毫秒的生氣臉孔的警覺反應反而會預測生氣情緒的升高，這可能是因為，疏離依戀個體對生氣臉孔同樣是採取先警覺後逃避的抑制模式，透過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的警覺來協助其於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對訊息的排除，但是，若個體在訊息處理後期階段沒有成功排除生氣臉孔，反而是對生氣臉孔保持警覺性，就會讓其想到過去被他人拒絕的負向經驗，再次經驗與拒絕經驗相關的負面情緒，並導致負向情緒的升高。如同 Coifman 等人（2007）的研究發現，在經歷極度負向經驗後，抑制與負向經驗的相關刺激（如，生氣臉孔），才具有保護作用，讓個體避免再次經驗被他人拒絕的負向經驗與相關負向情緒。

不過，疏離依戀個體雖然可以透過抑制去注意威脅相關訊息來提高正向情緒，但卻無法透過注意高興臉孔來達到同樣的效果。本研究發現，疏離依戀個體對高興臉孔逐漸警覺的注意力偏誤反應無法預測其心理適應指標。雖然疏離依戀個體可能把高興臉孔解讀成肯定或讚許相關的意涵，透過注意與肯定有關的訊息，來維持正向自我價值感，但是 Mikulincer 與 Shaver（2007）認為，疏離依戀個體並非對自己完全正向的看法，這顯現在疏離依戀個體的焦慮依戀特性分數顯著高於安全依戀組的分數，焦慮依戀特性指稱的是擔心自己沒有價值的程度，或許就是因為疏離依戀個體無法完全正向看待自己，仍會擔心自己沒有價值，即便疏離依戀個體注意到與肯定或讚許相關的高興臉孔，但若沒有適時抑制與自己相關的負向訊息，仍無法提高正向情感。



綜上推論，對疏離依戀個體而言，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反應才是具有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除了要抑制與他人相關的負向訊息，也要抑制與自己相關的負向訊息，才可提升其正向情感。不過，除了疏離依戀個體，同樣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的懼怕依戀個體也是採取抑制策略作為協助其面對與負向經驗相關刺激(如，生氣臉孔)的適應性策略。因為在兒童時期，其也重覆經歷過被依戀他人拒絕的負向經驗，所以需要透過抑制與拒絕相關的生氣臉孔來避免再次經驗負向經驗與相關的負向情緒。因此，其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傾向可預測高興情緒的升高。此結果再次顯示，在經歷極度負向經驗後，對與負向經驗相關刺激(如，生氣臉孔)的抑制傾向是具有保護作用(Coifman et al., 2007)。另外，本研究也發現懼怕依戀個體對呈現 200 毫秒的生氣臉孔的警覺反應可預測負向情緒的降低，可能是因為在訊息處理早期階段去警覺生氣臉孔，才有助於後續對此訊息的排除，因此，可預測負向情緒的降低。此結果顯示，對懼怕依戀個體而言，對生氣臉孔先警覺後排除的反應模式也是一種適應性的情緒因應策略，有助於負向情緒的降低。

參、 矛盾/懼怕依戀組之高興臉孔偏誤反應與不良心理適應

雖然懼怕依戀個體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反應有助於正向情緒的提升與負向情緒的下降，但是其對高興臉孔逐漸警覺的反應卻預測了負向情緒的升高，其對呈現 2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與悲傷情緒、生氣情緒皆有正相關。而同樣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個體，其對高興臉孔的偏誤也一樣可以預測負向情緒的升高，其中，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可預測負向情感的升高，以及在控制負向情感與憂鬱分數之後，呈現 1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可顯著預測焦慮分數的升高，以及呈現 2000 毫秒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分數可顯著預測高興情緒分數的降低，以及預測悲傷情緒分數的升高。

比較四組的心理適應性，本研究發現懼怕依戀個體與矛盾依戀個體有最高的負向情感分數、焦慮分數、及憂鬱分數，以及最低的正向情感分數，顯示這兩組有最不佳的心理適應性。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的發現一致，懼怕依戀個體與矛盾依

戀個的悲傷苦惱度較其他兩組高，而各自跟不良心理適應指標的相關也高（李同歸等人, 2008; Birnbaum et al., 1997; Lapsley & Edgerton, 2002; Polek et al., 2008）。而可能的原因就是，這兩類型個體無法透過持續注意高興臉孔來提升正向情緒，反而因為持續注意高興臉孔，導致負向情緒的升高，進而維持了某程度不良心理適應的發展。

為何持續持續注意高興臉孔會導致負向情緒的升高？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的懼怕依戀個體與矛盾依戀個體在面對與親近感相關的高興臉孔時，會採用過度激發策略來放大負向情緒，以尋求他人注意與親近他人（Mikulincer & Shaver, 2003）。但，受到矛盾情感依戀特性的影響，在注意到與親近他人有關的高興臉孔時，高興臉孔也會誘發出懼怕依戀個體與矛盾依戀個體害怕被他人拒絕的焦慮感或恐懼感，此焦慮感與恐懼感反而導致負向情緒的升高，這解釋了為何對高興臉孔的偏誤反應無法預測正向情緒的升高，反而是預測焦慮分數與負向情緒的升高。

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華人文化的研究中，王雅鈴（2008）發現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的個體，主要是使用忍耐的策略來調節人際衝突情境。本研究推測，面對同時具有親近與潛在拒絕的人際衝突訊息，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的個體可能會透過忍耐來因應上述的焦慮感，藉由忍氣吞聲來達到人際和諧。此忍耐的策略作為一種不良情緒調節策略，很容易導致負向情緒的產生。當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個體注意到隱含親密訊息的高興臉孔的同時，擔心被他人拒絕的焦慮感或恐懼感也會跟著升高，此時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個體若使用忍耐的策略去抑制焦慮感，就容易導致高興情緒的降低，以及悲傷情緒、生氣情緒、及焦慮分數的升高，無法促進良好心理適應的發展。

肆、小結

綜上，依戀系統對情緒性訊息處理歷程的影響是決定心理適應發展的重要因子，其中，安全依戀個體對生氣臉孔的先警覺反應可預測正向情感的升高，以及

高逃避依戀特性個體（疏離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反應可預測正向情感的升高，顯示，對威脅相關刺激的先警覺後抑制反應是具有適應性功能的情緒因應模式，特別是有經歷過極度負向經驗的個體，如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的疏離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相反地，在高焦慮依戀特性個體（矛盾依戀組與懼怕依戀組）對高興臉孔呈現逐漸警覺的表現，反而會預測負向情緒的升高，顯示，即便警覺到高興臉孔也不見得是適應性的情緒因應模式，端視個體對高興臉孔作出正向或負向評估，若做出負向評估，就有可能導致負向情緒的提升。


不過，在本研究中，注意力偏誤主要是預測短期心理適應的情緒變化，對長期心理適應的焦慮分數與憂鬱分數沒有太多顯著的預測力。一個可能解釋是，本研究是採用實驗操弄的威脅促發作業，所以促發出的威脅效果傾向在短期的情緒變化上產生效果。而另外一種可能解釋是，本研究主要是採用非臨床樣本，其心理適應指標都未達心理病理程度，所以較不易在焦慮分數與憂鬱分數有顯著發現，因此，建議未來可採用臨床樣本，來重新檢驗注意力偏誤對長期心理適應之焦慮與憂鬱的預測力。

第四節 華人文化觀點下的依戀特性

本研究之推論主要是立基於西方文化所發展的依戀理論去探討華人個體的依戀特性，但Wang與Song（2010）表示，應該要從華人文化角度來概念化成人依戀特性，將相依我、緣、孝道、辯證觀等特有華人文化因子納入考量。或許是文化差異才導致本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的不一致，以下將試著從華人文化觀點來探討華人個體的依戀特性，以及本研究與國外研究不太一致的發現。

壹、依戀分組的文化差異


過去多數的依戀研究都是使用發展於西方文化之依戀概念化的方式來進行依戀組別的分類，Schmitt等人(2004)在全球62個地區，檢驗成人依戀特性是否存在跨文化模式的自我與他人建構（models of self and other pancultural



constructs)，結果得到支持。但是，其仍注意到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如，香港、台灣、南韓、日本）的差異，前者受個人主義影響，有較多具有疏離依戀特性的個體，後者受集體主義影響，有較多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個體。此外，Wang與Mallinckrodt（2006）比較台灣研究參與者與美國研究參與者在依戀特性的差異，也發現在理想依戀關係的評估上，台灣研究參與者有較高的逃避依戀特性，以及台灣男性研究參與者有較高的焦慮依戀特性。綜上顯示，使用西方文化發展的依戀概念來探討華人個體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台灣研究參與者會呈現較高的焦慮依戀特性與逃避依戀特性，而這可能會導致使用發展於西方文化之依戀概念化的方式來進行依戀組別的分類，會誤將台灣研究參與者中安全依戀個體歸類為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與高逃避依戀特性的個體。

Hsu（2012）整理出兩個因著西方文化與華人文化的差異而導致的依戀分組偏誤。一是西方文化的安全依戀特性屬於開放風格，個體會主動去親近他人，以尋求他人支持，而華人文化的安全依戀特性則屬於自然風格，受到重視人際和諧文化的影響，在親近他人的時候，強調緣分而不強求，顯得較被動，所以容易被歸類成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二是集體主義的影響下，華人重視是否被依戀他人的接納，透過追求與他人情感上的依賴來建立自我感，但此傾向容易被歸類成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而可能就是因為上述的兩個差異，才導致在本研究中發現高焦慮依戀特性與高逃避依戀特性的懼怕依戀個體人數偏多。

Hsu（2012）進一步認為，應該依據Wang與Song（2010）提出相依我、緣、孝道、辯證觀等華人文化特有的四個向度，來重新概念化成人依戀概念。其依據上四個向度發展出新工具，並進行因素分析，結果得到相依我與辯證觀、緣、孝道三個成分。Hsu認為，在強調關係脈絡的華人文化中，華人個體較重視人際的和諧，關注人我的關聯，強調個人的角色、義務、及責任，而個人也需適應與完成其社會責任，因此，華人個體是在關係中發展出自我，由他人來界定自我。而不像西方文化強調正向自我感，辯證觀的思考讓華人強調陰陽的融和，無論正負向自我都會被包含與接納成為自我的一部分。此外，華人文化強調緣



分，認為關係的產生是來自於命定的，有緣份才會讓兩人有關係。王郁茗與王慶福（2007）針對18位台灣大學生進行依戀特性的深度訪談，發現其中一個華人文化下的依戀特性是隨和尊重順乎緣份，具有此特性的個體對於關係是不強求、淡淡的、看緣份、對感情看得很開、表面上不是很重視感情。另外，華人文化也特別強調孝道，兒女有義務與責任去孝順父母，並順從父母對其的教養。孝道可分為相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葉光輝，2009），不同孝道會影響不同親子關係，進一步影響個體的依戀特性發展，其中，相互性孝道透過關愛教養方式，有助於正向親子關係的發展（李偉斌、簡晉龍，2012），而權威性孝道則與高焦慮依戀特性與高逃避依戀特性有顯著正相關（Wang, 2009）。本研究推測，因為本研究的參與者全部都是來自於華人文化的個體，可能是受到權威性孝道的影響，所以才會有較多研究參與者同時呈現高焦慮依戀特性與高逃避依戀特性的雙重特性。

綜上，使用發展於西方文化之依戀概念化的方式來針對台灣研究參與者進行依戀分組可能會導致偏誤，台灣研究參與者受到相依我、緣、孝道、辯證觀等華人文化因子的影響，相較西方文化的研究參與者有較高的焦慮依戀特性與逃避依戀特性，使得本研究在懼怕依戀組上得到較多的人數。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上，建議應該將相依我與辯證觀、緣、孝道三個成分納入考量，重新概念化華人文化個體的依戀特性後，再進行相關研究。

貳、 華人文化下負向依戀經驗對依戀特性發展的影響

Chou、Su、Wu、及 Chen（2011）發現，四年級到八年級的台灣國小兒童，有 34% 自陳報告經驗過體罰的身體暴力，其中，13.6% 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顯示，體罰作為一種親子間暴力經驗，是台灣文化常見的負向依戀經驗。依據依戀理論，負向依戀經驗會導致逃避依戀特性的發展，讓個體對於親近他人感到不自在，甚至會有逃避傾向。就像 Main 等人（1985）發現，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嬰兒的依戀他人無法適時回應其需求，並且持續拒絕其需求，此負向依戀

經驗讓個體無法自在地親近與依靠他人，無法全然地信任他人，對他人有負向預期，面對他人的靠近或過於親近會感到緊張，呈現高逃避依戀特性（Hazan & Shaver, 1987）。

不過，孫頌賢（2014）卻發現，在華人文化下，家庭中親子暴力的負向依戀經驗無法預測逃避依戀特性，反而是預測焦慮依戀特性。孫頌賢表示，這是因為華人個體受到華人文化重視關係和諧與強調孝道的影響，所以在家庭中，華人個體較不會保有自我的獨立性，反而是家人間在心理或生活等領域都相互共享與影響，包括華人個體習慣家人對其決定權的干涉，以及在負向情緒上相互干擾影響。是故，華人個體不會把親子間暴力經驗解讀成破壞與傷害，反而會把上述經驗解讀成一種情感上的連結與關愛，即便在親子關係中遇到攻擊與破壞，都代表著依戀他人對彼此關係的回應。由此顯示，華人個體不會在經歷負向依戀經驗後去逃避依戀他人，反而因為將負向依戀經驗解讀成關係仍存在希望與回應的可能性，而進一步去要求對方給予肯定與接納，因此呈現出高焦慮依戀特性。

孫頌賢（2014）同時也發現，華人個體敏感知覺到父母間缺乏情感共振的訊息時，最能預測逃避依戀依戀特性分數的升高。其解釋說，這是因為華人文化重視關係我的存在，強調在家庭關係脈絡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意即華人個體在家庭中應該要彼此相互關愛與連結，彼此訊息交流、相互支持與照顧，一旦華人個體敏感到父母之間缺乏上述情感共振的交流，就會導致逃避依戀特性的上升。這也顯示，華人個體對缺乏情感共振的經驗才會解讀成拒絕訊息，而非把干涉侵犯或是攻擊傷害的負向依戀經驗解讀成拒絕訊息。

綜上，有鑑於華人個體傾向將負向依戀經驗解讀成關係仍存在希望與回應的可能性，會有較高的焦慮依戀特性，以及華人個體一旦知覺到家庭中父母親缺乏情感共振交流，就會表現出較高的逃避依戀特性，所以相較重視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個體，重視集體主義與家庭關係的華人個體，會有較高機會發展出高焦慮依戀特性與高逃避依戀特性。



參、情緒因應策略的文化差異

除了依戀分組與依戀特性發展的不同，在情緒因應策略上，西方文化下的個體與華人文化下的個體也會採用不同的策略去因應情緒。回顧相關文獻，發現在具有逃避依戀特性的華人個體上得到與國外研究一致的發現，在採用臉部表情圖片的點偵測作業或者工作記憶相關作業上，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的華人個體同樣會採用去激發策略，在注意力的表現上出現逃避性的注意力偏誤，尤其是對於依戀相關訊息，隨著逃避依戀特性越高，個體對依戀相關訊息的逃避性注意力偏誤傾向越強(馬書采、肖祝祝、周愛保、楊曉莉、及向玲, 2011; 馬書采等人, 2013)。顯示，高逃避依戀特性個體採用去激發策略是個跨文化的現象。

但是，在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華人個體卻沒有得到跟國外研究一致的發現，國外研究多發現，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因為使用過度激發策略，所以在注意力的表現上會出現持續的警覺性反應，但是在華人文化下的研究，卻發現焦慮依戀特性與注意力表現沒有顯著相關(馬書采等人, 2013)，以及在正向互動情境下，隨著個體的焦慮依戀特性越高，其負向情感越高且負向行為越多(如，衝突、支配、及退縮行為)；而在負向互動情境下，高低焦慮依戀特性傾向個體在負向情感與衝突行為上沒有差異(王雅鈴, 2008; 王雅鈴、林以正、黃金蘭, 2013)。王雅鈴等人認為，高焦慮依戀特性個體並不是因為情緒抑制缺損而缺乏警覺性反應，而是因為策略判斷失當才會在正向互動情境下有不適切表現。其進一步認為，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個體可能是使用忍耐的情緒調節策略，透過忍氣吞聲來追求人際和諧，所以在正向互動情境下，才会有較高的負向情緒與較多的負向行為。

綜上，除了過度激發策略，華人文化下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個體也會交互使用忍耐策略來因應依戀相關訊息，所以才不會出現持續警覺性的反應，反而會出現警覺-逃避的循環表現。因此，使用發展於西方文化之依戀概念化的方式來探討台灣研究參與者的情緒調節策略與相關歷程可能會導致偏誤，在未來研究也應將華人文化特有的忍耐情緒調節策略納入考量，重新進行相關研究。



肆、小結

華人文化與西方文化在依戀特性的發展與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上具有文化差異，首先，受到相依我、緣、孝道、辯證觀等華人文化因子的影響，台灣的研究參與者有較高的焦慮依戀特性與逃避依戀特性，其次，華人個體傾向把負向依戀經驗解讀成關係存有希望的可能性，而會有較高的焦慮依戀特性，以及傾向把父母缺乏情感共振交流解讀成拒絕訊息，而會有較高的逃避依戀特性，最後，具有焦慮依戀特性的華人個體傾向使用忍耐策略來因應情緒。可能因著上述的文化差異，才導致本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結果的不一致，因此，建議未來應該將這些因素納入考量，重新檢驗依戀相關歷程。

第五節 研究貢獻、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

壹、研究貢獻與臨床應用

一、研究貢獻

在過去探討依戀特性與情緒性訊息的認知偏誤的關聯性上，多採用單一時間點進行探討，無法探討到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對情緒性訊息的動態性處理歷程。而本研究採用跨時間歷程作業，透過測量個體在不同時間歷程下對情緒性訊息的訊息處理歷程，進而發現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在跨時間歷程具有認知偏誤的差異。是故，本研究的最主要貢獻，就是驗證具有不同依戀特性的個體在跨時間歷程上，對情緒性訊息的注意力偏誤表現出現先警覺後逃避的兩階段反應。

此發現解釋了為何過去在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個體(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上，其在訊息處理歷程上出現警覺與逃避的不一致的發現，這些個體先在意識無法覺察的訊息處理早期階段警覺到情緒性訊息後，再於意識可以覺察的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將情緒性訊息排除掉。另外，我們也意外發現到，具有高焦慮

依戀特性的矛盾依戀個體在跨時間歷程上，先在意識無法覺察的訊息處理早期階段警覺到情緒性訊息後，在訊息處理中期階段將情緒性訊息排除掉，最後在意識可以覺察的訊息處理後期階段又再次警覺到情緒性訊息。

透過上述跨時間歷程的角度，本研究更詳盡地探討依戀系統的動態性歷程，而此發現也可以進一步補充依戀理論作為情緒調節歷程論述上的不足，讓依戀相關理論更為完整。

二、 臨床意涵與應用

在心理適應機制的探討上，過去心理學家多琢磨於負向心理病理的探討，直到近幾年，隨著正向心理學的崛起，心理學家才開始重視正向心理學的重要性。透過本研究發現，正向偏誤與負向偏誤皆在心理適應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缺一不可，在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的個體身上，對負向訊息的抑制反應可以預測良好的心理適應發展，而在具有高焦慮依戀特性的個體身上，對正向訊息的警覺反應反而會預測不良的心理適應發展。是故，未來若需採用認知角度來探討心理適應性的發展機制時，建議應同時將跨時間歷程的正向偏誤與負向偏誤納入考量，才能更完整地探討個體心理適應性的發展歷程。

在臨床應用上，本研究發現四組依戀組別中，隨著採用的情緒調節策略的不同，不同依戀組別對於情緒性訊息的訊息處理歷程偏誤出現差異，進而對心理適應性的預測力也不同。首先，在安全依戀個體上，對生氣臉孔先警覺反應可預測正向情感的升高，但對生氣臉孔的抑制傾向卻預測負向情緒的升高，顯示，警覺到生氣臉孔後再適度給予抑制，例如，沒有偏誤反應，才是對安全依戀個體有建設性的情緒調節歷程。

在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的個體身上（疏離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除了對生氣臉孔先警覺後排除的反應可預測正向情緒的上升，對生氣臉孔的顯著抑制反應同樣可預測正向情緒的上升，顯示，警覺到生氣臉孔後的顯著抑制反應，才有助於具有高逃避依戀特性個體發展良好的心理適應性，因此，在高逃避依戀特

性個體身上，建議可以訓練他們將注意力從生氣臉孔轉移開去注意中性或非威脅性的臉孔，將有助於正向情緒的提升。

相反地，本研究發現在高焦慮依戀特性個體(矛盾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身上，對高興臉孔呈現逐漸警覺的表現反而會預測負向情緒的升高，顯示，對高焦慮依戀特性個體(矛盾依戀個體與懼怕依戀個體)而言，不斷去注意高興臉孔不見得是良好的情緒調節策略，反而是應該訓練他們對高興臉孔的作出中性或正向的評估方向，避免負向的評估方向，將有助於負向情緒的下降。為驗證上述臨床應用的療效，本研究建議可透過認知修正方法的實驗操弄方式，檢驗上述認知修正方法是否真的可以在不同依戀組別中提高正向情緒與降低負向情緒。

貳、 研究限制

關於本研究的限制，首先，在研究參與者的性質上，雖然本研究企圖透過網路廣告來招募異質性較大的樣本，但卻發現，絕大多數網路招募的研究參與者還是大學生，因為研究樣本的同質性偏高，要將此結果推論到其他非大學生的樣本上具有一定的限制性，需要小心謹慎。此外，本研究因為採用非臨床樣本，研究參與者在心理適應上的分數皆未達心理病理程度，所以較不易得到注意力偏誤可顯著預測焦慮分數與憂鬱分數的發現。

其次，在研究工具上，本研究使用發展自西方文化的自陳式成人依戀量表，雖然此量表在本土台灣樣本中重新進行信效度的檢驗，也得到良好的信效度，但發展自西方文化的自陳式成人依戀量表仍具有限制性，因為沒有將華人特有文化因子納入考量，所以在概念化成人依戀特性時會產生文化的差異，進而影響相關研究結果，建議未來可使用包含華人特有文化因子的量表來重新概念化成人依戀特性，並重新檢驗依戀相關歷程。

另外，在促發作業中所採用的依戀相關促發刺激，本研究針對所有研究參與者都使用相同的生氣臉孔作為促發刺激，而沒有採用專屬於各個研究參與者的特定威脅刺激，例如，每個人依戀他人的照片或名字，所以無法操弄出較強烈的威

脅促發效果，進而激發出較大的生氣臉孔注意力偏誤效果，導致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效果比高興臉孔的注意力偏誤效果不明顯，後續研究宜使用專屬於各個研究參與者的特定威脅刺激，來檢驗是否可增強促發效果，而看到較大對生氣臉孔的注意力偏誤效果。

最後，本研究雖然嘗試採用橫跨性研究去探討注意力偏誤對心理適應的預測力，但因為都是在同一個時間點去測量注意力偏誤與心理適應，並非是橫跨不同時間點去進行長期縱貫性研究，無法真正探討注意力偏誤與心理適應的因果關係，所以在推論兩者的關係時，要小心謹慎，僅可推論兩者具有一定的關聯性。

參、 未來研究方向

有鑑於上述研究限制，在未來研究方向上，首先，是建議可增加異質性較高的研究參與者，例如社區樣本，以重新檢驗本研究結果概化到其他樣本的可能性。另外，也建議可增加尋求治療的臨床樣本，因為臨床樣本在心理適應的作答分數偏高，較可以去檢驗注意力偏誤是否可預測長期心理適應如焦慮或憂鬱的反應。

其次，在研究工具上，建議使用考量華人特有文化因子的成人依戀量表來重新概念化成人依戀特性，以避免文化差異帶來研究結果的差異，另外，在研究刺激的採用上，建議可採用專屬於各個研究參與者的特定威脅刺激，例如，依戀他人的名字或臉孔照片，以操弄出較強烈的促發效果，以及較大對情緒性臉孔的注意力偏誤效果。或者，在實驗設計上，參考羅婉慈與葉光輝(2014)的實驗設計，在促發威脅刺激前，先在閾下呈現「我」的刺激，藉此操弄出自我涉入的效果，讓研究參與者於意識無法覺察層面，把促發威脅刺激與自我連結在一起。此外，也建議可採取縱貫性研究，進行橫跨多個時間點的資料收集，以如實探討注意力偏誤與心理適應的因果關係。

最後，在實驗派典的使用上，除了使用實驗心理學的促發派典，在檢驗注意力歷程的跨時間歷程效果，近期開始有學者測量個體對情緒性訊息進行訊息處理歷程時的腦波(如，Chavis & Kisley, 2012)或眼動(如，Yang, Jackson, Gao, & Chen,

2012) 的生理指標，透過上述實驗派典，更可以在連續時間向度上進行測量，以如實探討跨時間歷程的注意力偏誤效果。



參考文獻



- 王郁茗、王慶福(2007)。大學生知覺其人際依附風格對愛情關係適應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 38, 397-415。
- 王雅鈴(2008)。「華人依附焦慮傾向與忍耐調控機制：對偶資料之多層次模式分析」(已發表之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所。
- 王雅鈴、林以正、黃金蘭(2013)。情緒抑制缺損或策略判斷失當？依附焦慮行為不適切性之機制檢驗。「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6, 279-306。
- 車先蕙、盧孟良、陳錫中、張尚文、李宇宙(2006)。中文版貝克焦慮量表之信效度。「台灣醫學」, 10, 447-454。
- 李同歸、李嘉、秦和平、郭曉飛、王新暖、劉志平(2008)。大學生依戀類型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中國心理衛生雜誌」, 22, 740-743。
- 李偉斌、簡晉龍(2012)。雙元孝道的心理運作功能：對親子關係之影響暨教養行為之中介。「教育與心理研究」, 35(2), 55-84。
- 林一真(2000)。「貝克焦慮量表中文版指導手冊」。台北：中國行為科學社。
- 周玉惠、朱瑞玲(2008)。變遷中的台灣民眾心理需求、疏離感與身心困擾。「台灣社會學刊」, 41, 59-95。
- 馬書采、丁玲、田志霄、楊曉莉、周愛保、趙明仁(2013)。成人去激活依戀策略和注意偏向：來自表情圖片外源性提示點偵測任務的證據。「心理科學」, 36, 592-599。
- 馬書采、肖祝祝、周愛保、楊曉莉、向玲(2011)。回避性依戀和注意偏向：刺激普遍性與刺激特定性。「心理科學」, 34, 1313-1319。
- 孫頌賢(2014)。家庭分化與家庭暴力經驗對愛情依戀的預測。「教育心理學報」, 45(3), 349-366。doi: 10.6251/BEP.20130628
- 陳心怡(2000)。「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中文版指導手冊」。台北：中國行為科學

社。

陳淑惠 (2012)。「創傷壓力疾患之認知偏誤病理與認知偏誤矯正治療法的應用之探索性研究」。國家科會研究計畫 (編號: 101-2410-H-002-090-MY3), 未出版。

陳新豐 (2007 年 10 月)。探討大學生正負向心理傾向-中文 PANAS 之建構及信、效度檢定。「第 46 屆台灣心理學會年會」(台南) 的壁報論文。

黃玉蓮、陳淑惠 (2011)。成人依戀量表台灣修訂版的心理計量特性與預測心理適應之探討。「中華心理學刊」, 53, 209-227。

葉光輝 (2009)。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 32, 101-148。doi: 10.6254/2009.32.101

楊聰財、李宇宙、林喬祥、丘彥南、胡海國 (2006)。台灣精神健康指數調查。「台灣精神醫學」, 20, 104-115。

鄧閔鴻、張素鳳 (2006)。廣泛性焦慮疾患與憂鬱疾患共病現象的階層病理模式。「中華心理學刊」, 48, 203-218。

盧孟良、車先蕙、張尚文、沈武典 (2002)。中文版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之信度和效度。「台灣精神醫學」, 16, 301-310。

謝玲玉、柯慧貞 (2000)。依附型態與婦女的憂鬱症與焦慮症。「台灣精神醫學」, 14, 301-312。

羅婉慈、葉光輝 (2014)。防衛型高自尊者在威脅情境下的防衛反應與自動情緒調節。「中華心理學刊」, 56, 117-134。doi: 10.6129/CJP.20131225

Aiken, L. S., & West, S. G. (1991).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Ainsworth, M. S., Blehar, M. C., Waters, E., & Wall, S.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Oxford, England: Lawrence Erlbaum.

Aldao, A., Nolen-Hoeksema, S., & Schweizer, S. (2010). Emotion-regulation

- strategies across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tic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2), 217-237. doi: 10.1016/j.cpr.2009.11.004
- Baldwin, M. W. (1992). Relational schemas and the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 461-484. doi:10.1037/0033-2909.112.3.461
- Banase, R. (1999). Automatic evaluation of self and significant others: Affective prim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6, 803-821. doi: 10.1177/0265407599166007
- Banase, R. (2003). Beyond verbal self-report: Priming methods in relationship research. In: J. Musch & K.C. Klauer (Eds.), *The psychology of evaluation: Affective processes in cognition and emotion* (pp. 245-27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Bar-Haim, Y., Lamy, D., Pergamin, L.,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 van IJzendoorn, M. H. (2007). Threat-related attentional bias in anxious and non-anxious individuals: A meta-analytic stud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3, 1-24. doi: 10.1037/0033-2909.133.1.1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 Barrett, P. M., & Holmes, J. (2001).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as predictors of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and response bias in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0, 51-64. doi: 10.1023/A:1016677416638
- Bartholomew, K. (1990). Avoidance of intimacy: 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7, 147-178. doi: 10.1177/0265407590072001
- Bartholomew, K., & Horowitz, L. M. (1991). Attachment styles among young adults: A test of a four-catego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 226-244. doi: 10.1037/0022-3514.61.2.226

Beck, A.T. (1976). *Cognitive therapy and the emotional disorder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Beck, A. T., & Clark, D. A. (1997).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anxiety: Automatic and strategic processes.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35, 49-58. doi:10.1016/S0005-7967(96)00069-1

Beck, A. T., & Steer, R. A. (1990). *Manual for the Beck Anxiety Inventory*. San Antonio, TX: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Beck, A. T., Steer, R. A., & Brown, G. K. (1996). *Manual for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 San Antonio, TX: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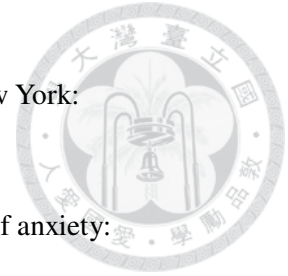
Birnbaum, G. E., Orr, I., Mikulincer, M., & Florian, V. (1997). When marriage breaks up-Does attachment style contribute to coping and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4, 643-654. doi: 10.1177/0265407597145004

Bistricky, S. L., Ingram, R. E., & Atchley, R.A. (2011). Facial affect processing and depression susceptibility: Cognitive biases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998-1028. doi: 10.1037/a0025348

Bosmans, G., Koster, E. H. W., Vandevivere, E., Braet, C. & De Raedt, R. (2013). Young adolescent's confidence in maternal support: Attentional bias moderates the link between attachment-related expectations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7, 829-839. doi: 10.1007/s10608-013-9526-3

Bowlby, J. (1969/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Volume 1. Attachment*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Bowlby, J.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ume 2.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Bowlby, J.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Volume 3. Loss*. New York: Basic Books.
- Bowlby, J. (1988). *A Secure Bas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Bradley, B. P., Mogg, K., Falla, S. J., & Hamilton, L. R. (1998). Attentional bias for threatening facial expressions in anxiety: Manipulation of stimulus dura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2*, 737-753. doi: 10.1080/026999398379411
- Brennan, K. A., Clark, C. L., & Shaver, P. R. (1998). Self-report measurement of adult attachment: An integrative overview. In J. A. Simpson &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46-76).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Calvo, M. G., & Eysenck, M. W. (2000). Early vigilance and late avoidance of threat processing: Repressive coping versus low/high anxiety. *Cognition and Emotion, 14*, 763-787. doi:10.1080/02699930050156627
- Cavanagh, S. R., Urry, H. L., & Shin, L.S. (2011). Mood-induced shifts in attentional bias to emotional information predict ill- and well-being. *Emotion, 11*(2), 241-248. doi: 10.1037/a0022572
- Chartrand, T. L. & Bargh, J. A. (1996). Automatic activation of impression formation and memorization goals: Nonconscious goal priming reproduces effects of explicit task instru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464-478. doi: 10.1037/0022-3514.71.3.464
- Chavis, J. M. & Kisley, M. A. (2012). Adult attachment and motivated attention to social Images: Attachment-based differences i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to Emotional imag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6*(1), 55-62. doi: 10.1016/j.jrp.2011.12.004
- Chou, C. Y., Su, Y. J., Wu, H. M. & Chen, S. H. (2011). Child physical abuse and the related PTSD in Taiwan: The role of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victims'

subjective reaction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5, 58-68.

doi:10.1016/j.chiabu.2010.08.005

Cohen,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Coifman, K. G., Bonanno, G. A., Ray, R. D., & Gross, J. J. (2007). Does repressive coping promote resilience? Affective-autonomic response discrepancy during bereav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745-758.

Collins, N. L. (1996).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Implications for explana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810-832. doi: 10.1037//0022-3514.71.4.810

Collins, N. C., & Feeney, B. C. (2004).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shape perceptions of soci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363-383. doi: 10.1037/0022-3514.87.3.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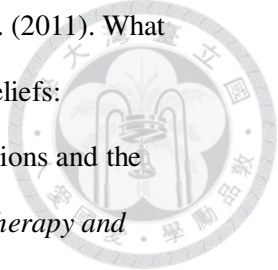
Collins, N. L., Ford, M. B., Guichard, A. C., & Allard, L. M. (2006).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and attribution processe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201-219. doi: 10.1177/0146167205280907


Collins, N. L., & Read, S. J. (1990). Adult attachment, working models,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dating coup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644-663. doi: 10.1037/0022-3514.58.4.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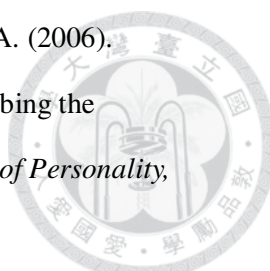
Collins, N., & Read, S.J. (1994).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attachment: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working models. In D. Perlman & K. Bartholomew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ttachment processes in adulthood*. (Vol. 5, pp. 53-90).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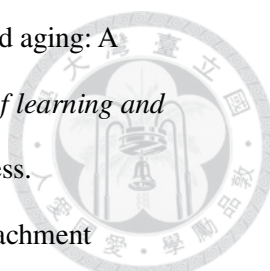
Crittende, P. M. (2002). Attachm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 *World Psychiatry*, 1(2), 72-75.



- 
- Csukly, G., Telek, R., Filipovits, D., Takacs, B., Unoka, Z., & Simon, L. (2011).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cognition of emotions and core beliefs: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recognition of emotions in facial expressions and the maladaptive schemas in depressed patients.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42, 129-137. doi: 10.1016/j.jbtep.2010.08.003
- De Raedt, R., & Koster, E. H. W. (2010). Understanding vulnerability for depression from 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A reappraisal of attentional factors and a new conceptual model.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0, 50-70. doi: 10.3758/CABN.10.1.50
- de Reuter, D., & Brosschot, J. F. (1994). The emotional Stroop interference effect in anxiety: Attentional bias or cognitive avoidanc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ory*, 32, 315-319.
- Dewitte, M. (2011). Adult attachment and attention inhibition of interpersonal stimuli. *Cognition and Emotion*, 25, 612-625. doi: 10.1080/02699931.2010.508683
- Dewitte, M., & De Houwer, J. (2008). Adult attachment and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face expression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2, 498-505. doi: 10.1016/j.jrp.2007.07.010
- Dewitte, M., & De Houwer, J. (2011). Attachment-style differences in the appraisal of the attachment figur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5, 173-183. doi: 10.1002/per.773
- Dewitte, M., Koster, E. H. W., De Houwer, J., & Buysse, A. (2007). Attentive processing of threat and adult attachment: A dot-probe study.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 1307-1317. doi: 10.1016/j.brat.2006.11.004
- Dozier, M., & Kobak, R. R. (1992). Psychophysiology in attachment interviews: Converging evidence for deactivating strategies. *Child Development*, 63, 1473-1480.

- 
- Dykas, M. J., & Cassidy, J. (2011). Attachment and the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Theory and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19-46. doi: 10.1037/a0021367
- Edelstein, R. S. (2006). Attachment and emotional memory: Investigating the source and extent of avoidant memory deficits. *Emotion*, *6*, 340-345. doi: 10.1037/1528-3542.6.2.340
- Edelstein, R. S., & Gillath, O. (2008). Avoiding interference: Adult attachment and emotional processing bias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171-181. doi: 10.1177/0146167207310024
- Ekman, P., & Oster, H. (1979). Faci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0*, 527-554. doi: 0.1146/annurev.ps.30.020179.002523
- Fazio, R. H., Sanbonmatsu, D. M., Powell, M. C., & Kardes, F. R. (1986). On the automatic activa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229-238. doi: 10.1037/0022-3514.50.2.229
- Field, M., Mogg, K., Zetteler, J., & Bradley, B. P. (2004). Attentional bias for alcohol cues in heavy and light social drinkers: The role of initial orienting and maintained attention. *Psychopharmacology*, *176*, 88-93. doi: 10.1007/s00213-004-1855-1
- Fraley, R. C., Davis, K. E., & Shaver, P. R. (1998). Dismissing-avoidance and the defensive organization of emotio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J. A. Simpson &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249-279).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Fraley, R. C., Garner, J. P., & Shaver, P. R. (2000). Adult attachment and the defensive regulation of attention and memory: the role of preemptive and postemptive defensive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816-826. doi: 10.1037//0022-3514.79.5.816

- 
- Fraley, R. C., Niedenthal, P. M., Marks, M., Brumbaugh, C., & Vicary, A. (2006). Adult attachment and the perception of emotional expressions: Probing the hyperactivating strategies underlying anxious attach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4*, 1163-1190. doi: 0.1111/j.1467-6494.2006.00406.x
- Fraley, R. C., & Shaver, P. R. (1997). Adult attachment and the suppression of unwanted though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1080-1091. doi: 10.1037/0022-3514.73.5.1080
- Fraley, R. C., & Shaver, P. R. (2000). Adult romantic attachm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emerging controversies,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4*, 132-154. doi: 10.1037//1089-2680.4.2.132
- Fraley, R. C., & Waller, N. G. (1998). Adult attachment patterns: A test of the typological model. In J. A. Simpson &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77-114).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George, C., Kaplan, N., & Main, M. (1985). *The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Gentzler, A. L., & Kerns, K. (2006). Adult attachment and memory of emotional reactions to negative and positive event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1), 20-42. doi: 10.1080/02699930500200407
- Hallion, L. S., & Ruscio, A. M. (2011).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940-958. doi: 10.1037/a0024355
- Hankin, B. L., Kassel, J. D., & Abela, J. R. (2005). Adult attachment dimensions and specificity of emotional distress symptoms: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s of cognitive risk and interpersonal stress generation as mediating mechanis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136-151. doi: 10.1177/0146167204271324

- 
- Hasher, L., & Zacks, R. T. (1988). Working memory, comprehension, and aging: A review and a new view. In G. H. Bower (Eds.),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Vol. 22, pp. 193-225).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 Hazan, C., &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11-524. doi: 10.1037/0022-3514.52.3.511
- Ho, M. C., Chang, C. F., Li, R.H., & Tang, T. C. (2013). Attentional biases for betel nut cues in heavy and light chewers.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7, 1044-1049. doi: 10.1037/a0030562
- Hsu, Y. C. (2012). *Taiwanese and U.S. student adult attachment within close relationships*. (Doctoral dissertation, Ball State University, Indiana). Retrieved from <http://cardinalscholar.bsu.edu/handle/123456789/196979?mode=full>
- Johnson, D. R. (2009). Goal-directed attentional deployment to emotional face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3, 8-13. doi: 10.1016/j.jrp.2008.09.006
- Joormann, J. (2004). Attentional bias in dysphoria: The role of inhibitory process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18, 125-147. doi: 10.1080/02699930244000480
- Joormann, J. & D'Avanzato, C. (2010). Emotion regulation in depression: Examine the role of cognitive factor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4, 913-939. doi: 10.1080/02699931003784939
- Joormann, J. & Gotlib, I. H. (2007). Selective attention to emotional faces following recovery from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6, 80-85. doi: 10.1037/0021-843X.116.1.80
- Joormann, J., Talbot, L., & Gotlib, I. H. (2007). Biased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in girls at risk f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6, 135-143. doi: 10.1037/0021-843X.116.1.135

- Koster, E., Crombez, G., Verschuere, B., & De Houwer, J. (2004). Selective attention to threat in the dot probe paradigm: differentiating vigilance and difficulty to disengag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2(10), 1183-1192. doi: 10.1016/j.brat.2003.08.001
- Lapsley, D. K. & Edgerton, J. (2002). Separation-individualization, adult attachment style, and college adjustment.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0, 484-492. doi: 10.1002/j.1556-6678.2002.tb00215.x
- Lee, A., & Hankin, B. L. (2009). Insecure attachment,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low self-esteem predicting prospective.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8, 219-231. doi: 10.1080/15374410802698396
- Levy, M. B., & Davis, K. E. (1988). Lovestyles and attachment styles compared: Their relations to each other and to various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 439-471. doi: 10.1177/0265407588054004
- Li, T. G., & Kato, K. (2010). The affective component of the secure base schema in a Japanese and a Chinese: Evidence from affective priming paradigm. *Interperso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 38-61. doi: 10.5964/ijpr.v5isuppl.81
- Lopez, F. G., & Brennan, K. A. (2000). Dynamic processes underlying adult attachment organization: Toward an attach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healthy and effective self.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7(3), 283-301. doi: 10.1037//0022-0167.47.3.283
- Lopez, F. G., Mauricio, A. M., Gormley, B., Simko, T., & Berger, E. (2001). Adult attachment orientations and college student distre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blem coping styl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9, 459-464.



doi: 10.1002/j.1556-6676.2001.tb01993.x

Ma, K. (2006). Attachment theory in adult psychiatry. Part 1: Conceptualizations, measurement and clinical research findings. *Advances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 12, 440-449. doi:10.1192/apt.12.6.440



MacLeod, C. (2012). 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procedures in the management of mental disorder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25(2), 114-120. doi: 10.1097/YCO.0b013e32834fda4a

MacLeod, C., Mathews, A., & Tata, P. (1986). Attentional bias in emotional disorder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5, 15-20.

MacLeod, C., Rutherford, E., Campbell, L., Ebsworthy, G., & Holker, L. (2002).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emotional vulnerability: Assessing the causal basis of their association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of attentional bia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1, 107-123. doi: 10.1037/0021-843X.111.1.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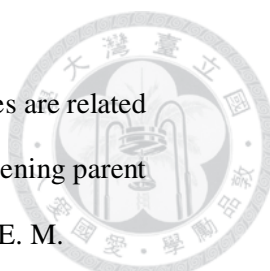
Magai, C., Distel, N., & Liker, L. (1995). Emotion socialization, attachment, and patterns of adult emotion traits. *Cognition and Emotion*, 9, 461-481. doi: 10.1080/02699939508408976


Magai, C., Hunziker, J. Mesias, W., & Culver, L. C. (2000). Adult attachment style and emotional bia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4, 301-309. doi: 10.1080/01650250050118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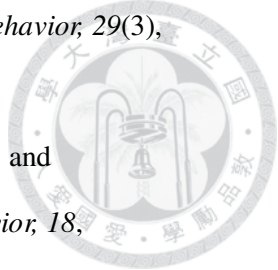
Maier, M. A., Bernier, A., Pekrun, R., Zimmermann, P., Strasser, K., & Grossmann, K. E. (2005). Attachment state of mind and perceptual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stimulus. *Attach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7, 67-81. doi: 10.1080/14616730500039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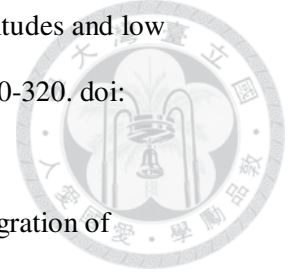
Main, M. (2000). The organized categories of infant, child, and adult attachment: Flexible vs. inflexible attention under attachment-related stres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48, 1055-1095.

- 
- Main, M., & Hesse, E. (1990). Parent's unresolved traumatic experiences are related to infant disorganized attachment status: Is frightened and/or frightening parent behavior the linking mechanism? In M. Greenberg, D. Cichetti, & E. M. Cummings (Eds.), *Attachment in the preschool year: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pp.161-18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in, M., Kaplan, N., & Cassidy, J. (1985). Security in infancy,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A move to the level of representation.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50, 66-104. doi: 10.2307/3333827
- Marganska, A., Gallagher, M., & Miranda, R. (2013). Adult attachment, emotion dysregulation,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3(1), 131-141. doi: 10.1111/ajop.12001
- Mathews, A., & MacLeod, C. (2005).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emotional disorders.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 167-195. doi: 10.1146/annurev.clinpsy.1.102803.143916
- Mikulincer, M. (1998). Adult attachment style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functional versus dysfunctional experiences of ang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513-524. doi: 10.1037/0022-3514.74.2.513
- Mikulincer, M., Florian, V., Birnbaum, G., & Malishkevich, S. (2002). The death-anxiety buffering function of close relationships: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separation reminders on death-thought accessibi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3), 287-299. doi: 10.1177/0146167202286001
- Mikulincer, M., Gillath, O., & Shaver, P. R. (2002). Activation of the attachment system in adulthood: Threat-related primes increase the accessibility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attachment fig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881-895. doi: 10.1037//0022-3514.83.4.881

- 
- Mikulincer, M., Hirschberger, G., Nachmias, O., & Gillath, O. (2001). The Affective Component of the Secure Base Schema: Affective Priming with Representations of Attachment Secur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305-321. doi: 10.1037//0022-3514.81.2.305
- Mikulincer, M., & Orbach, I. (1995). Attachment styles and repressive defensiveness: The accessibility and architecture of affective mem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917-925. doi: 10.1037/0022-3514.68.5.917
-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03). The attachment behavior system in adulthood: Activation, psychodynamic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5, pp. 53-15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doi: 10.1016/S0065-2601(03)01002-5
-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07). *Attachment patterns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Mogg, K., Bradley, B. P., de Bono, J., & Painter, M. (1997). Time course of attentional bias for threat information in non-clinical anxiet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5*, 297-303. doi: 10.1016/S0005-7967(96)00109-X
- Mogg, K., Bradley, B. P., Miles, F., & Dixon, R. (2004). Time course of attentional bias for threat scenes: Testing the vigilance-avoidance hypothesis. *Cognition and Emotion*, *18*, 689-700. doi: 10.1080/02699930341000158
- Murphy, S. T., & Zajonc, R. B. (1993). Affect, cognition, and awareness: Affective priming with optimal and suboptimal stimulus expo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723-739. doi: 10.1037/0022-3514.64.5.723
- Niedenthal, P. M., Brauer, M., Robin, L., & Innes-Ker, A. H. (2002). Adult attachment and the perception of facial expression of emo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 419-433. doi: 10.1037//0022-3514.82.3.419
- Noller, P. (2005). Attachment insecurity as a filter in the decoding and encoding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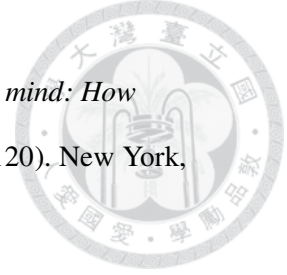
- 
- nonverbal behavior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9(3), 171-176. doi: 10.1007/s10919-005-4848-9
- Noller, P., & Feeney, J. A. (1994).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ttachment, and nonverbal accuracy in early marriage.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8, 199-221. doi: 10.1007/BF02170026
- Oehlberg, K. A., Revelle, W., & Mineka, S. (2012). Time-course of attention to negative stimuli: Negative affectivity, anxiety, or dysphoria? *Emotion*, 12, 943-959. doi: 10.1037/a0027227
- Pereg, D., & Mikulincer, M. (2004). Attachment style and the regulation of negative affect -Explo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mood congruency effects on memory and judg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67-80. doi: 10.1177/0146167203258852
- Pietromonaco, P. R., & Barrett, L. F. (1997).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and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1409-1423. doi: 10.1037//0022-3514.73.6.1409
- Polek, E., van Oudenhoven, J. P., & Ten Berge, J. M. (2008). Attachment styles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socio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Eastern European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3, 919-928. doi: 10.1080/00207590701484835
- Ravitz, P., Maunder, R., Hunter, J., Sthankiya, B., & Lancee, W. (2010). Adult attachment measures: A 25-year review.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69, 419-432. doi: 10.1016/j.jpsychores.2009.08.006
- Rholes, W. S., Simpson, J. A., Campbell, L., & Grich, J. (2001). Adult attachment and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421-435. doi: 10.1037/0022-3514.81.3.421
- Roberts, J. E., Gotlib, I. H., & Kassel, J. D. (1996). Adult attachment security and



- symptoms of depressi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low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310-320. doi: 10.1037/0022-3514.70.2.310
- Roisman, G. I., Tsai, J. L., & Chiang, K. H. (2004). The emotional integration of childhood experience: Physiological, facial expressive, and self-reported emotional response during the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0*, 776-789. doi: 10.1037/0012-1649.40.5.776
- Saffrey, C., & Ehrenberg, M. (2007). When thinking hurts: Attachment, rumination, and post-relationship adjustment.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4*, 351-368. doi: 10.1111/j.1475-6811.2007.00160.x
- Sanford, K. (1997). Two dimensions of adult attachment: Further valida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4*, 133-143. doi: 10.1177/0265407597141008
- Schachner, D. A., Shaver, P. R., & Mikulincer, M. (2005). Patterns of nonverbal behavior and sensi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9*, 141-169. doi: 10.1007/s10919-005-4847-x
- Scharfe, E., & Bartholomew, K. (1994).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adult attachment pattern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23-43. doi: 10.1111/j.1475-6811.1994.tb00053.x
- Schmitt, D. P., Alcalay, L., Allensworth, M., Allik, J., Ault, L., Austers, L., . . . Zupančič, A. (2004). Patterns and universals of adult romantic attachment across 62 cultural regions: Are models of self and of other pancultural construc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 367-402. doi: 10.1177/0022022104266105
- Shaver, P. R., & Mikulincer, M. (2002). Attachment-related psychodynamics. *Attach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4*, 133-161.

doi: 10.1080/14616730210154171

Siegel, D. J. (1999). Attachment. In D. J. Siegel (Eds.), *The developing mind: How relationships and the brain interact to shape who we are* (pp. 67-120).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Simpson, J. A. (1990). Influence of attachment style o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 971-980.

doi: 10.1037/0022-3514.59.5.971

Simpson, J. A., Rholes, W. S., & Nelligan, J. S. (1992). Support seeking and support giving within couples in an anxiety-provoking situation: The role of attachment sty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 434-446. doi:

10.1037/0022-3514.62.3.434

Spruyt, A., Hermans, D., De Houwer, J., & Eelen, P. (2002). On the nature of the affective priming effect: Affective priming of naming responses. *Social cognition*, 20(3), 227-256.

Tasca, G. A., Szadkowski, L., Illing, V., Trinneer, A., Grenon, R., Demidenko, N., . . .

Bissada, H. (2009). Adult attachment, depression, and eating disorder symptom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ffect regulation strategi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7, 662-667. doi: 10.1016/j.paid.2009.06.006

Taylor, C. T., Bomyea, J., & Amir, N. (2010). Attentional bias away from positive social information mediates the link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anxiety vulnerability to a social stressor.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 24(4), 403-408. doi:

10.1016/j.janxdis.2010.02.004

Taylor, C. T., Bomyea, J., & Amir, N. (2011). Malleability of attentional bias for positive emotional information and anxiety vulnerability. *Emotion*, 11, 127-138.

doi: 10.1037/a0021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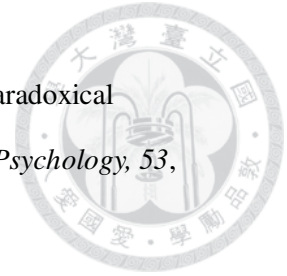
von Hippel, W., & Hawkins, C. (1994). Stimulus exposure time and perceptual

memory.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 56(5), 525-535.

- Vrticka, P., Andersson, F., Grandjean, D., Sander, D., & Vuilleumier, P. (2008). Individual attachment style modulates human amygdala and striatum activation during social appraisal. *PLoS ONE*, 3, e2868. doi: 10.1371/journal.pone.0002868
- Vrticka, P., Sander, D. & Vuilleumier, P. (2012). Influence of adult attachment style on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and non-social emotional scen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9(4), 530-544. doi: 10.1177/0265407512443451
- Vrticka, P., & Vuilleumier, P. (2012). Neuroscience of human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adult attachment style.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6, 212. doi: 10.3389/fnhum.2012.00212
- Wang, C. C. D. C., & Mallinckrodt, B. S. (2006).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ese and U.S. cultural beliefs about ideal adult attachment.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2), 192-204. doi:10.1037/0022-0167.53.2.192
- Wang, C. D., & Song, Y. S. (2010). Adult attachment reconceptualized: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P. Erdman & K.-M. Ng (Eds.), *Attachment: Expanding the cultural connections* (pp. 15-33). New York: Routledge.
- Wang, Y. F. (2009). *Attachment, filial piety, and mental health: Testing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attachment-mental health link among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3290424)
- Waters, A. M., Pittaway, M., Mogg, K., Bradley, B. P., & Pine, D. S. (2013). Attention training towards positive stimuli in clinically anxious children. *Development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4, 77-84. doi: 10.1016/j.dcn.2012.09.004
- Watson, D., Clark, L. A., & Tellegen, A.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1063-1070. doi:

10.1037//0022-3514.54.6.1063

Wegner, D. M., Schneider, D. J., Carter, S.R., & White, T. L. (1987). Paradoxical effects of thought supp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5-13.



Wei, M., Vogel, D. L., Ku, T-Y., & Zakalik, R. A. (2005). Adult attachment, affect regulation, negative mood, and interpersonal problem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emotional reactivity and emotional cutoff.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2*, 14-24. doi: 10.1037/0022-0167.52.1.14

Yang, Z., Jackson, J., Gao, X., & Chen, H. (2012). Identifying selective visual attention biases related to fear of pain by tracking eye movements within a dot-probe paradigm. *Pain*, *153*, 1742-1748. doi:10.1016/j.pain.2012.05.011

Zeijlmans van Emmichoven, I. A., Van Ijzendoorn, M. H. de Ruiter, C., & Brosschot, J. F. (2003). Selective processing of threatening information: Effects of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and anxiety disorder on attention and memor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5*, 219-237. doi: 10.1017/S0954579403000129

Zhang, F., & Hazan, C. (2002).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and person perception processe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9*, 225-235. doi: 10.1111/1475-6811.00015

Zimmermann, P. (1999).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and their role for emotion regulation. *Attach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1*, 291-306. doi: 10.1080/14616739900134161



附錄



附錄一 知情同意書

國立臺灣大學研發處版權所有 Copyrights©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2013年8月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第21次會議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 委員會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歡迎您參與本研究！此份文件名為「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它將詳述您本研究之相關資訊及您的權利。在研究開始進行及您簽署本同意書之前，研究主持人或研究人員會為您說明研究內容，並回答您的任何疑問。

研究計畫名稱

中文：初探情緒性訊息處理歷程認知偏誤在非安全依戀傾向與負向情緒關聯性上的角色

英文：To Explore the Role of Emotional Processing Biases in the Relationbetween Insecure Attachmentand Negative Emotions

研究機構名稱：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系

經費來源：國科會

研究計畫主持人：陳淑惠

職稱：教授

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黃玉蓮

職稱：博士班學生

※研究計畫聯絡人：黃玉蓮

電話：(02)3366-3958

一、研究目的：(請以研究參與者能理解之方式，說明本研究之內容)

針對國人常見的憂鬱與焦慮之負向情緒議題，本研究企圖從依戀理論角度出發，探討依戀傾向此一穩定存在之心理結構如何影響負向情緒產生的歷程。本研究目的為檢驗非安全依戀傾向與負向情緒的關連性，以及情緒性訊息處理歷程偏誤在兩者關係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二、參與研究之條件與限制：(研究參與者之納入或排除條件)

本研究擬採用台灣某大學心理學課程學生或網路廣告招募的自願者作為參與

者，預計招募至少 200 名。參與者須為：a)20 歲以上至 60 歲以下的成人、b)意識清楚可進行口語溝通者。另外，排除 a)目前有中重度頭部創傷者、b)目前有藥物濫用或器質性腦病變者、c)以前或目前有精神病者。

三、研究方法與程序：(含研究方法、研究流程、預計招募之參與者總人數、以及研究參與者所需付出之時間)

本研究將會先送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待審查通過後才得以進行。預計招募至少 200 名參與者進行本研究，所有參與者在簽署知情同意書後，採取一對一施測。正式施測程序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施測三題篩選題目篩選出合適參與者，再進行電腦作業與填寫自陳式量表，整個施測流程約 1.5-2 小時。

四、參與研究時之禁忌、限制及應以配合事項：(含研究中對參與者的各項限制，及研究參與者可能需自行負擔之相關費用等，若無亦請註明。)

無

五、研究潛在風險、發生率及救濟措施：(請說明 1. 對研究參與者有潛在之生理、心理、或個人資訊保密上之風險，或可能產生的任何不適；2. 風險發生率；3. 降低風險與保護研究參與者之方法；4. 風險發生時之處理措施。)

您可能會對研究中所呈現的情緒性刺激出現不適情緒，過去僅有單一參與者出現不適狀況。若有此情況出現，研究者將會暫停研究，確認您目前狀況，並進行簡單處理，待您的情緒回復穩定後，方才讓研究繼續，若您主動要求停止研究，將會馬上中止研究。在研究結束後，也會給予簡短的說明，確認您的狀態是穩定的，才讓您離開，另也會視情況提供相關協助資訊，例如學生心輔中心等。

六、研究效益與對研究參與者之益處：(1. 研究之科學效益；2 對研究參與者之益處，包含給予之車馬費或禮品，以及參與者中途退出之計算方式等，若無亦請註明。)

- 1)研究之科學效益：本研究結果將對相關領域之學術知識的增進有所貢獻。
- 2)對研究參與者之益處：研究結束後將依據您進行時數，給予相對應的酬勞或普心時數。

七、研究可能衍生的商業利益及其拓展應用之約定：(若無亦請註明。)

無

八、研究材料保存期限、運用規劃及機密性：(含 1. 研究材料之保存期限、保存方式、運用規劃；2. 涉及可辨識之個人資訊如身分紀錄和隱私資料之機密性，及其保護與處置材料之方式。)

研究計畫主持人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身分之紀錄與您個人隱私之資料視同機密處理，絕對不會公開。將來發表研究結果時，您的身份將被充分保密。凡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即表示您同意各項原始紀錄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研究倫理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研究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和各種規範要求；上述人員承諾絕對維繫您身分之機密性。

九、損害補償或保險：(含研究參與者之法定權益受損時之補償責任，若無亦請註明。)

- (一) 本研究依計畫執行，除可預期之不良事件（對研究中所呈現的情緒性刺激出現不適情緒），將由研究者提供相關協助資訊如學生心輔中心作為補償，除此之外，本研究不提供其他形式之補償。
- (二) 您簽署本知情同意書後，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不會因此受影響。

十、研究之退出方式及處理：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研究過程中不需要任何理由，可隨時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如果您拒絕參加或退出，將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或影響日後研究計畫主持人對您的評價，更不會損及您的任何權利。若您決定撤回同意或退出研究，可透過當面說明、電話、email等方式告知研究者，計畫主持人將會馬上停止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計畫贊助或監督單位，也可能於必要時中止該研究之進行。

十一、研究參與者權利：

- (一) 本研究已經過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審查內容包含利益與風險評估、研究參與者照護及隱私保護等，並已獲得核准。委員會係依規範運作，並通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構查核認證之審查組織。若您於研究過程中有任何疑問，或認為權利受到影響、傷害，可直接與國立臺灣大學研究倫理中心聯絡，電話號碼為：(02)3366-9956、(02)3366-9980。
- (二) 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經妥善地向您說明了研究內容與相關資訊，並告知可能影響您參與研究意願的所有資訊。若您有任何疑問，可向研究人員詢問，研究人員將具實回答。
- (三) 研究計畫主持人已將您簽署之一式兩份同意書其中一份交給您留存。

十二、研究計畫主持人/研究人員簽名

研究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已詳細解釋有關本研究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的性質與目的，以及可能產生的危險與利益。

研究人員簽名：_____

日期：□□□□年□□月□□日




十三、研究參與者簽名同意

本人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可能的益處與風險，有關本研究計畫的疑問，已獲得詳細說明與解釋。本人同意成為本研究計畫的自願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簽名：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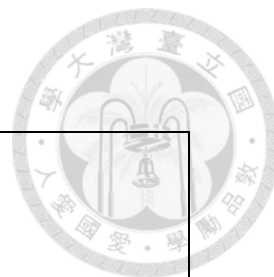
日期：□□□□年□□月□□日

附錄二 研究參與者篩檢題目



1	您是否曾經發生過腦部受損或腦部相關疾病？
2	您是否曾經服用任何藥品超過一次以上，以獲得快感、讓自己感覺較好、或來改變自己的情緒？例如興奮劑、鎮靜劑、迷幻藥或減肥藥、類固醇、感冒糖漿等等。
3	您過去或現在是否有過精神病的診斷？例如精神分裂症、妄想症等。

附錄三 基本資料表



編號：_____

姓名：_____

性別：男 女

生日：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年齡：_____

學歷：國小肄、畢 國中肄、畢 高中職肄、畢 五專肄、畢
三(二)專肄、畢 大學肄、畢 研究所或以上

請問您目前從事什麼行業？

無工作 家庭主婦 農 林 軍 工 商
教 自由 學生 其他_____

感情/婚姻狀況：單身 交往中 已婚 離婚 鰥寡 其他：_____

附錄四 電腦作業相關確認問卷



1. 你認為本研究的目的為何？

2. 你覺得兩個電腦作業是否有關聯？

沒有關聯

有關聯，請說明你認為有何種關聯：

3. 在兩個電腦作業中，你認為前一個作業是否會影響後一個作業的進行？

沒有影響

有影響，請問是何種影響：

4. 在第一個電腦作業（判斷黑點位置）裡，螢幕上會快速閃過黑白方塊圖片，
你是否有看到黑白方塊圖片以外的東西？

沒有

有，請說明其內容：

5. 在第一個電腦作業（判斷黑點位置）裡，你是否有使用特殊的技巧去完成作
業？

沒有

有，請說明是用何種技巧：

6. 在第二個電腦作業（判斷人臉表情）裡，你是否有使用特殊的技巧去完成作
業？

沒有

有，請說明是用何種技巧：

附錄五 中文版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 (RAAS-C)



請仔細閱讀下列每一個句子，並且依據一般您對親密他人的感受作評量。請依據所有親密他人的關係（過去和現在），包括戀愛關係、朋友關係、家人關係，評量一般您在這些關係中的感受。如果您從未有過親密關係，請依據您可能會怎麼感受作回答。請使用下列的量尺，並根據符合您的程度，在適當的□裡打☑，答案並沒有對錯之別，只要勾選最能代表您大多數時候的想法即可。

1-----2-----3-----4-----5

非常不符合我 非常符合我

	1	2	3	4	5
1. 我發現要和別人親近是相當容易的。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 我發現允許自己去依靠別人是困難的。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 我常擔心親密他人不是真正愛我。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4. 我發現他人不願意以我想要的程度那般地親近我。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5. 我可以自在地依靠他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6. 我並不擔心別人和我太過親近。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7. 我發現當我需要別人時，通常都找不到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8. 我對於和他人親近會有點不自在。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9. 我常擔心親密他人不想跟我在一起。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0. 當我向他人顯露我的感受時，我害怕他們將無法感受到跟我一樣的感受。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1. 我常疑惑親密他人是否真的關心我。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2. 我可以很自在與他人發展親密關係。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3. 我對於任何人在情感上跟我太親近會感到不自在。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4. 我知道當我需要別人時，總會有人在那裡。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5. 我想跟他人親近，但又擔心被傷害。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6. 我發現很難完全相信別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7. 親密他人經常希望我在情感上的親近程度，是多於我覺得自在的程度。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8. 當我需要別人時，我不確定是否總是有人可以在那裡讓我依靠。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附錄六 中文版正負向情感量表 (PANAS)

下面的量表主要是想了解過去一週您情緒上的感受，每個情緒表現總共有 1 至 5 個不同感受的層次（說明如下），請圈選最適合您的選項。

1 = 非常輕微甚至沒有，2 = 少許，3 = 適中，4 = 相當程度，5 = 非常強烈

	輕微	少許	適中	相當程度	非常強烈
1. 有趣的(Interested)	1	2	3	4	5
2. 難過的(Distressed)	1	2	3	4	5
3. 興奮的(Excited)	1	2	3	4	5
4. 挫折的(Upset)	1	2	3	4	5
5. 堅強的(Strong)	1	2	3	4	5
6. 內疚的(Guilty)	1	2	3	4	5
7. 驚恐的(Scared)	1	2	3	4	5
8. 具有敵意的(Hostile)	1	2	3	4	5
9. 熱誠的(Enthusiastic)	1	2	3	4	5
10. 自信的(Proud)	1	2	3	4	5
11. 暴躁的(Irritable)	1	2	3	4	5
12. 警覺的(Alert)	1	2	3	4	5
13. 羞愧的(Ashamed)	1	2	3	4	5
14. 有靈感的(Inspired)	1	2	3	4	5
15. 緊張的(Nervous)	1	2	3	4	5
16. 堅決的(Determined)	1	2	3	4	5
17. 專注的(Attentive)	1	2	3	4	5
18. 神經質的(Jittery)	1	2	3	4	5
19. 主動的(Active)	1	2	3	4	5
20. 害怕的(Afraid)	1	2	3	4	5



作者簡歷



黃玉蓮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台大心理系
連絡電話：(+886)953038794；E-mail: d96227202@ntu.edu.tw

學歷

- 2007 - 至今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臨床心理學組）
博士論文：時間歷程中的注意力偏誤與依戀特性的關聯及對心理適應的預測
指導教授：陳淑惠博士
- 2002 - 2006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臨床心理學組）
碩士論文：憂鬱症患者之非語言情緒辨識表現初探
指導教授：陳淑惠博士
- 1998 - 2002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學士

證照

- 2006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證照（心理字第 000124 號）

經歷（實習經驗）

- 2010.01-2010.06 台北長庚醫院精神科實習督導
- 2008.03-2012.12 台北長庚醫院精神科實習臨床心理師（博士實習課程）
- 2005.01-2005.06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實習臨床心理師（安寧病房）
- 2004.07-2004.12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實習臨床心理師
- 2002.09-2004.06 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實習心理師

經驗（臨床經驗）

- 2012.09-2012.12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諮商與輔導系社區實習臨床督導
- 2012.04-2013.01 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兼任臨床心理師（自殺防治業務）
- 2009.02-2009.04 高雄靜和醫院兼任臨床心理師

- 2009.01-2009.06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社交焦慮團體帶領者
 2008.07-2009.12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兼任臨床心理師
 2008.04-2013.07 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兼任輔導老師
 2008.02-2008.06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美術館院區(婦幼醫院)兼任臨床心理師
 2006.03-2007.09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臨床心理師



個人出版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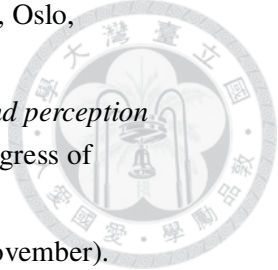
A. 期刊論文

- Tseng, H. H., Chen, S. H., Liu, C. M., Howes, O., **Huang, Y. L.**, Liu, C. C., Shan, J. C., Lin, Y. T., & Hwu, H. G. (2013). Facial and prosodic emotion recognition deficits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clusters of psychotic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a. *PLoS ONE*, 8(6), e66S71.
- Tseng, H. H., Chen, S. H., & **Huang, Y. L.** (2012). Dissimilar deficits of facial and prosodic emotion re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atry*, 26(2), 105-113.
- 黃玉蓮、陳淑惠 (2011)。成人依戀量表台灣修訂版的心理計量特性與預測心理適應之探討。 *中華心理學刊*，53，209-227。 <**Huang, Y. L.**, & Chen, S. H. (2011).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Revised Adult Attachment Scale and its prediction to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3, 209-227.>

B. 會議論文

- Huang, Y. L.**, Su, Y. J., Kung, Y. W., & Chen, S. H. (2013, August). *The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traumatic experien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ecure attachment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6th International Attachment Conference, Pavia, Italy.
- Tseng, H. H., **Huang, Y. L.**, Chen, S. H., Liu, C. M., Hsieh, M. H., Liu C. C., Shan J. C., Lin, Y. T., & Hwu, H. G. (2012, April). *Nonverbal emotion recognition deficits predict specific dimensions of psychotic symptoms in schizophrenia*.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3rd Biennial Schizophreni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Conference, Florence, Italy.
- Huang, Y. L.**, & Chen, S. H. (2012, May). *To connect attachment cognition to abnormal facial emotions processing: The linkage to depressio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012 APS Annual Convention, Chicago, IL, USA.
- Huang, Y. L.**, & Chen, S. H. (2011, August). *Specific association between anxiety and avoidance attachment and negative bias of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Attachment Conference, Oslo, Norway.

- 
- Huang, Y. L.**, & Chen, S. H. (2010, July). *Insecure adult attachment and perception of facial emotion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psychology, Melbourne, Australia.
- Su, Y. J., Chou, C. Y., **Huang, Y. L.**, Yu, S. H., & Chen, S. H. (2009, November).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styles, neuroticism, and PTSD symptom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5th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aumatic Stress Studies, Atlanta, Georgia.
- Huang, Y. L.**, Chen, S. H., Liu, T. Y., Su, Y. J., & Lin, C. C. (2009, March).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social anxiety and nonverbal emotion recognitio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Psychology, Taipei, Taiwan.
- Su, Y. J., Yu, S. H., **Huang, Y. L.**, & Kung, Y. W. (2009, March). *The clinical risk of using Rorschach comprehensive system 2001 norm: Difference testing with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sample*.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Psychology, Taipei, Taiwan.
- Su, Y. J., Yu, S. H., Kung, Y. W., & **Huang, Y. L.** (2009, March). *How to reduce the risk of using Rorschach comprehensive system 2001 norm: Refinement of the score range of Rorschach index based o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sample and Japanese sample*.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Psychology, Taipei, Taiwan.
- Chen, S. H., Tseng H. H., & **Huang, Y. L.** (2008, July). *Gender-differentiated biases of perceived facial emotions in anxious and dysphoric Individual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XXIX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Berlin, Germany.
- Tseng, H. H., Chen, S. H., **Huang, Y. L.** (2008, July). *The Diagnostic Analysis of Nonverbal Accuracy-2-Taiwan version (DANVA-2-TW)*.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008 XXIX Interpers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Berlin, Germany.
- Tseng, H. H., Chen, S. H., & **Huang, Y. L.** (2008, July). *The role of various moods play in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XXIX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Berlin, Germany.
- Huang, Y. L.**, Chen, S. H., & Tseng H. H. (2008, July). *Nonverbal emotion recognition biases in dual-channel emotion context in the depressed patients*. Oral presentation at the XXIX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Berlin, Germany.

Huang, Y. L., & Chen, S. H. (2006, September).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depression and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45th Congress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ipei, Taiwan.

Chen, S. H., **Huang, Y. L.**, & Tseng, H. H. (2005, October).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od-congruent perception of facial emotion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44th Congress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oyuan, Taiwan.

C. 翻譯書籍/文獻

陳淑惠、李立維、梁瑞芸、**黃玉蓮**、黃柏蒼、游勝翔、劉于涵、潘元健、韓德彥、蘇逸人、龔怡文 (2009)。「心理疾患衡鑑與治療計畫手冊」(譯)。台北：心理出版社。